

東原校酈在省寺  
增補刪正七千字  
朱孫全趙盡變色  
如怨相對證同異

# 水經注疏

新編題



序言

清初言地理者有顧祖禹胡渭閻若璣劉獻廷黃儀號專學祖禹撰方輿紀要以史證地運兵家於方輿最切世務謂撰禹貢鑑指手關鴻漢辭繁不殺又勇于自信故得失參差四書釋地外無專書然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無不備焉崑山撰一統志疑滯得若璣一言而定獻廷無書固地學之雄也儀圖水經統精審若璣歎為鄭元千古知己稱入新城池北寄摩俄空焉斯尤治亥步者所歎惋也五君子並崑山上客往來洞庭東山與修一統志稱為極盛厥後沈炳異王峻全祖暲趙一清戴震孫星衍並治水經最有名炳異書在內府近乃始顯然全趙皆采及之據廣法不傳星衍有校釋說多逸辰以故三百年中言鄭亭之學者惟全趙戴推祭酒焉全趙有麗澤之雅故趙多從全戴氏自校書中統猶大典據以提正開見遺全趙有官私二刻本自詔絕詣非諸家所及自大輿本散人間勘比多不照而精者適與趙同論乃大詳所異者戴氏以微賈之學雄視一代而校鄭乃撰他人為已有斯大惑不解者也後百三十年楊守敬氏撰水經注疏四十卷乃以三十年專力探本禹貢班志博采魏晉宋齊地記審辨清初五君子之緒言平亭全趙戴之得失脈水尋經徵文考逸視前加密焉楊氏以為自來治禹貢者若胡渭徐文靖程瑤田然循成筌鏡丁晏諸家于黑水三危九江三江之屬往往強為牽合莫得要歸實則兩黑水三危九江四三江南洛水兩漳水等皆異地同名並不相涉必濬而通之則南北混濬古今雜糅矣又言古書言水名稱錯出源流參差鄭氏以互受通稱說之此例實本禹貢禹貢江漢朝宗於海蓋以二水並大非一水所得專其名故並稱之班氏識此例故湖漢水豫章水同流而各言入江其他人河入海之水似此者尤多水經淇漳聖巨等水並言入海亦此例皆鄭氏所謂互受通稱者也前人引而未發至鄭亭始明言之亦有班未言而鄭引伸之者班謂恆水入滹沱水入滹沱以恆衛釋禹貢以滹沱沱釋職方鄭謂恆即滹沱即滹沱互受通稱而後知禹貢紀恆衛不言滹沱沱之故近儒謂恆衛雖小曾所致力故載之滹沱雖大無所見功故略之庸知恆代陵谷之間古昔有何泛濫沾泥汗下之地今日方成澤國耶鄭氏每樹一義上下千古矣鑿者段懋堂斷斷經注之分歸功戴氏然全氏於河水注又東濟水注焉句極辨各本誤注為經之內歷千年而莫之正楊氏據此以為經注之分全氏實導先路匪盡戴力始本用全而此竟失載知此為全氏晚年定本即趙亦未及見也王氏合校取朱趙戴孫諸家楊氏推陷廓清無所於讓王校戴于林晉戴之說不取全氏楊氏頗右之孫星衍校本王氏許為可備考覽楊氏則深致警警此皆自具鑿裁不肯隨人者也先是楊氏立意疏鄭以為鄭本禹貢班志乃撰禹貢本義漢書地理志補校以溯其源以經流于魏人乃撰三國郡縣表補正以考其世以隋志魏近隋志可證鄭乃撰隋書地理志考證以究其委又以歷代州郡沿革分合靡常水道經流古今懸絕乃撰歷代輿地圖水經注圖詳明變遷之迹皆與鄭疏同時纂著然後案圖作疏雖纖細差遠至是靡得而遁焉及全疏將斷手簡牘灑繁恐鑄板匪易乃又刺取精要成要刪四十卷先考古而後脈水蓋以考古多實證脈水文繁非全疏莫明也是楊氏之手鄭疏可謂神光獨照者矣惟以珍待彌甚且以力求審諦不欲輕出乖老書固未成疏其粗賅頗深信必傳書言此書不刊死不瞑目臨卒猶以為言其弟子熊會真氏誓以畢生精力成此絕業為師門彌此未竟之憾初謂二三年可竟全功之後以所見既多已成之稿尚待審審故楊氏卒後熊會真氏居菊潭楊氏故廬又二十二年書凡六七校稿經六次寫定于是每

序言



下一送安門軍極方諸院近鈞堂之補專易叔儉之補論語或猶過之楊大培非其倫也日人森三鹿柳服龍氏以一生精力成此絕業乃於一九二十年夏四月遺松浦嘉三郎走武昌求其稿不獲又兩謁許以重金乞寫龍氏以夫無域外之交因拒之卒不為奪若龍翁者此寧可求諸今世士大夫耶顧昊天不憫龍氏竟自絕逝世書仍未成原稿四十卷由時昭瀛與楊勉之先生協議一九三八年秋七月紹介於僑中央研究院緣是時武漢為日寇所威協馬當已失守該僑院長米家驊傳斯年諸匪幫以三千元之特價乘火打劫估購蒙奪以去矣迄今十餘年既未開整理又不將原稿刊印公諸國內學人且妄肆詆毀其摧殘學術之罪行海內外學人皆知之並嗾使胡適之狂吠亂叫其用心何居誠不值識者一笑余於一九三九年冬晤李子煜教授於重慶沙坪壩管為予道其遺事並搜集散鈞稽羣籍更改體例重加整理彙訂成書請序於余余因之有感焉爰述其經過如此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宣都向宜甫謹序於武昌湖北省立人民圖書館

## 論楊守敬判斷水經注案的謬妄

胡適

### 答盧慎之先生

我讀了盧慎之老先生的高論，十分感佩。我在南方住了五十天，所以到今天才能寫這篇後記。

第一。我要說明，我對於楊惺吾判斷水經注公案的錯誤，並未「言之過甚」。盧先生揭出楊氏推崇戴氏兩語，然而盧先生何不注意楊氏要刪自序裏說的：

趙之襲戴在身後。一二小節，黷獲隱匿，何得歸獄主人？戴之襲趙在常期，千百宿賊，質證昭然，不得為揆奪者曲護。

指斥某人作賊，是一件大事。惺吾僅靠一部王益吾的合校本水經注，竟敢提出這樣嚴厲的刑事罪名，豈非考證學的「墮落」？

我說楊惺吾判斷戴公案，僅靠一部王益吾的合校本，這不是冤枉他。他自己在凡例裏會說。

至於戴之襲趙，則昭然若揭。今觀王氏合校本，雖百喙不能為之解。

這是一證。他有致梁節菴手札偵蹟，現藏陳援菴先生家，其中有一札說：

昨日席上談及戴趙兩水經注本，稱戴氏盜襲趙書，已成鐵案。敬請其說。……因假尊戴王益吾所刊合校本據歸復讀之，乃恍然悟戴氏襲趙有確徵也。

這是二證。要刪與要刪補趙都用王氏合校本作底本，所注卷數葉數，皆依合校本。而兩書中絕不曾提及一部趙東潛水經注釋的單行刻本。我曾細檢楊氏兩書，始知他所見趙氏書只據王益吾的合校本所引，此外他並未用一部趙書家刻本！也並未用一部張壽榮翻刻本或章壽康翻刻本！試舉一證。楊氏屢說趙東潛未見得朱謀埠水經注錢的原本。（看凡例第六條，又要刪一，葉七下末行；又要刪三十二，葉十一下二行，）他若見了趙氏書的任何一種單刻本，他就可以知道趙氏的朱錢刊誤四千餘條，逐條皆標出

朱箋原本節 數，一一皆與朱箋南昌原刻本相符合，因為楊氏未見讀書單刻本，所以他只憑王益吾合校本所引，竟敢妄斷趙東潛未見朱箋原本！

我舉此一點，以示楊氏之狂妄，輕率，武斷。他不看趙氏書的原刻本，他全不知道趙氏書有乾隆五十一年初刻未修本與初刻初修本之別，又有乾隆五十九年修改重刻本的不同。此皆是張壽榮光緒六年刻趙書時其子張鴻楨跋中所已指出，又皆是王益吾合校本例言中所已指出。楊氏所見水經注版本之貧乏如此。乃竟敢憑一部王益吾合校本來判斷趙戴兩家公案，甚至於誣說趙東潛未見朱箋原本，豈非狂妄嗎？

盧先生所見趙氏書也只是乾隆五十九年的修改重刻本。試舉一例，以示諸書各本之異同，水經注卷二的第一條經文，一切書刻本皆作「河水又南，入葱嶺山」。趙書各本此條有這樣的大出入：

- (1) 四庫本入葱嶺山
- (2) 乾隆五十一年本入葱嶺山
- (3) 乾隆五十九年本出葱嶺山
- (4) 張壽榮重刻入葱嶺山
- (5) 章壽康翻刻本出葱嶺山這不是大有出入嗎

趙家刻書為什麼改入為出呢？原來戴東原校本根據杜佑通典引水經此文，改作「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趙家校刻者不便全採 氏這樣大增改，所以只輕輕的改入字為出字，刊誤裏也一字不提。於是堂堂河水就「出葱嶺山來了」。

楊惺吾要刪卷二第一條即是「又南入葱嶺山，他有二百二十多字的議論，而全不注意趙戴兩本此句經文大有出入，更全不知道趙氏書各本此句也大有出入。這樣的判案，竟敢自稱「張湯據案，豈非狂妄？（其實王益吾合校本此條下引董祐誠云「南入，趙氏本作南出，於義較順」王氏案云，「今案趙作南入，疑董誤記」。此可見董氏所見趙書已是乾隆五十九年改本。王益吾曾見趙書兩刻本，而未於此條。楊惺吾則全不懂他們說的是什麼，因為他並未見過一種趙書刻本也。」

第二，盧先生替我不提及楊惺吾說的這一段話：

余今所訂，凡有趙氏所未檢出者，何止數百事；皆故書雅記，初非僻典，何以戴氏亦未能訂之耶？且有趙氏未檢原書以臆定而誤者，戴氏亦即貿然從之，此又何說？

此條可分兩段。前一段說趙氏所未檢出而楊氏檢出者，何以戴氏亦未能訂之。這是鄒蘇老人自誇，不足深辯。校訂古書，後人往往可以超越前人，後人即該可以超越前人。但這與水經疑案有何關係？正如楊氏凡例引李元陽十三經注疏而經字誤刻作「字」，惺吾未檢出，而盧先生訂之，此與水經疑案何關？楊氏凡例之中，誤字何只這一字？如盧先生引的「項駟」乃「項細」之誤，凡例未條稱「楊圖」乃「楊希圖」之誤。然此與本案何關？

後一段說，「且有趙氏未檢原書以臆定而誤者，戴氏亦即貿然從之，此又何說？」此條是楊惺吾書一個重要的考據方法，其意以為趙誤而戴亦同其誤，故是戴選趙之證。

我在「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一文裏，已舉「甲辰」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方法的絕不可靠了。兩人各校同一部古書，當然有盈千累百的相同。若不相同，校勘學便不可信賴了。相同不是證據。錯誤相同與正確相同，都是校勘學上的常事，都不是相襲的證據。例如「甲辰」一例，趙氏與戴氏都據古本回改爲「甲寅」。楊守敬不校校古本，而妄下判斷，正可見這種考據方法用在校勘學上是最不可靠的。

我再舉一例，說明錯誤相同不是爲相襲之證。戴氏官本水滸注卷三十二肥水篇有這一段注文：

宋秦始初，豫州司馬劉顯帥衆八千據其城以拒劉勳。趙叔寶以精兵五千遂極死虎，劉勳破之此據。

此段中「趙叔寶」，古本皆作「杜叔寶」趙氏書此條正文作「杜」，而釋云：「杜叔寶，宋書殷琰傳作趙叔寶」。

楊惺吾要刪三十二，葉五，說：

按宋書殷琰傳，杜叔寶，杜坦之子。……劉勳傳亦作杜叔寶。趙氏所見宋書作趙者是誤本。戴亦不覆檢宋書而依改之，此戴襲趙之證。

宋書「初非僻典」，然亦有版本之別。楊惺吾所檢宋書大概是殿本。當趙戴兩公校水滸注之時，殿本還不是人間易見之書。他們所用宋書還只是當時流傳的舊本。試檢涵芬樓影印的宋蜀大字本配元明遞修本宋書殷琰傳，送糧一段的上文正作「趙叔寶」，鄰蘇老人號稱目錄版本專家，竟不細考宋書舊本，認此條爲趙誤而戴襲其誤，豈非荒謬？

況且朱謀埠水滸注議於此條之下曾節引宋書殷琰傳凡一百七十七字，其中也作「趙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五千精兵防送之」。此可見明朝學者所用宋書此段亦作趙叔寶。鄰蘇老人竟不覆檢朱書豈非荒謬？

其實此條送糧的將軍確是杜叔寶，朱趙戴三公都是錯的。但楊氏誤信殿本故作趙叔寶，更是錯的。宋書殷琰傳裏記晉安王子助造反，前文敘主謀的領袖是杜叔寶，後面敘送糧的大將也是杜叔寶。但此傳中間插入一段「遊擊隊」領袖周伯符起兵和革命軍搗亂。革命軍方面，常珍奇遣郭慈孫擊伯符，殷琰「又遣中兵參軍趙叔寶助之。慈孫等爲伯符所敗，並投水死。」這明明是另一個趙叔寶，兵敗投水死了。下文緊接「叔寶本謂臺軍停住歷陽，劉勳等至，無不瓦解，唯齋一月日糧。既與劉勳相持，軍食盡，報叔寶送食。」此下就是叔寶送糧一段文字。這裏三次提「叔寶」，又是杜叔寶了。史文大錯在「叔寶本謂」一段誤刪了一個「杜」字，遂使讀者把「中兵參軍趙叔寶」和殷琰的長史梁郡太守杜叔寶混作一個人了。殿本宋書故作「中兵參軍杜叔寶」，是錯誤的。楊惺吾過信殿本，更是錯誤。

楊氏所舉「戴襲趙之證」最足以使讀者注意的，大概都在這一類所謂「錯誤而戴亦即貿然從之」卷七的「甲辰」，卷三十二的「杜叔寶」，都是這種例子，其實都是楊氏自己不肯究版本之過，都不是說偷誰的證據。

除了這幾條所謂「趙誤而戴亦貿然從之」的例子之外，還有幾條「襲趙之一證」。我也要舉一條給盧先生看看他的老師的考據方法

水經注卷三十一渭水篇注文：

晉太安二年鎮南將軍劉弘遣牙門皮初與張昌戰於渭水，昌敗，追斬於江漢。

戴趙兩家都是如此。趙氏刊誤說：

箋曰：「舊本作斬於江矣。吳本改作於斬江夏。」一清按春秋分記引此文作江漢。說文，漢，水崖也。

永樂大典本正作江漢，戴本依改作江漢。楊惺吾未見大典本，妄作揣測，說：

；程克齋春秋分記，世鮮傳本。趙氏得見汪氏振綺堂宋本，故篇中屢引之。戴氏未必亦見程書，而亦同趙氏。此亦襲趙

之一證。（要刪三十一，葉十）

楊氏此條，無一字不謬，無一字不安，他擺出目錄學專家的大架子，說趙氏得見汪氏振綺堂宋本！這真是信口開河。全謝山臨坊亭集三十一卷有他給趙公林（東潛之父）做的程氏春秋分記序，序中說明他「坐谷林西樓中，撥寒灰讀之，徹十日夜而畢。」又明說此書是明文淵閣藏本卷首有「大德十一年中書劉村行省下浙江提舉印上國子監修書籍者」字樣。謝山的文集「初非僻也」篇載老人竟不檢視，而高談振綺堂宋本，全不知道這是趙氏小山堂家藏的大德印本，是一大謬妄。他說「戴氏未必亦見程書」用這一句類似之詞，就敢說這是戴氏襲趙之一證。這是有成見的考證，是二大謬妄。他未見永樂大典而武斷戴氏必襲趙書，是三大謬妄。

第三，盧先生說：

戴之受謗，不自楊始，胡君乃歸獄於楊，按諸考據學責任之語，當乎否耶？

戴氏爲了水經注受謗，確是不自楊惺吾開始，但道光中葉造謗的人，如張石舟如魏默深，都不是專治水經注的學者，所以他們的謗語不會引起多人的信仰。光緒十四年薛福成董沛在寧波刻行道光年間王梓材偽造的全氏七校本經注。當時寧波學者林頤山就指摘這是一部僞書。光緒十八年王先謙刻成合校本經注，還不肯收全氏校本一個字。這是王葵園的卓識；盧先生譏誚他，是錯誤的。

不幸楊惺吾次年四月間在武昌筵席上聽了梁鼎芬浩吾諸人的談論，借了王氏合校本經注去翻看了一夜，就寫信給梁鼎芬，說他「乃恍然悟戴氏襲趙有確徵也」。他的水經注疏要刪的自序與凡例都堅決認定戴東原偷襲趙東潛的書，千百宿賊，盾證昭然。一雖百駭不能爲之解。他又說信辭刻全氏校本，認爲「不能謂盡屬子虛」。他的書裏還有「戴襲全之證」兩條。（卷二十四，葉七，此例已引見我的考證學的責任與方法一文裏，其一條在卷四十，葉二。）

因爲楊氏在那個學術衰落的光緒時期頗負虛名，因爲他號稱地理學專家，又會自稱他著有水經注疏八十卷（其實後來他自認並無此書）所以後來學者如王靜安，如孟心史，都信任楊惺吾的謬說，以訛傳訛，至於今日。今日一般讀書人都信辭刻本全氏七

校水經注是偷襲趙東澐的。這種迷誤，一半是王靜安孟心史的權威造成的，一半是楊惺吾的水經注疏要刪的權威造成的。靜安心史都不會專治水經注，故他們都信賴楊氏的結論，用作出發點。如孟氏說：

楊守敬作水經注疏，盡羅水經注舊來箋釋考訂。細意推求，已證明戴實竊趙，有定論矣。（北平圖書館館刊十卷五號，葉一）

楊惺吾的威權如此！所以我「歸獄於楊」，不算是冤枉他。

第四，我稟報告盧先生一些事實。（一）薛刻本「全氏七校水經注」是一部偽書，是鄆縣秀才王梓材用戴趙二本（兼用臧氏自刻本的谷水次第，故說三本），加上沈炳巽的水經注集解訂訛稿，合併製造出來出，盧先生所引董沛例言都不可依據。全氏的校本現在三十六卷，還在南京國學圖書館，我另有長篇考證，今不詳說。（二）盧先生所見趙氏刻本是乾隆五十九年趙載元在淮揚道任上重刻的，故有四庫提要。但此篇提要是從揚州文匯閣鈔出的，故題乾隆五十一年九月校上。此不足為據，因為南方三關的四庫書鈔寫都在後。（三）楊惺吾的水經注疏，到他死時尙未成書，他死後二十二年中他的弟子熊曾真繼續增修。民國二十五年，熊氏也死了。熊氏病中立有「遺言」三十九條，其第三條云：

此稿覆視，知有大錯。旋病，未及修改。請依下列所說體例，補疏。

此稿原藏中央研究院，後交商務印證館議校印因戰禍停頓，聽說書稿還未失落。另有水經注疏要刪再續編，現歸國立編譯館，聽說將校訂付印。我所知道關於水經注疏的消息如此，或可慰盧先生的繫念。

三十六年一月七夜，寫於北平東廠胡同一號。

附記：盧先生自己所舉梁章鉅三國志旁證與趙一清三國志注補相同的一條，我沒有看過梁書，本不敢妄加評論。但盧氏所引一條，共五十四字，其中自「河水」以下，共三十九字，是水經注卷四原文，其上「水經河水注」是引書名，其上「黃卷坂，一作黃巷」，亦是水經注本校語。故此五十四字之中，五十一字是引書，即使梁趙兩書有一字不易」的相同，也是極平常的事，絕對不能作彼此相襲的證據。不知盧先生以爲何如？

# 水經注疏卷一

宜都楊守敬撰

## 河水

官本曰按二字原本誤連讀文今改正近刻河水下有一字

## 崑崙墟在西北

趙墟作崑崙墟又見史記大宛傳西域傳為不刊之典以今日與國證之若重規疊矩作水經者不能知微愆即

亦知崑崙即葱嶺而不敢實言又博采三成為崑崙邱趙三上增山字刊誤曰趙琦崑崙說曰崑崙雅引崑崙山記崑崙山一名崑崙

傳記以駁合之遂與經文同為愆認三成為崑崙邱美據爾雅三成上校補山字崑崙說曰崑崙雅引崑崙山記崑崙山一名崑崙

級三重與此文稱崑崙之山三崑崙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桐官本曰案桐近刻此作松案朱趙作松案曰廣雅云崑崙

崑崙崑崙之中上有臂城九重楚詞曰崑崙縣圖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稽康二曰玄圃一名閼風上曰層城官本曰案

增案朱一名天庭疏淮南子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又云縣圖涼風樊桐在崑崙三閼之中則後文引之據高誘注縣圖風涼樊桐皆崑崙

同趙改一名天庭疏淮南子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又云縣圖涼風樊桐在崑崙三閼之中則後文引之據高誘注縣圖風涼樊桐皆崑崙

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

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

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

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

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

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

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閼風一名玄圃一名崑崙

## 去高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孫校曰五萬里之說極謬禹本紀與此同疏史記大宛傳贊稱禹本紀梁玉繩史記疑曰困

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余因考郭璞山海經注亦引禹大傳漢藝文志有大命三十七篇師古曰命古禹字列子湯問篇引大禹

括地象崑崙者地之中也水經從禹本紀而省作地之中蓋參以河圖說歟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道之出積石山案山海

經自崑崙崑崙至積石千七百四十里官本曰案近刻千上疏能會貞曰此鄒氏就山海經總計之文即今本山海經歷數之凡

物志引山海經與注同釋迦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疏後魏隴西郡治襄武縣在積石之東言至

也按積石在隴西之西約千餘里則至積石至洛不過三千餘里此五千蓋三千之誤也又案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山官本曰案

崑山案朱入于宗周疏戴劭崑字按穆天子傳中崑崙凡六見無單稱崑崙山者作崑崙與備原文合而戴乃刪崑字何也傳記穆

超有崑宇水經注疏卷一

水經注疏卷一



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灋水以西官本曰案近刻作以西北行北字案至子河宗之邦全以北字屬上據本傳則義文也依沈炳巽刪

趙戴從之按本傳無北字蓋脫傳下文稱南至於某處北至于某處可證故洪頤煊據此注以補傳不當刪史記趙世家正義河宗在龍門河之上流風勝二州之地也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

河首四千里疏穆天子傳自陽紆西至於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趙釋曰一清案三國志劉書都正合七千四百里傳其釋讀曰陽紆醴而洪炎息裴

紆也漢志冀州數曰陽紆爾雅作陽陽又一陽紆也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疏景純遊仙詩注類聚本部

中通典邊防門並引外國圖案字記四夷部應引外國圖俱不言何時人撰史記始皇本紀正義稱吳人外國圖此注言從大晉國正西則得

為晉人之書是外國圖有二矣據下文引支僧載外國事又引外國事據者晉言十里也云云稱晉與此條同此豈支僧載外國事之圖歟

岷崙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道阻且長經記綿襜官本曰案近刻此作運記縣襜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

脫蓋概有脫義言經記歲遠經脫耳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未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

也疏熊會貞曰按以上博引諸書釋經去嵩高五萬里之說如高誘說及山海經穆天子傳則不及五萬里如外國圖則更過五萬里懸殊

其高萬一千里疏此河圖括地象文見王逸離騷注而史記大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景純以為

自上二千五百餘里疏熊會貞曰按郭注言里數本史記大宛傳漢書淮南子稱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

尺六寸官本曰案三尺近刻訛作二尺案朱趙改二尺作三寸云以淮南子校正全戴從之按莊校淮南子作二尺漢魏發書本及

一千一百里十四步二尺六寸異又廣雅稱高萬一千一百一十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與淮南異然足證二尺字不誤也此引山海經注及淮

南子為經言崑崙之高作証而其說歧出蓋亦聊述聞見以誌差違與上文同

河水

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

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苞曰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腴液

也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流通者官本曰案近刻脫如水案朱趙無故曰水具財也官本曰案具上近刻有

五害之

屬官本曰案近刻脫水最為大官本曰案近刻水上有疏疏蓋以注引水最為大句而據原書補五害之屬句然考管子上文分言五

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侘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于地

溝疏按今管子作別於他水出於他水流于大水及于海者又命曰川水也疏自五害至此管子度地文本書川水

不當刪又按水下有山之濤一有莊子曰秋火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懸

天漢新論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幹齊都賦曰川瀆則洪河

洋洋發源岷崙九流分逝官本曰案近刻說遊案朱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浮沫揚奔官本曰案浮近刻說作望

全氏校疏全趙戴改望作浮是也按類聚風俗通曰江河淮濟為四瀆官本曰案近刻河字在疏按風俗通引尚書大傳禮

改作浮疏六十一節引齊都賦正作浮風俗通曰江河淮濟為四瀆官本曰案近刻河字在疏按風俗通引尚書大傳禮

李下蓋傳抄倒錯戴乙是也廣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廣釋名曰廣獨也各獨

出其東北陔孫校曰說文陔隅也文選注向曰陔陵角也善曰山足也董祐誠曰此河水自蒲昌海伏流重源所出當崑崙東北陔也

為巴顏哈喇山河源出焉河源左右之山統名怛爾陔即崑崙之轉音蓋自岡底斯東之脊古所稱崑崙崑即在乎此山海經西山經稱崑

崙之邱河水亦水洋水黑水出焉郭注洋或作消海內西經稱海內崑崙之墟亦水出東南隅河水出東北隅黑水出西北隅西經稱崑

倫河托克托乃烏爾木倫河齊烏爾木倫河古謂赤色為烏爾木倫赤水怒江上源有池曰喀喇島蘇河蒙古謂黑水出西北隅西經稱崑

崙蓋即黑水其西流即今青海亦曰西海蒙古曰庫可謂稱庫可者譯言背蓋即背水流沙即今戈壁當安西州南青海之西是青海西南北濱

戈壁黃河金沙江怒江三源之開山名崑崙而迤東山脊為崑崙之證惟經叙四水所出之方隅前後互異則傳寫之誤也海內東經稱西胡白

玉山在流沙西崑崙嵯峨東今岡底斯山北支為崑崙之墟當其東穆天子傳亦先升崑崙之邱復西征至西王母之邦是連西山脊皆為崑崙於

證也崑崙在域中爾雅以西王母與瓜北戶日下為荒則亦國名周襄德不及遠怪迂之說復與遂謂去中國有五萬里之遠又移崑崙於

海外指西王母為仙人後儒疑於怪物並禹貢之崑崙而疑之山海經乃秦漢人據古圖所為更經錯亂加以附會故太史公已不敢言然遺文

並入圖釋文軌之盛遠軒輯先聖平成之述絕耳山海經曰崑崙虛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爾雅曰河出崑

復彭鄆氏所稱適應今日惜古籍散亡僅存大略耳

崑虛

官本日案近刻脫此五字案朱趙無趙刊誤曰箋曰爾雅曰下當補河出崑崙虛五字案注上文引山海經曰崑崙虛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故節去爾雅之文以免重複朱氏欲補之未識古人裁取之妙爾

百一川色黃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官本日案此十六字當是注內之小注故百里一小

曲千里一曲一直矣疏按或謂此十六字是小注故難在所引爾雅之問書內如此類者甚多百里一曲一直二

雅上言所舉并千七百一川故下統言百里千里之曲直物理論但釋色黃與詞義不相屬也漢大司馬張仲議曰官本日案漢書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師古曰新論云字仲功此

功字釋曰一清案漢書溝洫志大司馬史張戎師古曰新論云字仲功習灌漑事也脫史字功字案朱同箋曰案張仲事出桓譚新論而漢書溝

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官本日案近刻訛改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河決疏漢書溝洫志春桃華水盛河必溢溢師

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冰泮衆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桃以其噎不洩也禁民勿復引河疏御覽六十一事類賦注六並

增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恒濁疏述征記本言盟津之河而鄭氏載於此者為引張說禁上有可字此當據

狹比淮濟爲闊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疏方江爲

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亦未必如緣生之言也朱箋曰述征記郭緣生所撰

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官本日案入下近刻按海內西經作西南入渤海此變稱東南耳然山海經所云渤海即指蒲

注蒲昌海是爲大錯鄭氏此下乃叙李頭也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孫校曰鄭君說從極之淵不知何一曰中極之

淵深三百仞惟馮夷都焉郭璞注冰夷馮夷也即河伯也括地圖曰馮夷恆乘雲車駕二龍官本日案此十三

小注故難在所引山海經之間河水又出於陽紆陵門之山朱趙陵而注于馮逸之山疏此句當亦山穆天子傳曰天子

引山海經之間

注蒲昌海是爲大錯鄭氏此下乃叙李頭也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孫校曰鄭君說從極之淵不知何一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馮夷都焉郭璞注冰夷馮夷也即河伯也括地圖曰馮夷恆乘雲車駕二龍官本日案此十三小注故難在所引山海經之間河水又出於陽紆陵門之山朱趙陵而注于馮逸之山疏此句當亦山穆天子傳曰天子

注蒲昌海是爲大錯鄭氏此下乃叙李頭也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孫校曰鄭君說從極之淵不知何一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馮夷都焉郭璞注冰夷馮夷也即河伯也括地圖曰馮夷恆乘雲車駕二龍官本日案此十三小注故難在所引山海經之間河水又出於陽紆陵門之山朱趙陵而注于馮逸之山疏此句當亦山穆天子傳曰天子

注蒲昌海是爲大錯鄭氏此下乃叙李頭也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孫校曰鄭君說從極之淵不知何一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馮夷都焉郭璞注冰夷馮夷也即河伯也括地圖曰馮夷恆乘雲車駕二龍官本日案此十三小注故難在所引山海經之間河水又出於陽紆陵門之山朱趙陵而注于馮逸之山疏此句當亦山穆天子傳曰天子

注蒲昌海是爲大錯鄭氏此下乃叙李頭也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孫校曰鄭君說從極之淵不知何一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馮夷都焉郭璞注冰夷馮夷也即河伯也括地圖曰馮夷恆乘雲車駕二龍官本日案此十三小注故難在所引山海經之間河水又出於陽紆陵門之山朱趙陵而注于馮逸之山疏此句當亦山穆天子傳曰天子

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趙釋曰一清案穆天子傳本無夷注無夷馮夷也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沈珪璧禮焉河伯

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器玉果瓊珠燭銀金膏等物朱瑄瑗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

穆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邁矣粵在伏羲受龍馬圖於河八封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

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記疏按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堯率諸侯率臣沈璧

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世紀作握河記與此同考詩周禮禮記三疏及路史並稱握河記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九盟津銘洋洋河水朝宗於海徑自

中州龍圖所在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禱陽紆疏淮南子修務訓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紆之河高誘注爲治水

選應休鍾與廣川長岑文書注引同蓋於此也高誘以爲陽紆秦敷非也疏按俯務訓高注陽紆河蓋在秦地又隱形訓九

紆去秦甚遠故駁秦敷之說而郝懿行斥其謬釋氏西域記曰朱趙記作疏類聚七十六引釋道安西域志三條御覽七百九十七引

事多錄之僧法顯道安之流此注限引釋氏西域志即道安之書無疑然則本當作志注下文或作記又作傳乃變文耳戴氏不能改傳作記並

蓋改志作記失考甚矣又按高僧釋道安傳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爲大師之本真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雅增一阿舍果釋

安名重人共知之故注引其說只稱釋氏後文論區區條目只稱釋云焉朱氏不察謂釋云當是僞名誤矣阿耨達太山朱同趙其上

有淵水疏按大唐西域記一阿那婆答多池唐言無熱惱池舊曰河耨達訛也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別八百里金銀瑠璃頡頏飾其

東南海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繞池一而入西南海面西而溜馬口流出縛宇出清冷水是以池東而銀牛口流出勝伽河繞池一而

池一而入東北海或曰濟流地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爲中國之河源阿耨達池蓋即此大淵水因池在山故亦有阿耨達太山之名下

文新頭河即信度河極河下卷出惹惹西流之水即縛伽河出于關南山之水即徙多河壽氏叙四大宮殿樓觀甚大焉山

水與西域記合此不接言山出四大水而言出六大水者因山即崑崙山而以山海經崑崙所出之水爲說也

卽崑崙山也疏阿耨達即於關南山今爲阿底斯山然則鄭氏未嘗不知於關南山即崑崙山而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

崑崙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官本曰案近刻作升崑封豐之葬案疏今本穆天子傳作而豐口陸之葬亦闕誤戴

爲大典本者凡戴氏按豐隆雷公也黃帝宮官本曰案此三字近刻訛作雷龍案朱趙同趙釋曰案曰三字誤一清案

之是者大抵皆本他書豐隆雷公也黃帝宮三字句殺龍即漢字古字通用河水注龍下地名也有碑郭瑣瑣即是此義卽阿

壽達宮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六大水名新頭河

疏熊會貞曰按海內北經昆侖之虛赤水出東南隅河水出東北

水而注不出水名隨言山西大水名新頭河下文言山西南有恆水蓋隱隱以

新頭河恆水為六水之二而不直言二水之為山海經何水此蓋氏之蓋也

郭義恭廣志曰甘水也在西區域之東疏

東字當作西名曰新陶水疏熊會貞曰按書鈔一百四十六引吳時外國傳

天竺國有新陶水水甘美下有石鹽白如水精大段則破而用之

州異物志恆水一號新陶水水特甘香下有真鹽混恆水新陶二水為一尤非也

山在天竺國西水甘故曰甘水有石鹽白如水精大段則破而用之

官本曰案大段朱謀瑋云當疏此注下文稱康泰扶南傳附志不著錄御覽亦

引之又御覽三百五十九引康泰吳時外國傳作火非案朱繼作火燔

康泰曰疏按南史海南諸國傳序朱繼撰宣化從事康泰所經過及傳聞則有

數千之種此言天竺安息月氏當吳時外國傳文也安息月氏朱繼

引扶香傳從迦那御洲西南入大附此釋法顯曰度葱嶺已入北天竺境于此順嶺西南行

十五日其道艱阻朱繼作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

河昔人有鑿石道路施倚梯者凡度七百梯度已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凡度七百

疏佛國記作減八十步即後文所謂減由旬者左傳昭十四九譯朱作驛

趙改刊誤曰箋曰法顯傳作九譯所記謝重九譯而來唐書張仲武傳李德裕銘云

萬里昆夷九譯而通李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朱箋曰班超道接甘英窮西

疏張翥由北道甘英由南道故皆不至屬實然西余診諸史傳即所屬賓之境有盤石之隘道狹尺餘行者騎

步相持短橋相引二十許里方到懸度官本曰案漢書今本作二千餘里于字誤當以此為正案朱作十

疏西域傳阪道險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行者騎步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懸度按上文既云長者三十餘里

乃云二十餘里乎仍以西域傳為是考魏書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足知二十里之訛又元藝西域記烏刺尸國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迦祖

羅羅國即阻險危害不可勝言郭義恭曰烏耗之西有懸度之國山溪不通疏趙釋曰後漢書章懷引西域傳即漢書西域烏耗國傳也傳皆云懸度者石山也史非國名廣志說誤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趙釋曰案後漢書章懷引西域傳即漢書西域烏耗國傳也傳皆云懸度者石山也史非國名廣志說誤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

以西域資其人山居佃於石壁閒疏漢書西域傳作山居田石間似當以此為是又傳無所謂後飲句師古云如後之為國之東也

為室民接手而飲所謂後飲也有白草官本曰案近刻訛作白羊原本疏戴據漢書改白草按羊馬對舉當是今本漢書之誤

誤刊曰漢書西域傳作有白草步馬今補正有驢無牛是其懸度乎疏按自山居以下至有驢無牛皆漢書西域傳叙烏孫文郎氏推問以有白草步馬今補正有驢無牛是其懸度乎

又言度河便到烏長國官本曰案近刻疏唐書云烏長國一名烏伏那一日烏葛西距屬賓四百里按北史權於摩國故烏孫城傳云屬賓東至烏孫國二千二百五十里相去絕遠何止距四百里唐書因茶托音同又以茶葛音近誤混為一

天竺佛所到國也佛遺足迹於此其迹長短在人心念至猶爾疏此佛國記文洛陽伽藍記烏長國城北八十里或短其說又異

及曬衣石尚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中天竺鑿兩岸平地有巖名毗

茶佛法興盛又逕蒲那般河官本曰案近刻脫般字案朱脫趙增又蒲改蒲刊誤

水逕摩頭羅國官本曰案近刻脫摩字案朱脫趙增又蒲改蒲刊誤

信佛法從是以南名為中國釋其文義沙河即指那河從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為中國人辰殷富中國者服食

與中國同故名之為中國也疏是謂北天竺語既與中天竺同服食亦與中天竺同此中國即指中天竺非指諸夏之中國也

若注所解是謂服食與諸夏同矣非佛國記之意

泥洹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新頭河疏按佛國記渡新頭河便到鳥又

何處蓋新頭河源流數千里經天竺北西兩面而得泛云自新頭河至南天竺此屬氏刪節之過

萬里也官本曰案近刻四下疏戴刪五字按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屬賓健越疏熊會貞曰後文敘葱嶺西流之

摩訶刺諸國疏按摩訶刺唐西域記一作摩訶刺從云南印度境都而入南海是也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河案朱說摩訶刺諸國

新頭河注引郭義恭廣志曰甘水在西域之東名曰新陶水釋典亦作辛頭河大唐城西記作信度河梁史諸夷傳謂新陶河總曰恆水非也法顯稱度葱嶺已入北天竺境嶺西南行十五日下水名新頭河山即屬賓健越摩訶刺諸國而

入南海是今巴達克山部落以南至痕都斯坦部北境為屬地漢書西域傳屬賓東至烏耗東北至難兜難兜在葱嶺上休循南無書西近今巴達克山部落烏耗在蒲鞞南難兜東當今葉爾羌西南境外則屬賓為痕都斯坦無難大唐西域記迦澤彌羅國舊日屬賓北印度境是巴達克山南即北天竺境矣今痕都斯坦有河東西二源俱出北境西南流折而東南流至痕都斯坦所居阿喇城城北而合南流逕城東又西南流石合二水又東南流逕得魯部落東又逕斯布部落南入南海通為札馬訥必拉必拉譯言河疑即新頭河也 阿耨達

山西南有水名遙奴山西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恆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恆水

疏按玄應藏師地論晉義疏伽河譯云天堂亦以彼外書見高處出謂從天來也佛經此河從無熱樹池東而流出入東海舊云恆河亦言恆伽河或作恆迦河皆訛也是恆伽當作恆伽印恆水此注稱遙奴薩罕恆伽三水俱入恆水似亦稍差蓋恆伽伽為恆水之遙奴亦言合為恆伽也康泰扶南傳曰恆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疏熊會真曰按前云崑崙山出六大蓋各據舊文書之不能詳也而梁書海南諸國傳云中天竺國臨大江新源出崑崙山分名為五江總名曰恆水既誤恆水為新諸水分流陶又謂分為五江總名恆水亦非據後引釋氏稱崑崙山出五水與此同足徵五大源指崑崙四面分出之水非專指恆水也

皆由此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恆水也故釋氏西域記有恆曲

之目恆北有四國最西頭恆曲中者是也疏按四國字疑誤此拘夷羯羅即釋氏西域志恆曲之一國後又引釋氏西域之只三國且佛國記謂瞻婆國有拘夷那揭國趙改鳴刊誤曰錫全刑察校改鳴下同疏按玄應如來記法住經音義拘尸舊經中在恆水南岸與恆北之說亦異那拘羅此云城也譯言上茅城者多有好茅故也是作揭非誤唐西域記又稱拘尸那揭羅國中印度境全趙改鳴未知所據戴良揭則沿黃省曾本也法顯傳曰恆水東南流逕拘夷那揭國南城北雙樹間有希連禪河朱箋曰觀佛三昧經作照連佛河佛國記作希連禪河佛

國記作北首般泥恆遠法師不敬王者疏朱百作連按頌讚本頌頌本黃嚴本皆據改作涸載此條箋引佛國記文訛為泥恆故末句為論云冥神絕境謂之泥涸舊作泥濕誤疏作泥涸誤而不標朱箋之名王氏未見朱氏原本依各本所載直題作朱箋曰寬矣王書如此者甚多今悉還分舍利處翻譯名義集五舍利新云寶利羅或設利羅朱箋之舊

朱箋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還王宮度一小水水名醯蘭那去宮王可三里許在宮北

以旃檀木為薪疏朱箋曰旃下脫一概字中阿合經云諸樹香以旃檀為第一智度論曰一切木香中牛頭旃檀為第一

火燒薪薪了不然疏唐西域記二天竺之葬其儀有二一曰火葬積薪大迦葉從流沙還疏隋志大迦葉釋迦弟子翻譯

焚燬二曰水葬沈流漂散三曰野葬葬林

第一此條王本不載王氏稱朱箋其質脫漏甚多以王氏未見朱氏原本但據黃嚴等本耳天人各以

名義集一釋者佛弟子中多

獨歌

大迦葉從流沙還

天人各以

名義集一釋者佛弟子中多

獨歌

大迦葉從流沙還

天人各以

名迦葉如十方三迦葉等於同 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而自然也王斂舍利用金作斗

量得八斛四斗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 疏 唐西域記六八王分舍利處建石柱刻記其事佛入涅槃後八國王備

特力號阿那婆答多龍文王隣龍王密那鉢羅龍王復 齋還本國以造佛寺 疏 龍會貞曰按類聚七十六御覽七百九十七

育王起浮屠于佛泥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 疏 玄應如來記法住經音義阿輸迦此云無憂或言阿育都訛略

被斗波或作塔婆或云兜婆或言偷婆或言蘇偷婆或言支帝浮都亦言支提浮國皆訛略也王孫也又妙法蓮華經音義實塔諸經論中或作

衛成道摩竭提說法波羅禁入滅俱尸那故此四處皆建塔塔波此則建於俱尸那者也佛國記塔今猶存在此言今無復有異 此樹名

娑羅樹 官本曰案婆羅近刻訛 其樹花名娑羅佉也 官本案曰佉近刻訛作法 案朱訛趙改朱趙花作華 此花色白如

霜雪香無比也 一 枝扶南記曰 官本曰案枝原本訛案作芝芝案 御覽八十八兩引竺芝扶南記作 林楊國去金陳

國步道二千里 疏 按文選吳都賦南史扶南傳作金鄰御覽八百十二引異物志及通典寰宇記與金隣鄰同溫水注引功臣表

舜一名金陳並引外國傳作金陳而類聚二引扶南傳作金鄰即金陳之誤此引竺芝扶南記亦作金陳隣陳形聲並近當是紀錄錯出異物

志謂金隣一名金陳非也外國傳稱從扶南西二千餘里到金隣隣迤又隣之變文御覽十一引扶南曰南傳音金陳又在金陳之西也

車馬行無水道舉國事佛 疏 御覽七百七十八引康泰扶南土俗曰扶南之西南有扶陽國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數

有一道人命過燒葬燒之數千束樵故坐火中乃更著石室中從來六十餘年尸如故不朽 疏 按上因近恆水有拘夷那竭國引法顯傳及外國事叙佛泥洹事又因佛事 一 枝目見之 官本曰目近刻訛作自 案朱

住是明永存舍利利見 官本曰案利近刻訛作利 案 畢天不朽所謂智空罔窮大覺難測者矣其水亂

流注于恆 官本曰案近刻訛注字案朱 脫增刊誤曰亂流下落注恆水又東逕毗舍利城北 官本曰案利近刻訛

那離國也 疏 唐西域記七吠舍離國舊曰毗舍利國訛也此稱毗舍利利即維 釋氏西域記曰毗舍利維

城五十由旬 官本曰案十近刻訛作千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五千當作之遠五城周圍三由旬 疏 唐西域記七城已傾頽維

其故基距周六七十里 疏 其故基距周六七十里

水經注疏卷一 九



**摩詰疏** 各本無摩字按類聚七十六御覽七百九十十引外國事並有摩字今增後秦釋僧肇注維摩詰經言淨名即五百童子之一也

**家在大城裏宮之南去宮七里許屋宇壞盡惟見處所爾** 疏 按類聚引外國事基井尚存又維摩詰經云此摩羅國故宅基址多有靈異據唐西域記則維摩詰家在宮之西北

**佛住于此本奄婆羅女家施佛起塔也** 官本曰案奄近刻 疏 羅或稱羅摩一作羅摩或稱羅摩無作奄者

**王小王夫人** 官本曰案近刻作有一國王王小王夫人 案朱同 疏 趙據黃省曾本改上王字為國全載改同接佛國記

**人妒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恆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

**小兒端正殊好** 官本曰案好近刻作特 案朱同 疏 趙載改殊好按佛 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

**摧服** 官本曰案服近刻作 疏 趙載改摧服按佛 案朱同 疏 國記本作殊特

**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爾小夫人言勿愁但于城西作高樓** 官本曰案西近刻作東案朱

**能卻之王如是言賊到小夫人于樓上語賊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

**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即以兩手持乳** 官本曰案持近刻作將案朱同趙改刊誤

**乳作五百道俱墜千子口中賊知是母** 疏 佛國記作賊知是 即放弓仗父母

**經云牛殺乳時出淨淨乳亦讀若構互相為用孫潛云將即持字之譌詩話云以指廉取也本作母音律說文五指持也**

**從又從一者物也佛國記之構乳義本難通朱氏又引大集月藏經讀若構解之失之愈遠將持形相似持字是也**

**教奴口反漢書叙傳注如瀟曰殺**

**看構牛羊乳汗曰構朱氏說是**

作是思惟官本曰案父母近刻疏二父王者一其生父本國王一其收養皆得辟支佛今其塔猶在官本曰案其近

疏二塔謂二碑文佛塔也戴改二作其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于此處

立塔故以名焉亦非戴氏未檢佛國記特望文改之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也釋氏西域記曰恆曲中次東有僧迦扇荼揭城官本曰案

作申又城下衍也字案朱同箋曰也疑當作即趙申改也改刊誤疏趙據下文引法顯傳恆水東南流逕僧迦施國南改申為僧全戴改

毗舍利法顯作毗舍離是也此不當改一作僧迦舍唐西域記四劫佛下三道寶階國也官本曰案近刻脫道字案朱既趙

傳曰恆水東南流逕僧迦施國南佛自初利天東下三道寶階為母說法處疏釋天後叙下三道寶階

據佛昇初利天為母說法經佛在初利天三月安居為母摩耶說法天帝釋知佛當下使鬼神作三道寶階佛下懸寶階為佛國記所本鄭氏先

言下三道寶階後言為母說法嫌倒置慧苑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普義初利天梵言正云但利耶但利耶但利耶者此云三也但利奢者十

三也謂須彌山頂四方各有八天城當中有一天城帝釋所居總數有十三三處故從處立名也唐西域記劫比寶階既沒阿育王于

寶階處作塔後作石柱柱上作師子像外道少信師子為吼怖教心誠官本曰案近刻怖懼心伏案朱作

箋曰舊作怖教心誠案朱氏所引舊本即黃本也何焯曰外道怖懼乃效識伏之心何苦改之且朱氏又疏朱箋言舊作怖懼心誠據佛國記

引佛國記師子乃大鳴吼見證於是外道怖懼心伏而退之文為證與注相符復載舊文致有異同也疏改為怖懼心伏趙氏乃謂其自相

異同未恆水又東逕鬬賓饒夷城疏戴於鬬下增寶字非也此城在今天城南接恆水官本曰案近刻作饒夷城南南增

得其官恆水又東逕鬬賓饒夷城疏坐去鬬甚遠抄佛國記亦無寶字城南接恆水官本曰案朱同趙德夷城南南增

城之刊誤日城之西北六七里恆水北岸佛為諸弟子說法處恆水又東南逕沙祇祇朱箋曰法顯傳國北

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嚼楊枝刺土中生長七尺不增不減今猶尚在恆水又東南逕迦維羅

衛城北疏佛國記從沙祇大國南行八由延到拘薩羅國舍衛城從舍衛城東南行十二由延到一邑名那毗伽從此北行城一由延到

類祀其內宮城乃十四五故淨王宮也官本曰案放下近刻疏熊尊貞曰按十二遊經云菩薩父名白淨王佛國記亦作

里鬬而咸基址峻岡行曰字案朱趙有疏白淨王故宮則此日為白之誤戴以為行而刪之非也城東五

十里有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池洗浴疏當以入池洗浴斷出北岸廿步官本曰案出下近疏大善權經菩薩

八步是爲正土應七覺意覺不覺也東向舉手扳樹生太子官本曰案板近刻作攀下疏按田大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

太子疏善攝經遂成井池衆僧所汲養也太子與難陀等撲象角力射箭入地今有泉行旅所資

飲也疏按田大遊經曰淨王有二小子名難陀唐西域記六劫比羅伐密堵國城南門有案堵波是太子與諸釋拏力擲象之處淨飯大王

越城遺其象置地爲大深坑土俗相傳爲象窟坑城南門路左有案堵波是太子與諸釋拏力擲象之處淨飯大王

城北宋無城字案曰宋三單恆水上父王迎佛處作浮圖作父抱佛像官本曰案父近刻訛作佛案外國事曰

迦維羅越國官本曰案羅衛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惟有空空處有優婆塞疏釋僧肇注維摩詰經優婆塞

爲白淨王此昔故爲四姓朱箋曰詳見疏按摩登經世有四姓皆從梵生婆羅門者從梵口生刹利所生毗舍闍生首陀足生以是義故婆

羅門淨行也守道居貞潔白其王種也利遠近四成隨羅衛曰首陀誤也農人也犍力曠穡動身稼穡住在故城中爲優婆塞

故尚精進猶有古風彼日浮圖壞盡條王彌更脩治一浮圖私詞條王疏熊會貞曰按御覽九百三十三

作私詞條又七百一引作斯詞調又八百十二引作私阿詞調阿音近斯私詞條音同書鈔一百三十二引斯詞調作和詞調類聚七十六御覽

七百九十七引和詞調國在大海之中地方二萬和並私之誤孔廣阿校書鈔不知和爲誤字反謂御覽作和與書鈔合疏矣本篇下卷引竺枝

扶南記作私送物助成官本曰案送近刻訛作送案朱疏今有十二道人住其中太子始生時妙后所扳樹樹

名須詞官本曰案近刻脫詞字案趙作迦釋曰朱氏謀墟箋曰須字之下原缺一字因果經云樹名無憂即此樹乎一清案翻譯名義阿

育王以青石作后扳生太子像昔樹無復有後諸沙門疏釋雲公大般涅槃經音義沙門梵語也此云勤勞內道

門羅什法師以爲取昔樹栽種之展轉相承到今樹枝如昔尚蔭石像又太子見行七步足迹今日文

理見存阿育王以青石挾足迹兩邊復以一長青石覆上國人今日恆以香花供養尚見足七

形文理分明今雖有石覆無異或人復以數重吉貝重覆貼著疏熊會真曰按宋書夷傳呵羅丹國元嘉七年遣使獻天竺國白樹古貝葉波國古貝  
古貝乃吉貝之誤南史海南諸國傳林邑出吉貝者樹名也其花成時如鶴羴抽其緒紡之作布又四分律作却貝玄逾更明也官本  
應音義屬實以南大者成樹以北形小狀如土葵有鼓割以出花如柳絮可綴以為布用之為衣繡譯名義集七即木棉也白案  
吉貝近翻訛作古貝具案朱作古  
具箋曰具鈔本作貝超改吉貝  
太子生時以龍王夾太子左右吐水浴太子見一龍吐水煖一龍吐水冷

遂成二池今尚一冷一煖矣疏按御覽七百九十七引外國事曰昔太子生時有二池尚一冷一煖太子未出家前十日出往

王田閻浮樹下坐疏佛國記城東北數里有王田太子樹下觀耕者處唐西域記六城東北樹神以七寶奉太子疏  
翻譯名義集三佛敎七寶凡有二種一七種珍寶二七種王寶七種珍寶者一金二銀三吠琉璃四頗胝迦五牟呼婆羯洛當當碎磔也六過濕  
摩揭婆當瑪瑯七赤真珠七種王寶者晉譯華嚴經云王得道時於其正殿嫁女園總七寶自至一金輪寶名勝自在二象寶名青山三紺馬  
寶名勇疾風四神珠寶名光嚴雲五主藏臣寶名大財六玉女  
寶名淨妙德七主兵臣寶名離垢眼按此所云七寶則珍寶也  
太子不受于是思惟欲出家也王田去宮一據據者  
官本曰案一據下近刻訛作據左一據晉言十里也疏失箋曰此處字誤當作王田去宮一據據者晉言十里也佛國記  
據右六字案朱超同超改右作者  
言王田超

太子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疏唐西域記六或云菩薩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離城出家當 四天王來迎  
戴從之

各捧馬足疏釋迦譜一車匿牽馬而 爾時諸神天人側塞空中散天香花此時以至河南摩強水即

于此水邊作沙門河南摩強水在迦維羅城北相去十由旬此水在羅閱祇瓶沙國疏按瓶沙二  
字當衍國

下當脫南字據下文開瓶沙相去甚遠不得統言水與開祇瓶沙相去卅由旬蓋因貝多樹在開祇此特先提出開祇故知衍瓶沙二字也  
上言摩強水在迦維羅城北是菩薩北行也下言過瓶沙宿白山山北去瓶沙十里言諸貝多樹樹在開祇北是菩薩北行故知水在開祇國  
南當脫南字也且文句亦常常有南字與北相對舉玄應四分律音義羅者言王閻者 相去三十由旬菩薩于是暫過瓶沙王  
言當十二遊經此言王舍城是也正言羅開義是料理以王代之謂能料理人民也

出見菩薩菩薩于瓶沙隨樓那果園中住一日日暮半達鉢憇宿半達晉言白也鉢愁晉言山

也白山北去瓶沙國十里明且便去暮宿曇蘭山去白山六由旬于是徑詣貝多樹官本曰案羅  
近刻訛作蓮

玄應廣百論音義多羅樹形似椶櫚而高聳大者數圍生經百年方有華果舊譯貝多訛也翻譯名義集五仍謂多羅舊名貝多按慧琳仁王  
護國陀羅尼經音義貝多西國樹名也其葉可以裁為梵夾書寫墳籍此葉粗厚韌而難用若書多以刀畫為文然後寫墨不如多羅樹葉薄柔



亦天地之中句當移 恆水又東逕藍莫塔疏佛國記從佛生處東行五由延有國名藍莫此國王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塔邊在尊重句下之證

有池中龍守護之阿育王欲破塔作八萬四千塔疏佛國記阿育王欲破八塔作八萬四千塔破七塔已次欲破此塔龍便現身持阿育王入其宮中觀諸供養具已語王言汝供若能勝是此中空荒無人官本曰案近刻脫

便可坏之持去吾不與汝爭阿育王知其供養具非世之有於是遂還歸氏過於刪節詞意便不明析此中二字空荒作荒蕪案朱趙無二字

荒蕪案朱趙無二字 荒蕪案朱趙無二字 荒蕪案朱趙無二字 荒蕪案朱趙無二字 荒蕪案朱趙無二字

疏佛國記從舍毗離國東行三四里又東行 蓋五水所會非所詳矣阿難疏十二遊經菩薩叔父名甘露淨王有二子小字名阿難

毗舍利官本曰案舍利原本訛欲般泥洹諸天告阿闍世王王追至河上官本曰案此句下近刻有毗舍利諸梨車

疏行到諸黎車欲逐佛般泥洹處則此諸黎車承上言不得因下但稱黎車而謂此衍諸字戴刪四字失之金光明最勝王經有黎車毗童子

離車子是也按諸經又或作梨昌或作離昌或作栗昌或作律車 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前則阿

闍世王致恨卻則黎車復怨即于中河入火光三昧燒具兩般泥洹官本曰案具兩近刻身一分分各

在一岸二王各持半舍利還起二塔渡河南下疏熊會貞曰此渡河非指恆水即指上五河之河祇上沙祇及迦維

口不云過去恆水則此渡至巴連弗一由巡官本曰案由巡即由旬書內通用近刻訛作由延案朱趙作延趙釋曰未箋曰毗舍利云四

口仍在恆水南則非渡恆水可知也 長半由延梵福樓身長一由延而不言由延之數疑與由旬 到摩竭提國疏御覽七百九十七引支宿載外國事摩竭國在迦維羅

同義而字殊耳一消案由旬亦作由巡又因巡轉為延也 又曰摩竭提督訛也 巴連弗邑佛案朱同趙改 舊言巴連弗訛也一華樹名因此華樹以目城也 邑即是阿育王

所治之城疏唐西域記八城在統御河南如來聖樂之後第一百年有阿輸迦王者舊日阿育王頌城中宮殿皆起牆闕雕

文刻鏤累大石作山山下作石室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有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汰私婆亦名

文殊獅利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清淨自居國王宗敬師事之賴此一入宏宣佛法

**外不能陵疏**

朱鑑曰當作外道不能陵其說是也佛國記外道

**凡諸國中**

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疏

中天生所謂中窺蓋中天竺之國稱中國者甚多故言凡諸中國也戴乙失之

**惟此城為大疏**

唐西域記入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難久基址尚存

**民人富盛疏行仁義阿育王壞七**

**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作大塔在城南二里餘**

官本曰案二近刻作三案朱趙作三朱鑑曰

**疏**

佛國記作三里則三字

是朱鑑云三一作二黃

氏慎中本作也此塔前有佛迹起精舍疏

翻譯名義集七釋迦謂云息心所棲故曰精舍

**北戶向塔**

官本曰案北戶近刻

作北案朱趙同

戴遂據改非也此塔南有石柱大四五圍

官本曰案此四字近刻說

**疏**

開丈四五文自通戴改作四五則則二丈

餘矣高三丈餘而圍二丈餘尚稱石柱乎

**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圍浮提布施四方僧**

**疏**

世阿毗曇論有贈部樹生贈部樹北邊得名洲因樹立號圍浮提

底有贈部金樹因金得古名開浮提

佛國記作北則此不誤戴乙作北戶無據

大方廣佛華嚴經開浮提然

**還以錢贖塔塔北三百步**

官本曰案近刻脫一塔字作北一百步案朱趙

**疏**

熊會真曰戴刪四字

則此以金布施四方僧也

**師子柱有銘記作泥犁城因緣及年數日月恆水又東南選小孤石山**

**疏**

佛國記從巴連弗邑東南

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

**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昔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

官本曰案此句原本脫畫

**疏**

石二字據近刻補

案朱

趙不重佛字有畫石二字趙釋曰一潘案孫氏借用趙潘常三校本旁注佛以三指畫石愚意古疏

史記大宛傳正義引括志作佛畫迹

**畫迹**

書凡重文皆作二此句之趙應有佛字與上佛字重後一傳鈔遂析為一讀本三字疑妄增耳

一一以指畫石釋括是趙說非

**故在疏**

唐西域記九序拂陀國下因海島勢難變詞山唐言帝釋窟也嶺有兩峯屹然特起西峯南巒閣

**恆水又西逕王舍新**

**城疏**

佛國記從小孤山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羅夜落又西行一由延到王舍新城李光廷西域圖攷今恆水無西流者此及下西逕那城

運其致誤之由蓋未見西

**是阿闍世王所造疏**

唐西域記九序揭陀國下葛羅閣憐利即城唐言王舍國二十餘里初頰毗婆羅王

波陀蓋城以王舍城施婆羅門披此王舍新城即王舍城對下舊城言故稱新城謂是阿闍世王所造則未生怨王築此城之說也

**出城南**

波陀蓋城以王舍城施婆羅門披此王舍新城即王舍城對下舊城言故稱新城謂是阿闍世王所造則未生怨王築此城之說也

**四里入谷至五山裡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萍沙王舊城也**

**疏**

官本曰案瓶沙萍沙互相通用朱鑑曰

瓶沙此云萍沙不知是一是二

**四里入谷至五山裡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萍沙王舊城也**

**疏**

官本曰案瓶沙萍沙互相通用朱鑑曰

瓶沙此云萍沙不知是一是二

真曰





峯亦謂發舊曰者開山說也山孤標特起既棲鷲鳥又類高聳與釋氏西域記略同云佛石室西北石室前有大盤石尊者阿難於此入定魔王化作鷲鳥披石以作尊者如來申手安處通過石壁摩阿難頂阿難心安石上鳥迹崖中通穴歲月雖久于今尚在則法顯之說也而玄應妙法蓮華經音義則本玄奘前說慧琳三藏聖教序亦云此山峻嶒鷲鳥所居翻譯名義集三又西迦迦那城疏黃省曾本作既引大論者聞名鷲鳥名頭是山頂似鷲與竺法維合又引玄奘前說兩在其辭則終未有定論也又西迦迦那城疏黃省曾本作記出泮沙舊城北東下三里又西行四由延到伽耶城本物伽耶又唐西域記八渡尼連禪河至伽耶南三十里官本曰案近刻迦作伽城甚險固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印度區俗稱曰靈山是城因伽耶山得名則作耶錯出當南存之南三十里三作二案近刻迦作伽二釋曰一清案黃本作三疏趙云黃本二作趙改三按佛國記南行二十里譯翻名義集三伽耶城去菩提道場約二十里亦作二之證又趙以南字屬上為句全載以此四字並屬上為句皆誤由未核佛國記文也到佛

苦行六年坐一作坐道改樹處有林木朱箋曰佛國記作本苦行六年處處有林木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王按樹枝

得扳出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疏大寶積經彌家作彌迦慧琳音義佛初成道來獻乳糜收牛乳非從此北行二里佛于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處樹石悉在廣長六尺高減二尺國中

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二十里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趺坐

疏慧琳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音義勤狀皆俗字也正體作加附鄭注儀禮辨足上也顯野王云足面上也按金剛頂及毗盧遮那等經坐此即左押右手亦左居上名曰降魔坐諸禪宗多傳此坐若依持明藏教瑜伽法門即傳吉祥為上降魔坐有時而用其吉祥坐先以左趾押右股後以右趾押左股令二足掌仰於二股之上手亦右押左仰安踞之上名為吉祥坐如來昔在菩提樹下成正覺時身安吉祥之坐手作降魔之印是故如來常安此坐稱妙法轉者依祕密乘顯身語意業舉動威儀無非密印坐法差別並須授師或曰半加或名賢坐或象輪王或住伏與此法相應即授此坐皆佛密意有所示也

石壁上即有佛影見長三尺許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

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句官本曰案句近刻作延案朱趙作延朱箋曰古本作減半由句佛國記作減半由延案毗盧論云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今之二里也八拘盧舍為一由句今十六里也今云梵衆天

身長半由延梵福疏熊會貞曰按由句有六萬四千弓九千六百弓四千弓八十里六十里五十里四十里三十二里三十里十七里餘樓天身長一由延十六里之別詳見俞正燮癸巳類稿九今考類聚七十六引支僧載外國事由句者晉言四千里佛國統紀三十二

一由句四十里注上文從此東北行二十里句改佛國記半由句作二十里是鄭氏亦以一由句為四十里也

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導引菩薩起行

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疏唐西域記九短香揭羅補羅城唐言上茅宮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

城多由勝上吉祥香茅是吉祥草即茅也

苦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

雀飛來繞菩薩三市西去官本曰案西近刻作而案朱作疏佛國記亦作而趙載據黃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

祥草東向而坐朱作而趙改西刊誤曰而黃省會本作西疏佛國記亦作而坐趙據時魔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菩薩官本曰案朱刻無

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卻散三女變為老姥不自服官本曰案朱謀遠云不字上疑脫一莫字案朱案曰佛國記

疏瑞應本起經傳不能自復釋迦謂第亦應言不能自復謂不能自復佛于尼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官本曰案有

字起至此句向字止黃省會刻此在後即慧苑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尼拘律樹其葉如此方栴葉子似枇杷子其種類耐老諸

是佛外祖也祖字下國字上原本不誤樹中最高大慈琳大寶積經音義此樹樹直無節圓滿可愛其子微細如柳花子唐國無此

樹言是柳梵天來詣佛處官本曰案詣近刻訛作諸案四天王捧鉢處皆立塔疏唐西域記八尼拘律樹側塞塔

來初證佛果大梵天上於此勸誦轉妙法輪又云佛在樹下坐未有所食二商主各持行資蜜奉上帝尊思以何器受之時四天王從四方來

各奉金鉢四寶受四天王捨金鉢奉銀鉢乃至頗伽瑠璃馬腦車渠真珠等鉢世尊皆不受四天王乃奉石鉢世尊斷彼此故而總受之次

其處有寶塔波外國事曰毗婆黎疏類聚七十三引支僧載外國事摩竭提國在迦維越之南佛在此一樹下六年

長者女疏釋迦謂每言長者某女應維摩詰經香義天竺國俗多以商估為業爾積歲年必獲珍異上者奉王餘皆入己財盈一億

七行淨八禮備九上歎十下歸德性又高便稱長者為王輔佐編譯名義集一稱天台文句云長者十德一姓貴二位高三大富四威猛五智深六年者

浴竟于河邊噉糜竟擲鉢水中逆流百步鉢沒河中官本曰案沒近刻訛作沒案朱迦黎郊龍王接取

在宮供養先三佛鉢亦見佛于河傍坐摩訶菩提樹疏唐西域記八菩提樹即畢鉢羅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

樹葉幹黃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葉皆凋落頃之復故惡毒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音義摩訶鉢羅樹或名

摩提樹去貝多樹二里于此樹下七日思惟道成疏佛國記摩訶鉢羅樹提中天竺境王舍城在此國中西南度尼連

魔兵試佛釋曰西域記曰尼連水南注恆水朱作南流趙增注字刊水西有佛樹佛于此苦行日食

糜六年疏熊會貞曰按菩薩處胎經於尼連河邊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釋迦謂諸天奉獻糜米太子淨心守戒日食一麻一米

或日食一糜或日食一米或復二日至七日食一糜米是釋氏西域記當作日食糜米此合糜米二字為一糜字乃涉上

下文而誤全趙 **西去城五里許樹東河上即佛入水浴處東上岸尼拘律樹下坐修** 官本曰案拘律近彌  
戴皆未見及 **疏** 熊會貞曰全改衙立作拘律僧戴從之按上引佛國記作尼拘律樹蓋全所撰然釋氏西域記不俱與佛國記  
同當仍原文為是汝阿毗達磨俱舍論作諸聖陀玄應音義舊言尼俱陀樹或作尼俱律或云尼俱類隨亦言  
衛立全氏校改尼拘律

**舍女上廩于此于是西度水于六年樹南貝多樹下坐** 趙刊誤曰簽曰於字  
疑衍案於字不當衍 **疏** 此樹之名歧出矣亦豈館盡改耶 **降魔得佛也佛圖調曰佛樹中枯其來時更生枝葉** **法維曰六年樹去佛樹五里**

**書其異也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巴連弗邑** **疏** 按佛國記法顯從雞足山還向巴連弗邑無東南行等字此鄭氏以意  
增但就佛國記所叙方位綜觀之自己連弗邑東南行九由延至小孤  
石山又西南行一由延至那羅聚落又西行一由延至王舍新城又西南行四里到 沙磧城又出舊城北東下三里又西行四由延到伽耶城  
又南行二十里又西行三里又北行四里又東北行半由延至又西南行減半由延到 貝多樹下又南行三里到雞足山法顯於是還向巴連弗  
邑綜上觀之雞足山在巴連弗邑之西南則從雞足山 順恆水西下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復順恆水西  
還向巴連弗邑乃東北行非東南行此南為北之誤

**下到迦戶國波羅奈城** **疏** 在 中天竺堽橋薩羅之北鄰乃十六大國之一也據下引法維說波羅奈乃別一國此稱迦戶  
國波羅奈城豈波羅  
奈後為迦戶所併乎 **法維曰波羅奈國在迦維羅衛國南千二百里中間有恆水東南流** **疏** 通典  
百八十三並引法維佛國記波羅奈國在迦維羅越國南千四百八十里此二百當四百八十之脫誤唐西域記婆羅訶斯 佛轉法輪  
國舊曰婆羅奈國訛也中印度境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隅 伽河女應瑜伽師地論音義婆羅訶斯舊譯云江婆城也

**處在國北二十里** **疏** 御覽七百九十七引釋道安西域志波羅奈國佛轉法輪處在其國唐西域記婆羅訶斯國東北行十餘里  
至鹿野 伽藍大垣中有精舍精舍西南有石窠塔波是如來成正覺已初轉法輪處也翻譯名義集五文句  
云轉佛心中化他之  
法度入他心名法輪 **樹名春浮維摩所處也法顯曰城之東北十里許即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

**有野鹿栖宿故以名焉** **疏** 玄應善見律音義鹿野在波羅奈國昔日如來與提婆達多俱為鹿王各領五百餘鹿在此林中  
號自此與焉 **法顯從此還居巴連弗邑又順恆水東行其南岸有瞻婆大國** **疏** 佛國記順恆水東下十  
八由延其南岸有瞻婆

**諸鹿鹿野之** **法顯從此還居巴連弗邑又順恆水東行其南岸有瞻婆大國** **疏** 佛國記順恆水東下十  
八由延其南岸有瞻婆

**大國新唐書南蠻傳附傳或曰瞻婆北距兢伽河唐西域記十  
餘里都城北背兢伽河周四十餘里** **釋氏西域記曰恆曲次東有瞻婆國城南有卜法** **疏** 唐西域記瞻婆城東百四十里兢伽  
官本曰案近刻此作有法下關池案朱作有法下關池趙改有下 **蘭池** 法蘭池刊誤曰簽曰舊本作有下法下關池案孫潛本校衍下字 **疏** 河南鞏慶為室引流成沼非此池也 **恆水在北** 官本

案曰近刻訛作池水 佛下說戒處也 官本曰案下近刻訛作不 案未  
恆水又逕波麗國即是佛外祖 本此下接

兩峯雙立 國也 疏 十二遊經善薩外家去迦維羅越城八百里姓羅婆氏作小王主百萬戶名一憐王御覽七百九十七通中國安淨  
王夫人即其國女也惟傳謂在廣州東南南海中瀛環 志略遂以為即今蘇門答刺則非以去恆水甚遠也 法顯曰恆水又東到多摩梨鞞國 官本曰案下近刻訛作帝下同案朱  
城傳作梨鞞 即是海口也釋氏西域記曰大秦一名梨鞞 疏 熊會真曰大秦即古羅馬為今意大利恆水不得至  
康泰扶南傳曰從迦那調洲西南入大

灣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河度江逕西行極大秦也又云發拘利口 疏 梁書諸夷傳吳時扶  
物使天竺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南史同然 入大灣中正西北入可一年餘得天竺江口名恆水江口有國號

擔秩 官本曰案下近刻作 屬天竺遺黃門字與為擔秩王釋氏西域記曰恆水東流入東海蓋二水  
所注西海所納自為東西也 趙釋曰周氏嬰危林曰崑崙墟河出東北厥恆水出西北隅恆繞西域達於大秦河入中國注於

合之外宛在目中三竺之流如滙足下神州也志斯為最壞矣然皆法顯之行踪想恆流之泗洑其間水陸未辨道里難明計所差池厥類  
亦衆予為兩較之法顯傳云波新頭河至昆侖國東南行八十由延到摩頭羅從此東南行十八由延到僧迦施國又東南行七由延到關  
賓旛夷城東夜恆水波恆水南行三由延到呵黎林又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又南行八由延到舍衛城又東南行十二由延到那訶合口渡  
南行被二由延到迦維羅衛又東行五由延到鬱莫又東行十九由延到拘夷那竭又東行四由延到毗舍利又東行四由延到那訶合口渡

河南下 一由延到巴連弗邑從此東南行九由延到小孤石山又西行二由延到王舍新城從此西行四由延到迦耶城復南行廿里到六年  
樹從此逕向巴連弗邑此皆顯原越臨隱隱暮以遐徂尋途投屏觸風塵而備歷者也水經注因之乃云新頭河逕中天竺毗茶國又逕摩  
頭羅即流恆水恆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國又東連毗舍利城又東南流逕沙祇恆水又東南流逕迦耶城南二十  
里到六年樹法顯從此東南行逕向巴連弗邑皆以原野之遙征為波流之所屆焉且拘夷毗舍利在犍莫左水經注乃居伽施之西舍衛毗伽  
去加維北劣一由單恆水若前必逕茲土而善長道之度奪山過沙河經鳥其佛足迹隨衣石即得陀衛尸羅國水經注乃置葱嶺之東黃河

之所逕凡此俱與法顯傳大致相違若夫顯東西跋涉所約各處由延者其中定多現異直為不能具述善長亦失網羅都無補綴但改云恆  
水東南流耳恆水又東逕耳佳摩僧城叙多支複空荒夷野事極寂寥千里而遙一言便非不合好古之士恨作者之疏乎又法顯從六年樹  
邊巴連弗邑順恆水西下至曠野波羅奈蓋循西岸行也又還巴連弗邑順恆水東行得瞻婆梨帝蓋沿東岸去也此邑恆水下流左右諸國  
盡此矣水經注乃先於巴連弗邑處云恆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又西逕王舍伽耶廣袤許之安得有兩恆河乎是知經籍略記者忘準之地

水經注疏 卷一

二一

道快意成書者罔乎舊史予今證其諸長拾其一短俾俾燧息則一片是衝武之圭濯錦江流數尺乃楚邱之服若曰鴻致自有所指歸細

越不足以擊難立言之旨吾亦烏乎測之哉董誥誠曰恆水之名釋典最著大唐西域記謂之號伽河記稱號伽河東岸林底補羅國中印度

境北至靈巖西摩補羅國北印度境北大雪山山有蘇代刺聖聖明通國東接土番北接于闐是今後藏西境已由北天竺諸國中印度

境山即今後藏西境阿德里都落北之岡底斯山為諸山之大宗東西綿互康泰扶南傳所稱山出五大水諸水皆由北天竺當即恆羅江瀾

滄金沙諸水之源今岡底斯山南瑪那木達顯池西通朗鳴池又西曰狼楚河運阿里城極西拉楚河出格巴喀布山西流折南流來會又

南折東流運阿里城南瑪那木達顯池又西曰狼楚河運阿里城極西拉楚河出格巴喀布山西流折南流來會又

與國南海於岡噶札馬海二水入處海水皆北滙東西釋氏論佛圖調列山海經曰官本曰案近刻脫調字案朱脫越疏

高僧傳竺佛圖未詳氏族或云天竺人有記云竺佛圖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按釋道安經錄漢靈帝光和中自有沙門嚴佛調共安玄都尉

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而此竺佛圖乃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同便謂為一謬矣今按注下文云又近推得康泰扶南傳傳崑崙山正與調合

似佛圖調在康泰前當為漢之嚴佛圖然考歷代三寶紀嚴佛調為臨清人上文引佛圖調曰佛樹中枯其來時更生枝葉則為天竺人無礙又高僧傳釋道安佛圖調俱事佛圖澄為師則道所選見近取其說是此佛圖調即東晉之竺佛調審矣

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崑崙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

疏按西山經鍾山西百八十里曰秦器之山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西南四百里曰崑崙祖以佛圖調傳也

疏按西山經鍾山西百八十里曰秦器之山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西南四百里曰崑崙祖以佛圖調傳也

又近推得康泰扶南傳傳崑崙崑崙山正與調合如傳自交州至天竺最近泰傳亦知阿耨

達山是崑崙崑崙山釋云賴得調傳豁然為解乃宣為西域圖以語法汰法汰以常見怪謂漢來諸

名人不應河在敦煌南數千里而不知崑崙崑崙所在也

書曰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日案朱疏朱釋下有云字箋曰此疑無云字又曰釋云當是僧名按高僧釋道安傳與同學竺法汰俱慧飛

道安與法汰善此蓋其別後書札往來之辭則釋即指道云案穆天子傳穆天子崑崙崑崙池上觴西王母疏按

字衍文朱氏疑無云字是也而又謂釋云當是僧名失考案穆天子傳穆天子崑崙崑崙池上觴西王母疏按

天子傳卷三天子觴西王母於崑崙池之上不言崑崙崑崙池一云何伯詔穆天子崑崙崑崙之丘卷二云天子宿於崑崙之阿又云升於崑崙之丘

以觀黃帝之宮又云天子口崑崙崑崙池以守黃帝之宮又云濟於泮水至於黑水皆出崑崙西北隅則因至崑崙而遊崑崙崑崙之阿又云於崑崙之丘

崑崙崑崙崑崙池上觴西王母耳云去宗周瀟瀟萬有一千一百里疏按穆天子傳四自宗周瀟瀟水以西至於河宗之邦

於崑崙崑崙崑崙池上觴西王母耳云去宗周瀟瀟萬有一千一百里疏按穆天子傳四自宗周瀟瀟水以西至於河宗之邦

二千又五百里自西至於珠余氏及去首彘山以西南至於春山珠澤昆侖之丘七百里自春山以西至於赤葛陰春

山三百里東北還至於萃玉之山截春山以北西至於西王母之邦三千里通計萬有一千四百里此云萬一千一百蓋陰春

山遠至平王之三百里不數也 何得不如調言子今見泰傳非為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後乃知崑崙山為無熱丘

何云乃胡國外乎 疏 海內東經崑崙山在西胡西 余考釋氏之言未為佳證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埋纏

歲久編韋稀絕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 趙刊誤曰箋曰謝兆申云遠當作遠璋謂當作意多差遠案依本文自通紛紛臆說終屬辭費 至

欲訪地脈川 官本曰案欲近刻作若案朱趙作若箋曰古本本欲欲古本即黃省曾本亦非不如仍舊 不與經符驗程準途故自無會釋氏不復根其衆

歸之鴻致 官本曰案案近刻作類 陳其細趣以辨其非非所安也今案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帝之

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

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 疏 按山海經海內崑崙之虛句郭注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無小昆命之說郭氏山海經箋疏據此注疑今本郭注脫此句考博物志一

漢使張騫海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與此經所稱之崑崙方八百里高萬仞者合郭蓋本以為說至史記相如傳正義所指肅州之小崑崙則又一小崑崙也 又案淮南之書崑崙之上有

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 官本曰案近刻脫在其西三字案朱脫趙增刊 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

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 玉橫維

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 疏 此不周之山云云孫星衍以為山海經今脫之郭注今脫之按西山經有不周之山四字疑郭注據淮南云不周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而翻此遂並

引之如殺水篇世謂之紇麻潤世謂之百答水皆郭注而鄭氏引山海經連引之是也然則今山海經但脫郭注十一字耳或以山海經中言不周之山者無此語謂為衍文而刪之蓋非 傾宮旋室 趙刊誤曰箋曰舊本作傾宮

得據誤本 縣圃涼風 朱箋曰古本 欒桐在崑崙閭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

其源 朱作原曾改源闕誤 是謂丹水飲之不死 疏 今本地形訓亦作丹水王念孫曰丹水本作白水此後人妄改之也楚

死文選思元賦騎白水以為醴李善引王注御覽二十四亦云 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泔水出其西

北陬 趙增泔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十字刊誤曰據淮南子 疏 沈炳巽曰本文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泔水出自窮石至於

西北陬下脫泔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十字今補正 疏 合黎泔水出其西北陬故曰四水今節去泔水句則三水矣趙於泔水句

以改古書 水經注疏 卷一

二三

下增弱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十字按非也河水洋水赤水皆出崑崙限弱水則出窮石故鄴氏凡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

藥以潤萬物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禹乃以息土填鴻水以為名山

掘崑崙虛以為下地高誘曰地或作池官本曰案此下近刻有山海經曰不周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十九字注中注本雙行夾寫後人傳鈔連作大字下文多有則以髣髴近佛圖調之說官本曰案佛圖調近刻說作浮圖調案朱作

阿耨達六水蔥嶺于闐一水之限與經史諸書全相乖異又案十洲記官本曰案近刻說作十

崑崙山官本曰案山下近刻衍在西海之戌地山海之亥地官本曰案北近刻說作東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疏趙氏

去岸十三萬里有弱水周巾繞山官本曰案近案作周同繞市東南接積石

闡疏改改作周匝繞山按博物志亦作周同繞但官本曰案近案作周同繞市東南接積石

近承淵之谷官本曰案近刻作至案朱訛疏戴改活作闡趙戴並從黃省皆本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

積石圃南頭昔西王母告周穆王云去咸陽四十六萬里朱趙無云字四作三朱箋曰十洲記作王疏博

志引作三十六萬里釋迦方志同則今本十洲記三作四誤世本據以改三作四趙戴從之非也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面方廣萬里形如偃盆下

狹上廣官本曰案近刻脫下狹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故曰崑崙疏會貞按今本十洲記形如偃盆下接下狹上廣至不

處也三句係另叙鍾山俱在方丈一條之下是或言方丈或言崑崙崑崙山截然不混此注形如偃盆下接上有金臺三句是以言鍾山者

屬之崑崙矣皆往來也下接上廣故曰崑崙一段是以言崑崙者屬之方丈矣與十洲記大異戴氏見其不合因釋此注前後文義則似有當

乃胡國外乎引釋氏據佛圖調說言阿耨達即崑崙去中國不遠余考釋氏之言至非所安也乃鄒氏虛駁其說自今按山海經至全相乖異

又引古言崑崙不遠若與佛圖調說合但二水一出崑崙一出于闐不出阿耨達與經史異自又狹十洲記至難言康泰佛圖調之是矣則引

古言崑崙去中國甚遠足見康泰佛圖謂之非隨言天下之廣同名者多以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洲銅柱又有九府之治虛提四句下分應之東方朔十洲記至不可具記實指東海方丈有崑崙之稱也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至及帝之圃附實指西洲銅柱有九府之治也末趙或有見於此故開引十洲記訂正訛字而不敢移易本文戴氏移此段於上有金臺之前是引東方朔十洲記但言方丈不及崑崙與所云東宮以方丈為崑崙與鄭氏所引十洲記合疑原書如此今本為後人移綴戴氏似失考又御覽一又八十三兩引十洲記昆陵崑崙皆上有崑崙玉闕亦元氣之所合天帝君治處也此以上有金臺云云

名曰閩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為天墉城面方

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戶山官本曰案近刻脫承淵山疏今本十洲記田作山

墟城金臺玉樓相似如一淵精之闕趙刊誤曰案曰十洲記作流精之闕案道元所引猶是曼情原文朱氏所見則唐人避諱改易之書也又

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燭日暉官本曰案近刻作錦雲燭日案朱同朱霞九光西王母之

所治真官仙靈朱作虛箋曰十洲記作靈趙改靈之所宗上通旋機官本曰案近刻作璇機案朱趙同元氣流布玉衡常理順九天而調

陰陽官本曰案玉衡常理順九天案朱趙同其北海外又有鍾山官本曰案近刻脫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合

刻並說在皆往來也下張華敘東方朔

異經曰上今據十洲記訂正案案朱作

天帝居治處也官本曰案居近刻此作君疏熊會貞曰御覽一又八十三兩引十洲記云昆陵

治處也此以上有金臺云云屬崑崙不言為鍾山之

事與鄭氏所引合疑原書本如此今本為後人移綴

是矣官本曰案佛近刻說作浮疏戴改浮為佛是上增傳字按六合之內水澤之藏大非為巨小非為細存

非為有隱非為無其所苞者廣矣於中同名異域稱謂相亂亦不為寡至如東海方丈亦有崑崙

崑之稱西洲銅柱又有九府之治東方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疏熊會貞曰續博物志引東



之中央萃仙所治為崑崙山有三角曰闕風曰崑崙宮所引十洲記以方丈  
為崑崙與注文同是注文於方丈下叙崑崙三角亦原書如此足徵戴氏移易之非  
十洲記作方丈方面接十洲記無下  
方字與注所引正同不如朱氏所云  
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羣  
仙不欲升天者皆往來也朱攸故曰崑崙山至不可長記張華叙東方朔神異經曰疏神異經相傳張華注此云叙未知其帶

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周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治神異經原書作下有迴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此有脫文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兩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

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綠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

陰陽相須惟會益工遁甲關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迹望在無外柱州崑崙山上熊會真曰類聚十一初學記九御覽七十八引關山圖并無望字及無外二字上作下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為五行神官本曰案近刻脫五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行神上全祖覽校增五字五龍

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為十二部法五龍之迹行無為之化天下仙聖治在柱州崑崙山

上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案朱趙萬二千里五龍天皇皆繼此中為十二時神也山海經曰崑崙之邱實惟帝之下都其神陸吾是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趙固然六合之內其苞遠矣幽致

冲妙難本以情萬像淵淵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一渾字案朱衍箋曰渾字疑贅趙刪思絕根尋朱箋曰謝云根鈔本作根自不登兩龍于雲轍趙刊誤曰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官本曰此下原本及近刻有河水冒以西流七字考山海經云積石之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即今河行積石山南趨其東折而西流迤山北然後轉東北流形勢適合石門當在折西之處不得云西南流也作水經者誤以為河自石門潛行地中而入葱嶺然後復出故不取冒以西流之語下言入葱嶺則上不得言其流當是後入見山海經河水冒以西流句與下有石門相連遂疑其語於此又因下文言南入葱嶺更應改西流為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案不字義亦通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案不字義亦通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案不字義亦通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案不字義亦通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案不字義亦通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案不字義亦通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案不字義亦通

西南流耳枉佑通典兩引水經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即接以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絕不及河水冒以西南流七字趙君曰杜君卿之譏水經誠有過者胡東樵欲爲水經護法本所無甚明今據通典訂正刪去七字案朱趙有河水冒以西南流七字趙君曰杜君卿之譏水經誠有過者胡東樵欲爲水經護法而以爲錯簡以愚考之則亦非也水經開卷數語約引山經蓋以爲河水緣起葱嶺而下則申明乃開卷數語之釋文此其行文之拙非後人所竄易也但其所引山經亦有甚不同者則可怪也萬斯同曰山海經河水出崑崙之東北以行其西南入於渤海水經則謂東南入於渤海山海經積石之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北流水經則謂冒以西南流道元疏作北耳杜君卿行文截去之豈得便據刪山海經曰河水不能辨正孰謂此書爲不刊之定論者况河自鹽澤以下皆東流也

**入渤海又出海外**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出海又海水案朱趙同西北入禹所導積石山 趙君曰全氏曰案山海經本文曰河水西南入渤海又文疏 此海內西經文所云渤海即蒲昌海以今大積石山意之則東南入積石而後西北流耳通典曰孟堅又云禹貢云導河積石山今是注所引非完

山海經之河水入渤海又出海外蓋謂潛流也 山在隴西郡河關縣 地理志云金城郡有河關縣趙改西南羌中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崑崙源潛發淪於蒲昌出於海外故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謂此矣選積石而爲中國河故成公子安大河賦曰覽百川之宏壯莫尙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

之嵯峨釋氏西域記朱相傳刊誤曰箋曰李云傳當作記案玉曰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而經文在此似如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海官本曰案山海經云海內陸渚之墟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西北南入渤海又出

書雜異而成故漫無倫次道元則以葱嶺于閩之河入蒲昌海潛行地中復出爲積石河葱嶺在今回部葉爾羌西于閩即和闐在葉爾羌東南蒲昌海即羅布淖爾在開羅西南積石山在青海境積石之西五百里即星宿海今呼鄂敦塔拉思本所謂水從地湧出如井其非百餘者也道元言河之所潛出於積石宜即指星宿海趙君曰杜佑通典曰案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一千里河水出

其東北阪傾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入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其源出于閩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關縣北云案水經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鄒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著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佑謂二子博瞻解釋固應精詳水經所作殊爲謬誕全無憑據水經出於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葱嶺及出于閩南山者出于漢書西域傳而鄒道元都不詳正所注河之發源亦引禹紀山經釋法明遊天竺記釋氏西域記所注南入葱嶺一源出于閩南山合流入于蒲昌海雖然約漢書亦不啻究又水經云出海外南入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葱嶺此則積石山

當在葱嶺之北又云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今那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葱嶺于閩之東敦煌張掖之開華人往來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大礙互數千里未聞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募集者不詳斯甚又案禹貢河積石者堯時洪水下民昏墊禹所開決本救入患積石之西砂函之地河流小地勢復高不爲人患不惡疏鑿以此施功發迹自積石山而東則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固無禹理水之功自葱嶺之北其本紀灼然荒唐撰經者取爲準的班固云言九州山川者尙書近之矣誠爲愆常其後漢書西

水經注疏卷一

域傳云河水一源出葱嶺一源出于閩合流東注蒲昌海皆以潛流地下南出積石為中國河云此馬紀山經稍較附近終是總案此宜維  
張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即所出便云是河也窅窅諸說悉皆繆誤孟堅又云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經流從此方出山疑所謂古圖書即  
種類雖多不相統一未為強國漢家或未嘗道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河也寧有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漢時罕光  
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案尙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東西或即叙又范氏後漢書云西羌在漢  
金城郡之西南漢於焉支紇漢書曰河關西千餘里河曲羌謂之賜支蓋積石也然則折支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  
非絕而謂河之本源乃引葱嶺于闐之河謂從蒲昌海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之所謂詳也佑以水經僻書代人多不知視或有  
好事者於諸書中見有引據謂其審正此殊未之精也不探淺味考諸家之說辨千古誰舛是故曲折言之胡氏謂禹貢維指人亦不知視或有  
西域兩源較漢書尤為明備惟是積石一山錯簡在渤海之下葱嶺之上遂後人之彈射并其全經而疑之而不知此經云河水東入塞過  
西易也彼見山海經云河水出渤海西北入積石山遂以此經海外之海為渤海殊不知渤海之亦名蒲昌海也彼見此經云河水東入塞過  
焯酒泉張掖郡南遂謂積石距敦煌遠而渤海最近故移積石於渤海之海為渤海殊不知渤海與敦煌相接殊不思三郡界中實無河也蓋漢世河關以  
在蒲昌海中地河水所經人莫能視故聊假三郡之南以表之非真謂河自鹽澤入玉門陽關也杜佑不察此意而以爲纂集之不詳固宜矣若  
夫道元之注惟渤海以上博引釋氏怪誕之說甚覺無謂至葱嶺山以下河流皆轉為陰淪之際正其總而補其闕亦可謂精審之至矣杜佑固宜  
經並道元登通論哉又曰此渤海當在葱嶺西塞外凡大澤謂之海渤海即蒲昌葦葦牢關之類非真海也又出海外二十里鄭意以此為錯  
簡蓋以下文南入葱嶺觀之則積石反在葱嶺之北必無理也今移在後又東注於渤海之下則非崑崙而葱嶺而蒲昌而積石原委殊然方  
位悉當矣一清案通輿為學人所尊信其議水經以為纂集之不詳其獨斷注云都不詳正又云亦不尋究是於本書尙未通覽僅撮數言以  
通輿所議皆非其實經自此以上為河之東源下從葱嶺出者為河之西源西源至蒲昌海伏流而重見為東源經乃叙積石於葱嶺之前詳盡知  
以為不此也所云渤海當即指扎凌鄂凌諸海猶青海之稱西源西源至蒲昌海伏流而重見為東源經乃叙積石於葱嶺之前詳盡知  
在青海土爾其特南前旗黃河之南阿克司之東今黃河自羅布淖爾伏流至鳴達素齊老山復出為阿勒坦河東流穿鄂敦他拉海而東  
漸為扎凌海又東為鄂凌海折而南遼古爾津土司又東運  
積石山南即經所謂東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也

水經注疏卷一勘誤

卷一第一頁九行疏文四字未排正 風涼作涼風 疏文十一行  
多崙字疏文二十行誤字耶之字不顯明 疏文二十五行嶼山崙者  
多一崙字 者字下落一此字 疏文與備原文作傳原文  
二十六行此鄭樂括多一傳字 卷一第二頁一行注文子作于疏  
文十二行疏言作疏云 卷一第三頁三行疏文此別引他作地地  
字不顯明 疏文命曰谷水十四字十字不顯明 注文第四行  
秋火作秋水 注文五行新論曰落日字 注文六行九流分逝  
下官本日案近刻此作游落一作字 卷一第四頁疏文二十行  
御覽九百九引作同落一同字 注文未行穆天子傳日作曰  
卷一第五頁注文第三行八封作八卦 注文十一行其上有大淵  
水落大字 注文十五行而封穆陸之葬下官本日案近刻作升峨  
崙穆陸之葬落一陸字 卷一第六頁疏文第四行新頭河極水為  
六水之二水落一水字 六頁第二行注在西區域之東多一區  
字 六頁第十二行注文即所謂關質之境落一關字 六頁第  
末行疏文史非國名多一史字 六頁第末行疏文趙釋曰日字誤  
又西域傳曰日字誤 卷一第七行疏文誤刊應作刊誤又六行  
疏文有白草出小步馬落一小字 第七注文六行至今猶爾落一  
今字 第七疏文二十行亦謂捕那河南也南河顛倒 第七疏  
文二十三行便到烏菟國又字誤 第七疏文二十七行案近刻四  
下有五字刻字不顯明 第七疏文二十八行兩難陸越兩字誤又  
三十行當作摩訶刺作字不顯明 第七疏文三十一行大唐西域記  
域西顛倒又三十二行盤石之陸澄字誤 卷一第八疏文五行合  
為板水也揚字誤又十一行臨大名新陶落一名字同行分名為五江  
多一名字 第八注文七行出山西北荒落一山字 第八疏文  
十五行此狗馬那竭國約字誤同行即引釋氏西域志落一引字第八

水經注疏勘誤

疏文二十行戴改渴字未刊正 又二十一行作鯉運河多一佛字  
第八疏文二十三行皆據改作泥涓落一泥字 第八注文十  
四行去王宮可三里許宮王二字顛倒 卷一第九疏文第五行龍王  
文隣文王顛倒 第九疏文九行鼓斗波或作塔婆作字不顯明  
第九疏文十行波羅禁應作波羅禁同皆起案塔應作案塔 九  
十一行官本案曰案曰顛倒 第九十三行官本日案枝原本說下  
多一案字作芝下多一芝字趙改芝下同芝字不顯明 第九疏文  
十五行通典寰宇記作字不顯明 第九疏文十六行扶南日商傳  
作日誤為曰作字不顯明 第九疏文十九行七百下一七字又康泰  
扶南泰誤為泰第九疏文十九行扶南應作扶南 第九疏文二十  
行七千餘里地字不顯明 第九疏文二十八行亂源下落注字少一  
字字 第九疏文二十九行此稱毗舍利之證多利即維三字又三十  
行離利一訛訛應作轉同行是毗舍利即維耶離也落三字 第九  
，三十一行五千當作五十六里多之遠二字卷一十頁疏文第一行  
七百九十七字誤 十頁疏文三十行將持字形相似落二字  
卷一十一頁疏文七行也改即落即字十一頁疏文十四行恒耶恒  
喇奢言相利耶喇顛倒 十一頁十七行案近刻作佛撒落一作  
字 十一頁二十三行刊誤曰日字誤 十一頁末行注文出北  
岸廿步應作二十同行下官本日案出近刻有池字落一池字  
卷一十二頁注文二行有泉水落一水字 十二頁行龍有空  
處多一空字 卷一十三頁注文一行重覆貼著石上落石上二字  
十三頁疏文十六行項顯應作綱十三頁疏文二十三行相去三  
十由旬不應寫作卅 十三頁注文十四行日暮便去半落便去  
二字 卷一十四頁疏文六行雜釋迦方志之雜應作惟同行法維  
法表排顛倒十四頁注文迦維衛國下之疏字應提上 十四頁疏  
文十六行大般涅槃經落齋字 十四頁注文十一行有噶楊國人  
噶楊顛倒 卷一十五頁注文二行有池池中落一靈字 十五

水經注疏勘誤

頁疏文二十一行過恆水步一去字十五頁疏文二十八行頰毗嶺羅  
 落毗字 卷一十六頁疏文十二行有贍南部落南字 十六  
 疏文十三行華嚴經作閻浮落字同行官本誤為宮字又作北三四  
 百步三字不顯明 十六注文八行阿育王于此字誤為子多於字  
 十六疏文二十二行疑亦妄增耳落亦字 十六疏文二十三  
 行摠陀作揭陀同行下斐訶山作斐又屹然應作岌然 卷一十七  
 疏文十行諸經皆作天應作天 十七疏文十一行麗羅薩尋也  
 卷一十八疏文一行西域記略同下落文字 十八疏文七行黃  
 本二作三三字不顯明 卷一十九疏文第七行譜第一一字不顯  
 明 十九疏文第八行改服作復作字不顯明 十九疏文十三  
 行行資鈔落鈔字十九疏文十四行四尊不受不字不顯明 十  
 九疏文二十一行摩訶菩提落菩字 十九疏文二十二行伽耶山  
 西南落南字 卷一二十疏文十一行到蓬沙落蓬字 二十疏  
 文十六行其竹塢所字誤 同行出此竹此字誤 二十四疏臨窺伽

河落疏字 二十注文十三行有野鹿鹿字誤 卷一二十一疏  
 文案曰二字顛倒 二十一疏文七行作梨軒軒字誤 二十一  
 疏文十八行紉奇紳字誤 二十一疏文十九行最壞作瓊 二  
 十一疏文二十行至昆茶作毗 卷一二十二疏文三行蘇伐刺代  
 字誤 二十二疏文四行當即指檳榔落指字 二十二疏文二  
 十六行無云字字誤 卷一二十三疏文八行刊誤曰若古本作  
 欲落八字 二十三疏文二十七行刊誤曰闕字誤 二十三疏  
 文二十八行白水出嶺崙山落嶺崙二字 卷一二十四疏文十行  
 十九字十字不顯明 二十四注文七行在西海之戌地戌字誤同  
 行下戌與亥近戌作戌 卷一二十五注文十二行治處也處字不  
 顯明 卷一二十六注文六行東王宮也落王字 二十六疏文十  
 九行西南流落南字 卷一二十七注文七行出於海水外字誤 二  
 十七疏文二十八行雖然多一然字 卷一二十八疏文一行宜維  
 應作惟二十八疏文八行胡氏謂謂字誤應作謂

# 叙言

水經始見隋志不著撰人姓氏但云郭璞注舊唐志則云郭璞撰新唐志亦有此說王應麟因疑出於璞自閩若瑛謂郭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而郭璞撰水經之說廢唐六典注稱桑欽水經鄭樵景公武皆以為據歷代無異辭水經注序出言經作於桑欽而桑欽撰水經之說亦廢前人考水經者多矣惟魏東原氏定為三國魏人作其說與楊先生水經注疏凡例之文相吻合據凡例云河水經東過魏與安陽縣南魏與為曹氏所立之郡注明言之趙氏疑此條為後人所綴增不知此正魏人作經之明證古淇水入河至建安十九年曹操始過淇水東入白溝而經明云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此又魏人作經之確證又劉璋分巴郡置巴西郡而夷水漾水經文只稱巴郡蜀先主置漢嘉郡涪陵郡而若水延江水經文不稱漢嘉涪陵他如吳省沙羨縣而經仍稱江夏沙羨吳置始安郡於始安而經仍稱零陵始安蓋以為歐國所改之制故外之此又魏人作經不下逮晉代之證也按楊氏辨水經作者時代證據確鑿於鄭亭注文尤多所發明如著其出典詳其源流所繪水經注圖八冊復較前修精詳誠可謂集明清兩代治水經注者之大成故文昌潘孺初推為曠世絕學獨有千古而水經注疏原稿據長沙王先謙氏合校本以起草釐訂為四十卷於全趙戴諸家之說一概載入既覺篇幅冗長曾加刪節刊為要刪四十卷厥後又有要刪補遺續補再續補全疏迄未印行未幾楊先生歸道山遺囑熊先生曰此稿不刊死不瞑目熊先生泣而答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語在鄭蘇老人年譜顯天不假年熊先生相繼逝世易簣之前曾致余書謂水經注疏稿雖已成惟跡駁處多急當修改年華已暮深恐不能勸為定本望即南旋以續整理之業且手寫補疏水經注疏遺言若干條囑余助其未竟之功子魁受命整理先從事於水經注板本之鑿定次為繪製水經注圖按圖索驥頓憶鄭氏據圖為書之舊復於楊熊二先生疏文補其罅漏校其訛誤釐訂成書藉供海內外學者之觀摩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枝江李子魁謹叙於沙市家園

## 附汪辟疆題水經注詩

記訪郵書入齋寺 摩挲幾度藪文字 欲求宋本不可得 晚得中尉已嗟異 後來趙戴比峨岷 丹黃駝坐想閩閩 平津校本已難致 謝山晚出非雅馴 鄉蘇老人起千載 共語真有郵亭在 要刪一出凡馬空 尚有遺珠在滄海 延昌地形志勇脚 片楮無存衆所驚 李子諫錫傳絕學 豈但區區翰墨名 朱孫全趙盡變色 如怨相對證同異 休寧疏鑿等導岷 然藜祕知閉閣 吳書間代久乃出 東原校鄭存省寺 增補刪正七千字 削簡尚有遺憾在 易齋丁寧弟子熊 勿任飄零文字海 楊熊行輩誰敢脚 李子負書世所驚 靈巖平津皆伏軾 宜都籍繹曠年載 班超馬續非沽名

## 水經注疏

# 凡例

自閩百詩謂郭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而後郭璞撰水經之說廢自水經注序出不言經作於秦欽而後來附益之說為不足憑前人定為三國魏人作其說是矣余更得數證焉河水經東過魏興安陽縣南魏興為曹氏所立之郡注明言之趙氏疑此條為後人所續增不知此正魏人作經之明證古淇水入河至建安十九年曹操始過淇水東入白溝而經明云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此又魏人作經之切證又劉璋分巴郡置巴東巴西郡而夷水漾水經文只稱巴西郡蜀先主置漢嘉郡涪陵郡而若水延江水經文不稱漢嘉涪陵他如吳省沙羨縣而經仍稱江夏沙羨與置中安郡於始安而經仍稱零陵始安蓋以為歐國所改之制故外之此又魏人作經不下速管代之證也

至於注中之文出於鄭氏後者如漾水篇中之長松縣是隋開皇十八年所置已為趙氏拈出今予覆校夷水篇之宜都縣是陳天嘉三年所置他若梁武新制之郡縣注中所載甚多此皆後人際入

古書言水名稱錯出源流參差鄭氏以互受通稱說之遂覺渙然冰釋此例實發之禹貢禹貢江漢朝宗於海蓋以二水並大非一水所得專其名故並稱之班孟堅識此例故湖漢水豫章水河流而各言入江西漢水潛水河流而各言入江其他入河入海之水如此者尤多水經淇漳聖巨等水并言入海亦此例若鄭氏所謂互受通稱者也前人引而不發至鄭氏始明言之真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

亦有班氏未言而鄭氏引伸之者班氏謂恆水入滹沱以恆衛釋禹貢以滹沱綴職方鄭氏謂恆即滹沱互受通稱而後知禹貢紀恆衛不言滹沱之故近儒謂恆衛雖小曾所致力故載之滹沱茫大無所見功故略之吾不知恆代陵谷之間古昔有何泛濫沾泥汗下之地今日方成澤國耶知鄭氏每樹一義上下千古矣

顧亭林推朱箋為有明一部書趙氏則多駁擊良由朱氏著書太多未以全力赴之故不免有得失然徵引秘文自非胸羅九流者不能且不輕改古書在明人實為罕見只如鄭引地理志並載王莽改名其與今本漢志異者趙氏必一一據改安見今本水經注必誤今本漢志必不誤也自朱氏校此書後項細復刻而掩為已有又多刪削故其擯廢之功多隱黃晟本因之而朱氏原本遂微王氏台校例云全載朱氏而遺漏最多想其所據為黃氏本未見朱氏原本也

全氏之書最為後出王氏稱慈谿林願山斥為偽書余按其書精華已多見趙書中而其改訂字句則與趙十同八九全為趙書作序則據其說自在意中惟戴所獨見者亦間有同之則或王梓材之所為然中有趙所不載者雖未必一一皆當自非沈酣此書者不能謂盡屬子虛亦太過王氏台校本一概不錄殊為可惜

全戴趙之相襲人人疑之而未定說余今核之趙氏校訂字句一一臆刻原書此非取諸他人無容擬議全趙生前本互相推諉趙書載全說毫無假借其有與近刻全書不同者則有五校七校之異全書之從趙訂者則概不著所出未免掠美此或出後人校改未必皆全氏之舊

趙氏之襲戴者甚少然亦間有一二緣趙氏所訂者著所出其不著所出者保非戴本當是梁氏伯仲所為蓋抱經之言應不誣也唯經注混濁之故戴氏條列分明確鑿不易趙氏所訂略言之終不瞭然故段茂堂經韻樓集力以校正經注之功歸之戴氏又見趙氏校定字句皆有所本亦不能無疑特以問諸梁伯子惜余所得清白土集無說稿未知其所答如何亦有難言之隱竟不答之

至於戴之襲趙則昭然若揭今觀王氏台校本雖百條不能為之解者若以趙氏所見之書戴氏皆能讀之冥符合契情理宜然余謂事同道合

容有一二豈有盈千累百如出一口余今所訂凡有趙氏所未檢出者何止數百事皆故書雅記初非僻典何以戴氏亦未能訂之耶且有趙氏未檢原書以臆定而誤者戴氏亦即貿然從之此又何說

戴氏所訂但言近刻之訛亦未嘗以其所訂者一一稱爲大典本而其進呈序文則謂皆大典本此則救世之甚觀孔繼涵所爲戴氏遺書序言東原之治水經也始於乾隆乙酉夏越八年壬辰刊於浙東未及四之一而奉召入京師與修四庫全書又得永樂大典內之本而以平日所得詳加訂正云云則孔氏所刊乃是戴氏重訂次序之本即浙東所刊未全之底本其時戴氏未見大典本何以其所訂一一與官本相同則知戴氏得見趙本以其曾未刻略爲改訂嘗爲己作而又盡刪趙氏譏語以泯其迹厥後得見大典本遂居爲奇貨此其不可問者

若謂大典本是宋刊善本故多與趙訂相同此亦不然此書宋本明代謝耳伯見之清朝錢遵王藏之乾隆間沈大成亦見之若果有與趙氏所訂同者何以謝耳伯孫潛等所校之字不過百一而亦未與大典本同尤可證者曹石倉藏書景富所撰名勝志殘以水經注全部彙入其所訂爲趙氏所不收者尙千數百字而其浩誤與朱本同者亦不少若謂曹氏不見宋本那何以異同間出且有遺文者謂曹氏見宋本那何以不能與趙戴同耶乃知大典本與朱本實不其有異同張石湖之說自不誣戴氏所稱翻正四千五百字以爲皆從大典本出然乎否乎

若云大典本尙在謝孫等所見本之前則袁宇記長安志所引水經注諸題文何以不能皆備是知大典本亦是殘五卷之本不能出崇文總目以前且分三十五卷爲四十卷是何聖從所爲大典本不聞是三十五卷之舊知其所見亦不能出何聖從之先况鈔本奪誤必多有時戴戴反不如朱本者亦職斯故

孫伯淵詞章之士於地理學甚疏王氏合校本錄之則以其名重之故余按其所校多引山海經與畢校本合舉本故出伯淵手此當非僞作而地望多疏不值與趙戴作與袁乃自稱開卷便知經注錯亂又言以史記案隱等校之不知索隱引此注絕少也顯千里跋謂其用功甚深對客

淵翻不須持本此亦由于千里地學不深故推之過當王氏雖錄之亦有微辭吾甚惜王氏不爲伯淵覆描也

當鄭氏時漢晉之地淪於雲南漢州郡所在未必二得實然去古未遠必猶有籍籍可尋觀於橋溫亂流脈鬱吳氏婉轉以求合班書必不肯鑿空附會惟葉檢水截溫水而下洪水枝津迤東江而上更始水下入西陽發水東遶鳥傷順卑地勢必其所據之圖未精遂致斯誤其他固未可懸臆移易也而陳氏未明互受通稱之例又小計其中不有疑遷流移但據今日之圖與鄭氏不甚合別爲水經注西南諸水考以駁之將脈水移而南而鄭氏所指兩漢故縣盛行易位曾不思武帝伐南越由夜郎下牂柯必不踰南北盤江始行登舟也王氏合校本不錄陳書似有微意鄭氏所稱故城以括地志後漢書注元和志異志諸書證之多有未終然徙者段茂堂遂謂但藉故城余以爲不然以北魏地形志照之如易陽有易陽城館陶有館陶城清濁有清濁城皆漢晉故縣也而諸書多以北魏之縣仍是故城此由故籍無徵然不必謂魏收之無據可知鄭氏所稱故城初非率筆亦有實非故城者本爲廢縣而不稱故城者或由傳寫之差大抵可以鉤稽得之不必啣執一說也

鄭氏書中左右互錯東西易位亦不一而足此本形近易訛按圖攷之可以十得其九亦有變遷脈水尋源合否立見注氏爲圖任意倒置非論證也鄭氏於雨水枝津相通者多交互出之而置者往往忽之雖趙戴不免然此之津逮不容差池故吾書中亦多載之以證讀者

鄭氏固多好奇而亦故以博凡引故事而吾書有異同者多裁截錯雜貫爲一條若非過檢其所出但據一二書釋之鮮不誤者然有竟不得其所出俱載吾書中海內博雅有以教我而吾師也

全氏因汾水注引左傳蔡駢質沈一條謂鄭氏經學之疏不思鄭氏博探賈服並徵京杜且有獨出已見爲四家所不能分別者其精研官左

水經注疏



水經注疏

四

非專家所及至其史學徵引史漢封國之處亦多爲司馬貞所不能知者余嘗謂酈氏此書固地理學之專家亦治經史之領袖非讐言也全氏以經頂格注水者低一格其泛引故事者再低一格以清眉目然古人無此體裁趙氏以注釋水者作大字其不關經流者作小字此式始明許相卿之史漢方朔李元陽之刻十三經注疏然古書實無此例往往有本一書而割裂爲大小字者故吾書一仍其舊至若注中有注古書多有之不妨再作雙行

酈氏所引之書多有不見於隋唐志者大抵自元魏以前地理之書搜羅殆盡明入刻本首冊臚列所引之書不及其半何義門不加詳審遂謂不及劉昭之博今別爲目錄一篇冠於書首乃知續志補注非其倫也

全趙戴並一代鴻儒其才其學均非守敬所敢望而守敬此書則廢斥之不遺餘力未免有工訶古人之咎然諸家考古之功與脈水之力實有所未逮者兩造俱在知我罪我不計也

綜而論之此書爲酈氏原誤者十之二爲傳刻之誤者十之四五亦有原不誤爲趙戴改訂反誤者亦十之二三此余所爲不能不斷斷也此鈔初擬凡廢諸諸家者皆錄其原文然本因注疏太繁摘出以存吾書之梗概若備引諸家原文則篇幅亦多因念王氏台校本今通行即據以爲次第

水經注在唐代似未通行故顏師古魏王泰太子賢司馬貞諸人皆不甚賞其書杜君卿且妄肆譏彈謂爲僻書徐歐陽詢李善李吉甫亦第略引證之惟浪守節史記正義大加甄錄至宋樂史宋敏求乃視爲要典又至王伯厚胡身之奉爲準則而所見之本已多訛誤明代若孫潛楊慎謝耳伯朱鬱儀皆胥致力而未闢荆棘最後曹石倉以古昔州郡割截入明代之府縣非用力之深不及此清初顧亭林閻百詩胡渭生顯景范維未臻堂與已大啓門庭借劉歆水經注疏黃子鴻之水經注圖均未見傳本至全謝山趙誠夫戴東原以全力赴之故爲特出其時有沈炳異之集釋訂譌四庫著錄間引見趙氏書中據館臣所訂亦多謬誤近時有沈文起之注疏稿本汪梅村之水經注釋均未刊板吾不得見然吾見沈氏之左傳補注發明無多又見汪氏水經注圖與酈書多不照其改訂錯簡亦任意移置其書即傳恐亦所見不逮所聞惟周方叔之厄林考古功認爲酈亭諍友董方立之遺稿脈水事密亦善長忠臣所惜周不證全書董僅有殘稿至若張匡學之釋地絕無心得楊善閔之匯校祇同鈔胥所謂自餽無識者矣

水經注疏卷二

宜都楊守敬撰 枝江李子魁編

河水

朱本曰按二字原本誤連經文今改正近刻篇題作河水二經文上復衍河水二字今刪去  
蓋漢人作經自爲一篇蓋能逆料鄭氏爲之注而先於每卷交割之處增二字以別之哉或鄭注  
既成用二字爲提掇則可耳然非經之舊也此卷首列河水二字謂重源之再見也其義例如此

又南入葱嶺山疏

山經禹本紀爾雅淮南子皆言河出崑崙漢書則云一出葱嶺一出閩南山而不言崑崙至康泰佛國  
嶺及岡底斯山綿亘數千里則謂葱嶺及于閩南山北古崑崙皆不遠遠意而作水經者蓋於崑崙去崑崙五萬里之說遂以崑崙僭於葱嶺  
之上不知葱嶺于閩之西水皆西流安得有南入葱嶺之水鄭氏又惑於東方朔淮南子並此經文雜引各書迷離惛憒莫衷一是又以葱  
嶺于閩西流之水亦目爲河源以附會經文總由當  
魏時西域雖通朝貢未入版圖故不能質言之也

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

案宋趙無九字孫校曰此句不合增又曰星衍案山海經北山經遼春之山多葱嶺水出焉而  
西流注于渤海疑即蔥嶺也其水即後以爲河水者也蓋陸誠曰經以河水至積石又南入蔥嶺山故通典譏之疏  
鄭注則南源分嶺本不相落也南入趙氏本作南出於義較順然通典所引已作南入矣今案趙作南疑蓋誤記  
山北流與蔥嶺河合緊應此句謂蔥嶺河從蔥嶺東北流于閩河北流始能與  
之合若無此句則蔥嶺河向未出蔥嶺于閩河北流何能與之合較補是也  
疏按所謂二源指經文蔥嶺河于閩河也鄭氏又以  
一源西出捐毒之國  
萬貫錐指曰身毒當作捐毒漢書捐毒國王治衍敦谷  
疏自蔥嶺西流之水爲河水一源故謂重源有三  
東至都護治所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蔥嶺無人民夏即大月氏所居之地也今捐毒在大月氏之東北與烏孫接先儒以爲卽身毒非也  
張鷟曰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有蜀物去蜀不遠大月氏所居之地也今捐毒在大月氏之東北與烏孫接先儒以爲卽身毒非也  
承其誤蓋蔥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疏  
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去西至某處若干里者惟都護國言西北去都  
折支東去河關千餘里及澆河城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黃河城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之類亦然元和志則凡言東南西北去某處若干里者東  
若干里者東南西北亦主後言如言京兆府東至東都八百五十五里東南至商州二百六十五里是也凡言東南西北去某處若干里者東  
西南北則主此言如渭水北去縣五十里作在縣北言渭水南去縣三里是也蓋字記凡言至言去者亦同此例孫氏是衍號爲通儒而不知元和志之例  
孫氏校刻元和志改渭水北去縣五十里作在縣北言渭水南去縣三里是也蓋字記凡言至言去者亦同此例孫氏是衍號爲通儒而不知元和志之例  
五十里他復何論茲特拈出使讀諸書者分別觀之皆故塞種也疏  
漢書西域傳捐毒國本塞種也休循國本故塞種也故鄭志合  
重耳徐松西域傳補注顏君張壽傳注塞西域國名卽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相近本一姓按梁荷濟論佛道表言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  
姓之或世居敦煌爲月氏追逐遂往蔥嶺南奔又謂懸度賈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爲釋種說與顏別然考卒子書言孝明時夜叉夢神人

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入傳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士者號曰佛眼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尊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是釋之法寶出於大月氏大月氏國即塞王故地也元和姓纂亦云塞姓天竺胡人釋後即南屬蔥嶺疏曰蔥嶺無南面此居蔥嶺中蓋近北也高千里西河舊事曰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其

山高大上生蔥故曰蔥嶺也河源潛發其嶺分爲二水董祐誠曰蔥嶺即天山西南之正幹漢書西域傳所稱南

爾之西塞爾光之西南博洛爾拔達克山郭克善諸部落皆在蔥嶺間西域傳捐毒國東至疏勒南與蔥嶺屬西上蔥嶺則休循是捐毒當今

西布魯特地注言河水潛發其嶺分爲二水者蓋謂東西源皆出蔥嶺非必謂一水而東西分流也注引涼山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

西入大海東爲河源斯言簡而該矣今蔥嶺西界之水蓋由嶺中匯爲國斯庫爾及伊西洱庫爾也西北則入達里岡阿郭默然道里較近又

與下逕安息入西海之文不合則注所稱蔥嶺西流之一水自當指拔達克山以南之水西北流至布哈爾部落入騰吉斯郭默然道里較近又

特南北際隔蓋西流之水自入安息之西海本非河源郭氏特因蔥嶺而類及之與上注述新頭河恆河正同今西布魯特西南直接蔥嶺東

山曰伊斯克里克水曰赫色爾西山曰吉布察克水曰哈喇庫爾二水南流滋爲哈拉庫爾庫爾者回語謂池東出爲喀什噶爾達里雅回語

謂大河爲達里雅即蔥嶺之河源也一水西逕休循國南在蔥嶺西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蔥嶺其山多大蔥又逕

難兜國北疏無雷貞曰據注河水一自蔥嶺西流逕難兜國北一自蔥嶺東流逕無雷貞曰北則難兜在北則難兜在西

北接休循西南去

屬賓國三百四十里疏句本前漢書西域傳四作三河水又西逕屬賓國北

疏各本無西君大夏四字按漢書

屬賓月氏安息入雷蓋海之水不得與經文消案今改正案朱詒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月氏之破西君大夏塞王南君屬賓疏西域傳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

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屬賓鄜氏雖鈔略其辭月氏之破下當有西君大夏句乃明了今增治循鮮城疏龜並稱修鮮以作修鮮爲是後魏書屬賓國都善見城隋書都城方四里

土地平和無所不有金銀珍寶異畜奇物踰于中夏大國也山險有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

身熱之阪人畜同然河水又西逕月氏國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治監氏城疏熊會貞曰

傳大月氏居焉水北其南則大夏又云大月氏擊大夏而臣之途都焉水北爲王庭又云大夏在焉水南其都曰監西城漢書西域傳云屬賓

國王治循鮮城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屬賓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合觀之大夏本都焉水南及月氏敗大夏大夏王

善都汗泥城是也據此注汗泥城俗謂之東故城北史云其俗與安息同匈奴冒頓單于破月氏疏漢書月氏本居匈奴

云云鄭氏謂其故城則下文過大宛爲無根何奴上當補本居敦煌郡連間七字

殺其王以頭爲飲器國遂分遠過大宛西居大夏爲大月氏其餘

小衆不能去者共保南山羌中號小月氏故有大月氏小月氏之名也又西逕安息國南

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又奪國字趙改增刊誤曰六字是注混作經安息下落國字

行趙刊誤曰案曰前漢書云書華旁爲書記也簡今改正於又西逕陀衛國注或云懸鉢虛下錯河水與峽羅跋水同注

雷翁海官本曰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注內叙蔥嶺西流之水亦於此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三字是注西經重

里達岡鄂謨者川流較近與安息入海之文不合今巴達克山部落南有水出雅布塔爾西流東南合厄爾古一源又西流東南合達里木

一源者出西南蔥嶺中三水合而西流迤邐科克倫回部南又西逕哈爾巴什紅帽回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

南合一大水又西北流迤邐科克倫回部南又西逕哈爾巴什紅帽回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

厥傳西突厥西至雷翁海蓋其時突厥西境至此漢書西域傳指毒西北上蔥嶺即休循難兜西至無雷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屬賓東至

難兜西北與大月氏接大月氏西至安息南與屬賓接安息北以康居接更以此注證之今則巴達克山休循爲其北境難兜爲其南境痕都

斯坦北境爲屬賓科克倫諸部落爲大月氏布哈爾諸部落爲安息也西域傳大月氏都媽水北安息亦臨媽水媽水其即蔥嶺西流之水與

釋氏西域記曰峽羅跋禰出阿耨達山之北西逕于闐國官本曰案西字近刻訛在之北案朱趙同趙漢

書西域傳曰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官本曰案之近刻作以注又西逕四大塔北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

內言蔥嶺西流之水因連及峽羅跋禰水逕于闐四大塔陀衛安息同入雷案朱趙同釋法顯所謂糺尸羅國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

糺尸羅黃省會本疏按佛國記自健陀衛國東行七里有國名糺尸羅漢言截頭也佛爲菩薩時以頭施人故因名

作糺尸羅今校正疏羅則糺利字不誤全但作利趙斂改作糺非也又西逕健陀衛國北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

國國東有投身餉餓虎處皆起塔官本曰案餉近刻作餓案朱趙作餓又西逕健陀衛國北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

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陀健熊會貞曰趙載於陀上增健字是也此即北史之乾陀國迦藍記之乾陀羅國大唐是阿育王子法

衛上落健字以法顯傳校增疏西域記作健馱迦國守敬曰此健陀衛國作大字下弗樓沙國作小字是何義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法

益所治邑佛爲菩薩時亦於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又有弗樓沙國官本曰案弗近刻訛作佛

顯傳作弗樓沙國今改正天帝釋變爲牧所謂四大塔也疏熊會貞曰此所云四大塔與佛國記異佛法顯傳曰國有佛

鉢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持鉢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進王知鉢緣未至趙刊誤曰箋曰一本無鉢字案於文應有鉢字于是起塔留鉢供養鉢容二斗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

可二分甚光澤貧人以少花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花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亦不滿朱趙花佛圖並作華

謂曰官本曰案近刻脫調字佛鉢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時願終日香花不滿則如言願一把滿則亦便如言疏據前卷趙載於國下增調字是也類聚于丁引西域傳曰諸國志曰佛鉢在乾陀越國青玉也受三斗

又案道人竺法維所說佛鉢在大月支國起浮圖高三十丈七層鉢處第二層金絡絡鎖縣鉢

鉢虛空官本曰案旁行爲書記也爲字起至此句虛字止近刻說在須善提置鉢在金机上朱作机趙改机誤曰瑞應本起

鉢當作机佛一足迹與鉢共在一處國王臣民悉持梵香七寶璧玉供養塔迹佛牙袈裟頂相舍

利朱案作袈裟趙改刊誤曰袈裟之袈並當从衣不從女廣韻袈裟胡衣也下佛袈裟王城亦同此誤悉在弗樓沙國釋氏西域記曰健陀越王城西北官本曰案建

同案朱同趙改刊誤疏健陀越亦一國之通稱矣道行般若經作乾陀越有鉢吐羅越城疏唐西域記三鳥仗那國膏揭

河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鉢疏健陀越亦一國之通稱矣道行般若經作乾陀越

露羅國北印度境在大雪山間蓋即鉢吐羅越也佛袈裟王城也東有寺重復尋川水西北十里有河步羅

龍淵疏唐西域記三鳥仗那國膏揭王城東北行二百五六十里入大山至河波迦羅龍泉即蘇婆伐擊堵河之源也派流西南春夏合

以饋既積歲時或有通課疏疏忿怒顯爲毒龍暴行風雨損傷乃由歸依聞佛說法如來遂制勿損農稼龍曰願十二歲一收糧儲故今十二年

獨遭斯難降神至此欲化暴龍執金剛杵擊山崖龍王震懼乃出歸依聞佛說法如來遂制勿損農稼龍曰願十二歲一收糧儲故今十二年

水之災佛到淵上浣衣處官本曰案近刻脫淵字案朱脫趙增浣石尚存其水至安息注雷霧海官本曰案注內

終於此董祐誠曰蔥嶺西流之水南合二水其源田和斯替傳占諸部落皆不運于閩西南二面蔥嶺環帶亦無西流之水蝦羅踐跡無可指證自新頭河以下地處荒遠傳記缺略惟有釋典未可爲據今並闕疑不復爲圖又曰健陀越西

西海中有一安息國竺枝扶南記曰安息國去私訶條國二萬里國土臨海上即漢書天竺安息

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疏前漢西域傳無天竺國張遜傳名身毒後漢始名天竺且安息臨漢書西域傳又云

疏官本曰案案案近刻疏按上卷引釋氏西域記作鞞軒載改鞞作黎似是然漢書西域傳本傳作鞞軒又張遜傳作鞞軒史記作鞞軒後漢書作鞞軒條支臨西海疏按西域傳云鳥弋山雖

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此下言暑澤田稻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

之皆指條支言是漢志所云臨西海者也指條支一國鄭氏連上文加鞞軒

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疏熊會貞曰按後漢書引班固西行二百餘日王先謙謂可字是二字之訛然此與班固疑范書說近日所入也趙刊誤曰箋曰古本作

日所入也案所謂古本即黃省曾本也是注原文校漢書西域

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入大海東為河源禹記所云岷崑崙者焉疏按史記大宛傳太史公曰

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也據下稱張遜窮河源謂極於此而不

達於崑崙則鄭氏不以葱嶺為崑崙安得指為禹記所云之崑崙禹記上當脫非字

窮河源漢書傳同故馬班論贊亦均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此以謂極于此而不達于岷崑崙者焉

窮河源屬之塞乃謂節之過至此作使大宛異者悉亦至大宛無妨通稱也

爲明了故以葱嶺爲崑崙是矣而又引張騫不達于

崑崙是以崑崙在條支之西矣亦惑於史漢之說也

漢書中大唐西域記稱竭盤陀爲大匡東北至奔攬舍羅蔥嶺東岡四山之中商旅往來從此東下蔥嶺唐書地理志疏勒西南蔥嶺守捉故

焉盤陀國爲今葉爾羌所屬喀爾楚進西池河源之哈拉爾正當其北注引釋氏西域記稱爲禹國要道蓋由此東下蔥嶺奔攬

舍羅矣釋氏西域記曰有國名伽舍羅遜此國狹小而總萬國之要道無不由城南有水東北

流出羅遜西山山即蔥嶺也逕岐沙谷出谷分爲二水董祐誠曰案今哈拉庫爾水東流逕喀什噶爾南爲葉爾

光河即注所言南河二水異源而注稱一水水分與今水道不合今喀什噶爾自西迪南自英吉沙爾西南至葉爾羌西南之山回語呼爲

塔爾塔什達巴罕即古蔥嶺岐沙谷當即在今喀什噶爾之西蔥嶺中自此以東出山即爲平地英吉沙爾民多引渠以灌田或舊有水傍山

東下與葉爾羌河相通後更運塞與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董祐誠曰此南河也漢書西域傳無雷當今西布魯特部落之南博羅爾部落之北喀什

東其證一無雷南與鳥托接難兜西南至屬資考鳥托西與難兜接屬資東北至難兜則無雷在難兜之東其證二無雷北與雷南接難兜北與休循接致捐毒西上意嶺為休循則無雷在難兜之東其證三徐松不知西為東之誤故言無雷之東為難兜鳥托越難兜而接無雷無雷又北有月氏 治盧城 疏 漢書西域傳無雷國王治盧城與此同王念孫曰本作無雷國王治無雷城猶之且末雷王治且末城精正境差謬附出 其俗與西夜子合同 改正 案朱詒箋曰當作其俗與西夜子合同 疏 漢書西域傳無雷國下文無雷作無雷城然則此注作盧城 乃後人據漢本漢書所改 王後漢書有西夜子合二國殿前漢書西夜子合為一國之誤西域圖考云西夜在皮山西今乾竺特之西境子合在西夜西今噶喇回之博洛爾南境 又東流逕依耐國北 董誥曰漢書西域傳蒲

去無雷五百四十里俗同子合河水又東 官本曰案此四字近刻作逕蒲犁國北 董誥曰漢書西域傳蒲犁之西當在今英 吉沙爾南界中 外曲流東北逕拉虎爾克什米爾諸部落左合米勒台玉山一水東北歧為二支環葉爾光城而東復合同語為葉爾光語斯騰斯騰者譯言濬成之河自此以 治蒲犁谷北去疏勒五百五十里俗與子合同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 官本曰案此

近刻並訛作經考注文蔥嶺河自岐沙谷分為二此先敘南河逕無雷依耐蒲犁皮山而東合于闐河不得與經消案今改正 案朱詒輯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董誥曰漢書西域傳皮山西南至鳥托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唐書地理志曰于闐西南三百八十里南有皮山城當在今葉 治皮山城西北去莎車三百八十里 朱箋曰案宋下文其源接此八十里下趙釋曰禹貢維爾光之東南和闐之西 作提挈不清類有鄭注之發明人始知有蔥嶺之河東西分流不然則似河水自蔥嶺西行至陀衛而復東行以入蔥

嶺大惑不解矣一清案水經世傳脫誤錄之經注混淆此篇尤甚一為改正眼界豁然覺東樵之言猶為唐突前人也 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 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並脫所出 疏 按漢書西

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則經云北流與蔥嶺河合注即經所謂北注蔥嶺河也 此句 東注蒲昌海乃本西域傳無脫文載據通典於河上增所出二字於東上增又字非也通鑑漢武帝元狩元年注引水經無所出二字 及又字可證 又按諸今地鄭注之蔥嶺河北派即今之雅瑣雅爾河鄭注之蔥嶺河南派即今之託隆河今二河東流至阿克蘇東南會和

闐河合為塔里木河東流千餘里入羅布泊鄭注則分敘蔥嶺河南派東合于闐河東流入牢闐海蔥嶺河北派為北河東流入蒲昌海 海驤觀之似與今水道不同於是胡氏謂分國南河入牢闐海北河入蒲昌海汪氏謂圖南北河分流入蒲昌海董氏謂圖南北二河 注實城城南始合流按蔥嶺河合于闐河處至羅布泊千餘里至古注實城亦千餘里經古今水有變遷亦斷不至千餘里之遙懸殊若是蓋

鄭氏雖分言南北河自合于闐河後實通為一水此互受通釋之例實自禹貢始禹貢江漢朝宗於海蓋以二水並大非一水所得專其名 故並稱之班孟堅知其例故湖漢水豫章水同流而各言入江西漢水晉水同流而各言入海如此者尤多水經淇漳聖 巨等水並言入海亦同此例而鄭氏書中言互受通釋者更不可枚舉此注敘蔥嶺河南派合于闐河有南河之稱遂並其上游亦被以闐東北

三千里至鄴善入牢闐海則南河本指于闐河言即經河水二源之南源也蔥嶺河南派自合于闐河為南河之稱遂並其上游亦被以闐東北

之名故注叙北河云自岐沙東分南河又云北河東逕南河之北耳對嶺南派言嶺北派為北河對子闕河言嶺南南北派為嶺南北派為北河即經河水之源也北源也南源也北源勢均力敵並流入滄昌海故鄒氏分言到底與禹貢江漢朝宗於海正同胡注諸人未知其例耳

**又東注滄昌海** 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並脫又字今據通典補正案朱超無孫枝曰山海經注渤海之水有口泚水出長沙山北流即出數葉山西流凡六水皆注渤海即滄昌海也山海經言數葉水出於崑崙之東北實惟河也 **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 官本曰案

源是行案東北隅即積石也是山海經以較葉為河源其餘諸水本各有名後人妄生異說也 **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 此九字近刻訛作經原本仍屬注文案朱詒改刊誤曰箋曰謝山申云疑其源一以至於西至與于闐河合三十字是注瑣案玉海引水經其源一以至於西至又東入塞以上惟此條其一源至東注滄昌海二十一字是也謝說非也朱氏既述深密之書又存耳伯之說請歸盡一無事兩歧自此以下至又東入塞以上惟此條其一源至東注滄昌海二十一字是也謝說非也朱氏既述深密之書又存耳伯之說請歸盡一無事兩歧自此以下

南河在和闐之東北知水道有變遷矣 **南源導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匿** 孫按曰即漢武所名崑崙也蓋崑崙梵書則向為阿耨 **自置北**

**流逕于闐國西** 董祐誠曰于闐即今和闐魏書西域傳十闐國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五十里亦有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今和闐城東為王嘴哈什河城西為哈拉哈什河也 **自置北**

合與魏書正同此云逕于闐國 **治西城** 杭世駿云西域傳但云多玉石而史記大宛傳云河源出于其山 **西去皮山三百八十**

國多玉石師古曰玉石玉 **疏** 全載改上作土非也西域傳但云多玉石而史記大宛傳云河源出于其山 **西去皮山三百八十**

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 **疏** 多玉石漢書張騫傳亦云其山多玉石知鄒氏據增山字傳抄誤山為上也 **西去皮山三百八十**

**里東去陽關五千餘里釋法顯自烏帝 疏** 箋曰佛國記作烏夷按字書無傳字故此本佛國記為說作烏惟帝為夷之誤後引釋氏西域記作烏夷可證何全載後作烏夷此竟沿烏帝之誤耶

**西南行** 朱亦作烏帝改曰佛國 **路中無人民沙行艱難** 趙刊誤曰箋曰沙行一本作涉行 **所逕之苦人理莫比在**

**道一月五日得達于闐其國殷庶民篤信 疏** 鄒氏抄變其辭信下當有法字 **多大乘學威儀齊整器鉢**

**無聲城南十五里** 官本曰城南近刻訛作南城 **案朱詒趙改又十** **有利刹寺中有石鞞 疏** 鄒氏因佛國記不載此事疑其非實至

是也 **石上有足迹彼俗言是辟支佛迹法顯所不傳疑非佛迹也 疏** 鄒氏因佛國記不載此事疑其非實至

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邱盧旃為其王薨覆盆浮屠之 **又西北流注于河** 官本曰案此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上下文乃

所石上有辟支佛跡處雙跡猶存則直以流俗為據矣 **又西北流注于河** 注內叙闕河入嶺南河 **案朱詒趙改刊誤曰七字**

水經注疏卷二

七



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今自喀提里什合為和闐達里雅又北流五百里會葉爾羌河即南河也惟今葉爾羌河右合和闐河即左與即經北河會通焉塔里木河而注叙南河合北河在合且末水之下與今水道不合蓋塔里木河所經皆戈壁沮洳之地水道或有改易矣

所謂北注蔥嶺河也南河又東逕于闐國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上下文拉注內敘蔥嶺南河詛田改又朱脫國字趙增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于闐下落國字董祐誠曰自此至通為注濱河南北河當相去不遠至今遂合為一釋氏西域記曰河水東流三千里至于闐屈東

北流者也漢書西域記傳曰于闐已東水皆東流南河又東北逕打彌國北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董祐誠曰當在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當在今和闐所屬克爾雅城以東

治打彌城西去于闐三百九十里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董祐誠曰當在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當在今和闐所屬克爾雅城以東

西去打彌四百六十里朱箋曰前漢西域傳打彌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董祐誠曰當在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當在今和闐所屬克爾雅城以東

董祐誠曰今亦為大戈壁唐書地理志播仙道西五百里至于闐東闐城守捉又西三百里至于闐與注所稱西去于闐里數不合注本漢書西域傳蓋荒遠之地史志里數多未得其實也

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董祐誠曰水無攷詳見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國治且末城西通精絕二千里東去鄯善七百廿里種五穀其俗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兵俗

董祐誠曰隨書地理志且末郡在古且末城蓋皆指阿耨達大水以此注推之當在蒲昌海西南大戈壁中今自河而東塔里木河之南西藏北山之北東至青海西北境數千里中皆大戈壁水皆流入沙中別無大川左會塔里木河者所云阿耨達大水無可指證以理推之流沙之抱古今異漢書西域傳稱從鄯善南水北波河西行至沙車為南道唐書地理志一路自沙河壽昌縣至陽關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又西至石城鎮播仙鎮至于闐又唐西域記元奘之歸由羅薩昌那國即于闐國東過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五代史高居誨使于闐記從陽關涉噴噴渡沙河至于闐皆出大戈壁中今驛道則自嘉塔關外西經哈密土魯番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至葉爾羌乃折而東南至和闐無由漢之南道者西域傳南道自陽關以西樓蘭且末精絕打彌小宛宮在今戈壁中城廓相望元奘所記稱于闐東行入大流沙入畜昏迷屢有喪亡行醫餘里至親貨運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又畜餘里至折摩歇那故國即理末地城廓雖然人煙斷絕復東北千餘里至樓蘭是唐時已為無人之境與漢志所稱迥異今則盡為荒服唐代諸城並淪沙磧蓋風沙相搏故道或涇戈壁之中水泉之匯為流爾者以十數皆潛行入沙在古時或有北行入河之迹

會流東逝通為注濱河董祐誠曰此河下有注濱城蓋南北至注濱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漢趙並作賓下同董祐誠曰當在蒲昌海南南西治伊循城疏熊會真曰按漢書西域傳國中有伊循城不言治伊循城然鄯善本樓蘭治打泥城此故樓蘭之地也樓蘭注下云其俗謂之東故城則鄯善不復治打泥可知故徐松謂以伊循地肥美徙都之

王不恭于漢元鳳四年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刺殺之更立後王漢又立其前王質子尉屠者  
爲王疏按西域傳前王質子在漢坐法下獄室前王死故不遣尉屠者當是後王質子然西更名其國爲鄯善百官祖道

橫門王自請天子曰趙刊誤曰鑿曰據漢書西域傳脫一其字案西域傳云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身在漢久恐爲前

王子所害國有伊循城土地肥美願遣將屯田積粟令得依威重遂置田以鎮撫之敦煌索勸  
疏此必華謝沈等書所載今失傳耳全氏以爲烏有專亦非字彥義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趙釋曰全氏曰貳師之官後漢所無且其

斷之日水奮勢激波陵冒隄勸厲聲曰王尊建節官本曰按尊近刻訛作遵案朱訛趙改刊誤河隄不溢王  
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勸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謹叫且刺且射

大戰三日水乃回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其水東注澤官本曰案

澤在樓蘭國北汙泥城董福誠曰城當在蒲昌海南澤即蒲昌海也注引西域記云南河自于闐東迤北三疏各

至墨山國千八百六十五里官本曰案八百近刻訛作三百案朱疏熊會貞曰按西域傳作三百與此同不作八百趙戴

謂是澤爲牢蘭海也官本曰案澤原本訛作海據上文疏熊會貞曰樓蘭牢蘭一聲轉注南河入牢蘭海北河注勃渾即經

不知經言一源出于闕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注敘蔥嶺河南派與于闕河合後東注平蘭海則平蘭海為蒲昌海無疑括地志謂昌海亦名平蘭海況注引西域記明云二支謂南北二河也北流逕屈茨烏夷禪善入平蘭海則南北二河並入一海審矣其叙所入之

處稱名各殊者蓋鄭氏好奇雜出以廣釋氏西域記曰南河武帝所名也自于闕東於北三千里趙東於作於東刊誤異聞全書之例皆然今特發其凡於此釋氏西域記所謂二支北流逕屈茨烏

至鄯善入平蘭海者也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即釋氏西域記所謂二支北流逕屈茨烏

夷禪善入平蘭海者也趙刊誤曰錢曰李克家云釋當作鄯案何焯北河又東北流分爲二水枝流出焉北

河自疏勒逕流南河之北官本曰案此二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注文蔥嶺河自岐沙谷分爲二此叙北河逕疏勒混作經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疏勒國南至莎車捐毒到東至疏勒沙車國西至疏勒則疏勒在莎車西北捐毒之東蔥嶺河東流所經書地理志稱疏勒鎮三面皆山自于闕鎮西北至疏勒鎮千二百三十里又稱疏勒西南入蔥嶺則即今之喀什噶爾也至耿恭所守疏勒城非

疏勒國治通鑑注所辨甚確此注引之蓋偶失檢耳今哈喇庫勒東出至喀什噶爾城南爲喀什噶爾河漢書西域傳曰蔥嶺以東南北有山相距千餘里東西六

千里河出其中官本曰案以上約舉漢書西域傳之文近刻西域上衍釋氏二字朱謀葑箋謂當作釋暨于溫宿之南左合

枝水枝水朱趙不重枝水二字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尉頭國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溫宿國西至尉頭三百里陳勒去長安九千三百

宿之西故與疏勒山道不通今固勒扎巴什諸山是上承北河於疏勒之東西北流逕疏勒國南疏先言北河分爲

也喀什噶爾河東流逕葉爾羌北又東流逕烏什南又東北流逕疏勒國南乃得刻者將西東二字誤倒耳又東北與疏勒北山水合疏

二水枝流出焉後言北河自疏勒逕流南河之北則枝流分出在疏勒之西此當作又東北與疏勒北山水合疏

山水合水出北谿東南逕疏勒城下今考赫色勒河及特爾黑楚克河皆出喀什噶爾北山東南流北夾喀什噶爾城相距僅一二十里與

鄯注北谿水合但鄯言此水逕溫宿之南左合枝水今阿克蘇南獨有一水其赫色勒河及特爾黑楚克河與阿克蘇發源源水並不相通則

所謂疎勒北山水與左合枝水者今亦不可考矣水出北谿東南流逕疏勒城下董祐誠曰今喀什噶爾城北山麓有水同源異流北曰赫色勒南曰

赫色勒河水當即注所南去莎車五百六十里趙南上有漢書西域傳曰六字刊誤曰全祖望云此下疏注敘西域諸國全本漢

稱疏勒北山水也趙氏何獨於此句上據全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趙刊誤曰錢曰宋本無西字案漢疏注敘西域傳自玉

貌補漢書西域傳曰六字耶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趙刊誤曰錢曰宋本無西字案漢疏注敘西域傳自玉

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險微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西險

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是疏勒爲北道所由正當大宛康居道此故大月氏言之蓋疏勒西帶蔥嶺出南道者險微亦經其境也

釋氏西域記曰國有佛浴林赤真檀木作之方四尺王子于宮中供養漢永平十八年耿恭以

戊己校尉為匈奴左鹿蠡王所逼疏耿恭傳恭為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謂者關龍為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所云後王前王者車師後王車師前王也左鹿蠡王擊車師殺後王而攻金蒲又云車師

後叛與匈奴共攻此疏勒城在車師之臨證注以疏勒城為疏勒國誠為謬誤胡三省通鑑注謂此為後部之疏勒城是也而洪亮吉乃以安西州白墩子傍之疏勒泉當之是向在玉門關之內何以本傳云從光隨王蒙俱出塞迎恭乎恭傳又云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後王即指車師後王國也後漢書注金蒲即蒲昌縣城近車師後王庭今阜康縣也柳

中後漢書注以為在西州縣今土魯番地近車師前王庭南去安西幾二千里雅存名通地理而實泊之恭以此城側澗傍水自

金蒲遷居此城趙刊誤曰箋曰後漢書作澗傍有水可固匈奴又來攻之壅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深一十

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飲之恭乃仰天歎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疏刺山

傳李廣利傳不載耿恭傳昔上有聞字知此事得之傳聞御覽三百四十五引漢書云云即本耿恭傳也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之有

頃水泉奔出衆稱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為神遂即引去後車師叛與匈奴攻恭食盡窮困

乃糞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同生死咸無二心圍恭不能下關籠上書求救建初元年章帝

納司徒鮑昱之言官本曰案章帝近刻詔作明帝 案宋趙作明帝趙釋曰案建初是章帝年號 鄼氏誤記後漢書耿恭傳初關籠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則明帝字誤無疑遣兵救之至柳中以校

尉關寵分兵入高昌壁交河城車師降遣恭軍吏范羌將兵二千人迎恭遇大雪丈餘僅能

至城中夜聞兵馬大恐羌遙呼曰官本曰案遙近刻詔作選 案朱我范羌也城中皆稱萬歲關門相持

涕泣尚有二十六人衣履穿決疏據耿恭傳二十六人下有隨路死沒至玉門惟 餘十三人二語方接衣履云云此刪節義不全形容枯槁相依而還枝河

又東逕莎車國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注文北河至溫宿合枝河因叙枝河逕疏勒沙車至溫宿而入北

河此枝河所逕不得為北河蓋注訛作經於是枝河北河相亂後人妄改耳 案朱訛趙改枝並作北下同刊誤 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蓋訛誤曰西域傳疏勒南至沙車西至疏勒南至蒲舉此言枝河東逕莎車國南則漢沙 車城在葉爾羌北境並在北河之北當今葉爾羌所屬巴爾楚克諸地其境則南有葉爾羌地故疏勒南至沙車也 疏 傳沙車國去長安九 千九百五十里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疏勒國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十里言沙車去長安都護 遠於疏勒似沙車在疏勒之西於是後漢書西域傳因之沙車國下云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疏勒國下云去洛陽萬三百里並云沙車東



增刊誤曰導 歷赤沙山 官本曰案近刻脫疏 河源紀略溫宿爲今阿克蘇東行二日至哈拉玉爾滾之北卅里有鹽山自麓至上落水字 歷赤沙山 案朱趙無脫 頂俱紅土掘石蓋即所謂赤山也姑墨川卽出赤沙山有何不可而戴氏增歷字

流逕姑墨國西 疏 河源紀略以阿克蘇當溫宿國以阿克蘇東之水當姑墨川姑墨國更在其東蓋氏以阿克蘇當姑墨國 治南 城 官本曰案近刻脫南城三字 案朱脫趙增 西域傳按補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土出銅鐵及雌黃其水又東南流右注

北河 官本曰案河字近刻訛作波 案朱趙作北波河釋曰一清案北波河謂北循河也章懷後漢書注曰波傍也晉載又西域傳作波 漢書地理志按換水當卽姑墨川水今阿克蘇河出出阿克

蘇西北山東南流經阿克蘇城西南烏什河出烏什西山通遼當蘇訛曰唐書地理志按換水當卽姑墨川水今阿克蘇河出出阿克 漢騰格里山互阿克蘇城庫車城北而東庫車北山出岫砂赤砂山當以此得名下龜茲水亦選赤砂山則赤砂餘互甚速也 北河又東

逕龜茲國南 官本曰案近刻脫北字 案朱趙無北河三字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姑墨國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太平寰宇記書顯慶三年移 安西都護府於龜茲故國正南與于闐城守提南北相當正西至撥換五六十里又從撥換西北經拔達嶺至碎葉城大唐

西域記屈支國舊曰龜茲西行奇餘里至拔祿迎國舊謂姑墨唐書地理志于闐東闐城守提三百里至于闐今庫車城西至阿克蘇南直和 閩之東西北由阿克蘇度冰山通伊犁方位道里皆合魏書西域傳龜茲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其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城計式水卽黃河

白山卽城北天山計式水卽北河今塔里木河自阿克 蘇城南東流逕庫車所屬沙雅爾南亦爲額爾河也 又東左合龜茲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釋氏西域 記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煙人取此山石炭治此山鐵恆充三十六國用故

郭義恭廣志云 趙增曰字刊誤曰唐字下 龜茲能鑄冶其水南流逕赤沙山釋氏西域記曰國北 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 疏 按唐西域記屈支國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昭怙蓋卽

所謂雀離佛圖集古錄有武平元年龍華寺浮圖碑稱造符離一區然則符離蓋寺之通 稱不第赤沙之寺有此名也又後漢書班勇傳張朗駁焉者至符離開則以寺名開矣 又出山東南流枝水左派焉又東

南水流三分右二水俱東南流注北河 官本曰案北近刻訛作此 案 東川水 官本曰案東字上近刻衍 疏 熊會貞 朱詒徵改刊誤曰此當作北 又字 案朱趙有又字 疏 曰按此

龜茲川二源之東源東川水三字是水名義與下文省稱 出龜茲東北 官本曰案近刻脫出字 案朱趙無趙增 疏 朱脫出字 戴增是 川水東上不當有又字以又東相連爲義戴增是也 增刊誤曰東川水下落選字何焯校增 疏 朱脫出字 戴增是

字全從 歷赤沙積梨 官本曰案近刻脫歷字 案朱脫趙增 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音屈茨也 增刊誤曰全氏 增刊誤曰東北下落歷字何焯校增 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音屈茨也 增刊誤曰全氏

注 故延城矣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川水又東南流逕于輪臺之東也 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言輪臺以東 接渠犂省故國地廣饒水草謂今喀

喇沙爾所屬布古爾城諸地以此注推昔漢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於此搜粟都尉桑弘羊奏言故輪之輪台在庫車河之西近今庫車城也

臺以東地廣饒水草可溉田五千頃以上官本曰案可近刻訛作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有至祖望校改可其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

種五穀收獲與中國同時匈奴弱不敢近西域于是徙莎車相去千餘里即是臺也其水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西川董祐誠曰一源即西川水枝水左派者一源即西川水三分中之一水東流逕龜茲城南合為一

水水間有故城蓋屯校所守也其水東南注東川董祐誠曰今拜河二源東曰哈布薩河西曰龜薩爾河俱出阿克蘇屬拜城西北山合干城西南東流逕城南合北來察罕水又

逕賽里大南而東赫色爾河出其北山三水合南流來會又東逕庫車城南而東庫車河出城東北山二水合南流逕城東來會又東有注塔里木河并河當即注之西川庫車河當即注之東川其西川逕入北河及枝流分四二流通東川故道多不可考至龜茲城當今近庫車城固無可疑也注于北大山引西域記風茨北二百里有山夜明火光登日但煙案同疆通志火焰山自喀喇和卓歷土魯番喀喇沙爾庫車北一帶山皆赤色如火焰形其中產礪砂常有煙霧湧起至夕光焰若炬蓋即注所稱北大山矣

東川水又東南逕烏壘國南今庫車城東西接庫車河傳又言烏壘南至漢鞏南字當東字之誤治烏壘城疏漢書西域傳烏壘下無治烏壘以都護治為主故不言烏壘所治非有脫文而西域傳總序西去龜茲三百五十里疏徐松云西域記從焉耆西南二百餘里則云都護治烏壘城鄺氏因截引治烏壘城四字以釋烏壘

東去玉門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疏西域傳無玉門二字此鄺氏增考傳於蒲昌漢言去玉門陽關若干里於姑羌於都善則皆但言去陽關若干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于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漢使持節鄭吉疏

田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于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漢使持節鄭吉疏

並護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也其水又東南注大河大河又東右會敦薨之水董祐誠曰右當作左注自此以下或言大河或言河水不復言北河蓋二河之合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董祐誠曰今裕勒都斯河為西源出喀喇沙爾南東流至喀喇沙爾所屬庫勒爾城南合開都河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即敦薨山也注稱山在匈奴之西烏壘之東今是山迎東為鎮西府所屬當漢匈奴蒲類土地迤西為伊犁所屬當漢烏孫地

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山海經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官本曰案近刻敦薨而西流注于勃澤

出于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疏按山海經雖云敦薨水出於崑崙之東北實惟河源而不若嶺于閩之水更為源遠流長故水經從漢書而不從山海經鄺氏於敦薨水亦但引其說不置一辭

源遠流長故水經從漢書而不從山海經鄺氏於敦薨水亦但引其說不置一辭

源遠流長故水經從漢書而不從山海經鄺氏於敦薨水亦但引其說不置一辭

源遠流長故水經從漢書而不從山海經鄺氏於敦薨水亦但引其說不置一辭

源遠流長故水經從漢書而不從山海經鄺氏於敦薨水亦但引其說不置一辭

源遠流長故水經從漢書而不從山海經鄺氏於敦薨水亦但引其說不置一辭

源遠流長故水經從漢書而不從山海經鄺氏於敦薨水亦但引其說不置一辭

源遠流長故水經從漢書而不從山海經鄺氏於敦薨水亦但引其說不置一辭

源遠流長故水經從漢書而不從山海經鄺氏於敦薨水亦但引其說不置一辭

源遠流長故水經從漢書而不從山海經鄺氏於敦薨水亦但引其說不置一辭

基星衍乃專據山海經以敦薨為二源俱道西源東流分爲二水左水西南流出于焉耆之西官本日案近刻

河源而謂後人妄生異說何也案朱逕流者焉之野官本日案逕近刻說屈而東南流案朱作南鑿曰疑作而趙改而注于敦薨之渚董祐誠曰左水

趙無逕流者焉之野官本日案逕近刻說屈而東南流案朱作南鑿曰疑作而趙改而注于敦薨之渚董祐誠曰左水無致以今水

道證之則西源應有二一爲裕勒都斯河西南流即此注之左水一爲達賴有誤右水東南流董祐誠曰今裕勒都斯河自楚爾達

流即此注之右水注云注于敦薨之渚謂合爲敦薨之水也東流分爲四字疑有誤右水東南流董祐誠曰今裕勒都斯河自楚爾達

額河東流來會又分爲二左右焉耆之國董祐誠曰今裕勒都斯河東流分爲二行百餘里復合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四面有大

之折而東流又分爲二左右焉耆之國董祐誠曰今裕勒都斯河東流分爲二行百餘里復合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四面有大

環繞之中天山四面環繞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員渠城西去烏壘四百里疏此本漢書西域傳焉耆

焉耆員渠城蓋在此矣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員渠城西去烏壘四百里疏此本漢書西域傳焉耆

護治所四百里此西下當有南南會兩水同注敦薨之浦董祐誠曰今海都河二水合東南流爲海都河東源東南流分

字烏壘與都護治所則一也南會兩水同注敦薨之浦董祐誠曰今海都河二水合東南流爲海都河東源東南流分

爲二水湖瀾雙引官本日案瀾字上近刻洪湍濬發俱東南流董祐誠曰今哈布齊哈爾東源東南流當

東導于危須國西官本日案國近刻此作城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城當作國下云國治危須城國治危須城西去焉耆

百里又東南流注于敦薨之藪疏敦薨之渚敦薨之浦敦薨之藪一川流所積潭水斯漲官本日潭近刻此作潭

潭孫潛校改潭溢而爲海官本日案而原本訛作流據宋本改正案朱趙作流趙刊誤曰箋曰古本作溢海爲海吳瑄本改作溢流謝朓申據

校改潭溢而爲海官本日案而原本訛作流據宋本改正案朱趙作流趙刊誤曰箋曰古本作溢海爲海吳瑄本改作溢流謝朓申據

之南爲博斯騰淖爾東西廣三百史記曰焉耆近海多魚鳥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疏漢書西域傳焉耆近海水

餘里南北半之所謂敦薨之藪也史記曰焉耆近海多魚鳥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疏漢書西域傳焉耆近海水

西域傳文後漢書西域傳其西四面有大山與龜茲接下二句當是鄧氏抄變其辭故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犁國董祐

稱史記徐星伯謂馮商等撰漢書史記稱此亦曲爲之說也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犁國董祐

漢書西域傳龜茲東通尉犁焉耆南至尉犁更證以此注尉犁蓋在博斯騰淖爾之西車師之東後漢班超討焉耆自西國治尉犁城



可遣屯田以威西國即此處也其水又屈而南逕渠犂國西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渠犂城東北與尉犁接西有河今海都河南流西南逕喀喇沙爾所屬庫勒爾城當漢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即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犂國董祐誠曰今海都河南流西南逕喀喇沙爾所屬庫勒爾城當漢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即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犂國

無大字東南流逕渠犂國下當有南字蓋上言逕其國西此言逕其國南也按漢書西域傳渠犂西有河則注敘犂水逕渠犂西即接引古言西有大河正本西域傳為說乃徐松以注逕渠犂之誤豈西域傳而亦誤乎總由不知下東南流逕渠犂國下脫南字以為下姑言流逕渠犂此不當先言逕渠犂西也據注渠犂有河至龜茲東五百八十里指渠犂水無可疑者而徐氏乃云渠犂在教犂水之西所謂西有河乃誤以為由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因為教犂水不得至龜茲而別舉龜茲東川以當之於是渠犂與河皆誤移於教犂水之西矣余謂渠犂不在教犂水西即以西域傳水經注定之傳云烏魯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注云渠犂西北去烏魯二百三十里考烏魯為今布古爾地渠犂在烏魯東南三百三十里則去北河不遠何北河不言逕渠犂耶由此知渠犂確在教犂水東曲折處雖與治渠犂城西北北河近而中隔教犂水故叙北河不及之也徐氏親歷西域又注西域傳有專書故間駁其誤其他家不具論也

去烏壘三百三十里漢武帝通西域屯渠犂即此處也南與精絕接東北與尉犁接疏西域傳作六百五十里徐松曰渠犂在烏魯東南烏魯東至尉犁三百里渠犂東通尉犁不得有又南流注于河董祐誠曰今海都河南入塔六百五十里徐松曰渠犂在烏魯東南烏魯東至尉犁三百里渠犂東通尉犁不得有又南流注于河董祐誠曰今海都河南入塔里木河注中所稱凡天山南境諸大水入蒲昌海者備舉無遺當元魏時玉門以外久淪異域鄯氏博考傳記以成此注今則憲續以東盡登戶版雜川流變遷古今或異而證以輿圖大勢較然若合符節如教犂之水叙次詳盡與今遺典折不爽鄯氏之畫可謂俟百世而不惑者矣

曰教犂之水西流注于勃澤蓋亂河流自西南注也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趙釋曰一清案漢書西域傳作山國云鄯善國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書說去墨字師古遂以臆解之更不識所居何山所治何城親邵注甚分明可補史傳之闕文正小顏之曲說董祐誠曰趙氏據此注謂漢書山國脫去墨字以正小顏之誤案注稱墨山國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蓋皆西域傳文是今本漢書東脫去治墨山城四字也西城傳言西北至焉耆東南至鄯善西至尉犁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董祐誠曰蓋以注濱河得名城常在墨山東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危須當在今庫勒爾之東南濱塔里木河

注官本曰案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九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注稱塔里木河故城禪國名蓋樓蘭田士屯此非樓蘭治也蓋墜田士所屯官本曰案墜田士近刻訛作發田士即屯田卒也故城禪國名耳河水又東注于勃澤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北河自破沙東分南河至此乃注內叙葱嶺北河所終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虛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胡

是注混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虛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胡

是注混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虛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胡

是注混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虛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胡

是注混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虛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胡

之大國也蒲昌海溢官本曰案近刻脫昌字 案朱盪覆其國城基尙存而至大官本曰案近刻詛作元 案朱詛

晨發西門暮達東門澮其崖岸官本曰案近刻詛作澮其崖岸 案朱詛餘溜風吹稍成龍形西面向海官本

西字上近刻衍字案朱行趙刪刊誤曰皆字衍文因名龍城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剛堅也朱箋曰此注譌錯難以意通據御覽所引涼州異物志

海溢蓋傾剛固千里漢黎之形其下有鹽累非而生即此事也行人所逕畜產皆布毼臥之掘發其下有鹽方如巨枕官本曰案近刻詛作枕

改枕以次相累類霧起雲浮官本曰案起近刻詛作氣 案朱疏類字當衍古本必有以累作類者校寡見星日少

禽多鬼怪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爲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疏漢書西域傳蒲昌海一名

澤見本書者凡四名而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勃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一名牢爾亦名臨海則凡六名矣山海經曰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岳崇之山東望

嶽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池泡者也東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里官本曰案漢書西域傳蒲昌海去玉門

千三百里足證二書皆脫千字案朱趙干上有一字又朱作至趙改去趙刊誤曰至疏釋迦方志云其海東而少北去玉門一千三百里

黃省省本作去趙釋曰全氏曰案郭璞注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與漢書西域傳合也又東北去陽關三百里疑釋道宣所見漢書水經

注如斯今漢書水經注皆有脫誤又按佛國記自燉煌度沙河行十七日計可千五百里至鄯善國蒲昌海在善之東北玉門陽關在燉煌之

西則注作東去千三百里至確他書作三百里者皆當據此訂正蒲昌海在樓閣北漢書西域傳樓閣去陽關千六百里此亦漢書三百上

本有千字之確證廣輪四百里官本曰案近刻作廣袤其水澄渟冬夏不減疏郭注山海經作廣三四百里其水渟冬夏不減荀

詳見說其中洄湍電轉朱箋曰電御覽爲隱淪之脈當其澆流之上官本曰案近刻脫其字案朱脫趙增刊誤飛禽

奮翮于霄中者無不墜于淵波矣卽河水之所潛而出于積石也董祐誠曰蒲昌海今曰羅布淖爾蒙古語

百里停而不流天山以南葱嶺以東之水皆會于塔里木河而滯於此自此伏流至鄯他拉泉泉並發爲大河重源據注則今羅布淖爾都

善在其西南龍城在其東北也三沙當卽今敦煌西境外之沙磧古稱白龍堆二國志注引魏略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同三龍沙北頭蓋三

稱三沙矣附沙卽注所

# 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

水經注疏卷二

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並開闢入塞之始自此經當求實致也河水重源又于西塞之外出于

積石之山董祐誠曰積石山見上河水自蒲昌伏流至鳴達素齊老山而復疏石見馬貢山海經為古著名之山故特舉以表河之

披南也至鳴達素齊老山乃後起之名當歸氏時出注言出于積石之山蓋積石以西古為荒略故據積石為限也疏所出如敦煌酒泉張掖去河甚遠經言過敦煌酒泉張

無可標指蓋謂積石以西古為荒略而外之非也案朱疏山海經無南字藝文類聚八初學記六引並有南字按今河是山也萬物無不有官本曰案近刻下有疏戴嗣焉字按

趙有疏水實繞積石東南而西北流貫字最善形狀南字當作北是山也萬物無不有官本曰案近刻下有疏戴嗣焉字按

西山經郭注水經引山海經云積石山在鄯林山東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疏禹貢無自字說者多生異議山在西

河所入也此海外北經文馬貢山水澤地注引之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疏禹貢無自字說者多生異議山在西

羌之中燒當所居也疏熊會貞曰後漢書西羌傳自燒當至讀良世居河北大允谷不言居積延熹二年疏後漢書桓帝

年三西羌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

支以西濱于河首左右居也官本曰左近刻訛作在案朱

趙是為河曲矣董祐誠曰今河水繞阿木素瑪勒占木遜山東而西逕蒙古和碩特前頭旗土爾扈特前旗南又西北流逕和碩特

特南右翼末旗都特南旗南又東流入貴德邊界河曲之中為和碩特前頭旗南左疏熊會貞曰下言迷唐居大小榆谷至永元五年貫友

疏中旗南右翼中旗土爾扈特前旗及察漢諸部罕喇嘛遊牧處即析支地也疏熊會貞曰下言迷唐居大小榆谷至永元五年貫友

漢諸部罕喇嘛遊牧處非也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

河曲羌也東北歷敦煌酒泉張掖南案趙北下有運字趙釋曰一清案漢書地理志敦煌郡下有蒲昌海冥安縣南嶺

東北入澤溉民田致穀師古曰本魚澤澤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崖下意為魚澤澤師古曰冥水出北入其澤蕭勒氏言出南光中

關關曰地多泉水故以為名廣至縣宜禾都尉治昆侖酒泉郡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師古曰舊俗傳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祿福

縣呼蠶水出南光中東至會水入羌谷會水縣北部都尉治張掖郡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師古曰舊俗傳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祿福

酒泉有樂滑又曰滑滑溢也今西河朔方言謂沸溢為滑滑溢也今西河朔方言謂沸溢為滑滑溢也今西河朔方言謂沸溢為滑滑溢也

二行二千一百里朔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應劭地理風俗記曰疏此二節之文並見漢書地理志注是應

居延縣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都尉治此即三郡之水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疏此二節之文並見漢書地理志注是應

因治補注教煌郡下引耆舊記曰國當乾位地列長虛水有懸泉 酒泉其水甘若酒味故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兇虎華戎所交一都會也

羌狄說文曰郡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疏傳

哀二年趙簡子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今本說文作上大夫受郡脫縣下大夫受五字此注又脫兩受字俱當依左傳補正 至秦始皇置三十六郡以監縣矣從邑君聲釋名

曰郡羣也人所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疏按御覽一百五十七引黃泰十四州記與此所引文同此稱義仲蓋四州誤也而類聚六有誤作苗泰十四州記玉海因之恭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

時地無考玉海附是書於晉地理記下蓋以爲晉人也 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 君臣之禮彌崇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于君謂之郡 孫校曰郡非會意

丹陽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 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雁門雁之所育是也 孫校曰雁門之山出山海經則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

東冶之山因名會稽是也 官本曰案因字近翻訛作國上行會計二字 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曰元文大註東冶之山因名會稽是注所引有舛訛又東冶之名更在會稽之後蓋自區治死始有之仲瑗反以爲古地名亦誤也

河逕其南而纏絡遠矣 董祐誠曰河自蒲昌伏流重源再發並行塞外故舉三郡以表其地數種郡今安西州地酒泉郡今肅州地張掖郡今甘州地經合言過郡南注言纏絡遠明河去三郡尚遠通典必求河于三郡中誤矣 河

水自河曲又東逕西海郡南 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訛作河水自東河曲考注義乃承上河曲之文今改正 案朱詵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自東二字胡渭校改東自董祐誠曰下注引十

三州志龍夷城在臨光新縣西三百一十里王莽西海郡治此當在今青海南 漢平帝時王莽秉政欲耀威德以服遠方諷羌獻西海之地置西海

郡而築五縣焉疏 全氏曰五縣謂修遠監光與武寧廣順礮也蓋據漢志金城郡所屬莽改縣 周海亭燧相望莽篡政

紛亂郡亦棄廢 趙釋曰全氏曰案五縣謂修遠監光與武寧廣順礮也據 疏 龍會貞曰按事在居攝元年非二年全說誤且傳言莽

郡尚未棄廢考後漢書西光傳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 疏 龍會貞曰按事在居攝元年非二年全說誤且傳言莽

敗棄光還據西海爲寇則郡之乘廢在新室東漢間矣 河水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 官本曰案此十五字原本

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

訛禮改刊誤曰古李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通鑑注大小榆谷即唐之九曲在積  
石軍西三百里宋史地理志積石軍北至西甯州十里則榆谷當在今貴德廳西  
謂在迷唐之南迷唐入寇但言其率種人亦無鐘存之目  
鄯氏所言蓋本於華譚謝承等書故與范齊小有異同  
永元五年賈友代聶尙爲護羌校尉攻迷唐斬獲八百

餘級收其熟麥數萬斛于逢留河上築城以盛麥且作大船官本曰案日近刻訛作其案朱手河峽作

橋渡兵迷唐遂依河曲永元九年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八年案朱說趙改刊誤曰其全氏校改且迷唐復與鐘存東寇而還十年

謁者王信耿譚西擊迷唐降之詔聽還大小榆谷迷唐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種人二字案朱趙有趙釋曰一

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爲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飢餓不能遂出遂復背叛云云則背叛者指迷唐耳故下有與唐  
爲釋種人與官兵擊之文擊之者擊迷唐也豈有種人背叛種人復擊之之事乎其云與羌爲釋據後漢書云迷唐復還期支河曲初累姐  
種附漢迷唐怨之遂擊殺其會案由是

以諸種爲營鄯注刪落不存故難曉耳謂漢造河橋官本曰案謂近刻作兵來無時故地不可居復叛居河曲與

羌爲營種人疏唐辭以種人飢餓不肯遠出吳社等乃多賜迷唐金帛促使出塞種人更復猶驚于宗遂復背叛廢鈔而去其秋侯籍

與迷唐戰斬首四百餘級種人死解然則當刪下文爲營下之種人與三字與官兵擊之允川去迷唐數十里營止遣輕兵挑戰因引還迷唐追

之至營因戰迷唐敗走于是西海及大小榆谷官本曰案近刻脫谷案朱脫趙增無復聚落險糜相曹鳳上言建

武以來西戎數犯法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與諸種

相傍南得鐘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河以廣田畜官本曰

刻作水案宋同趙改刊疏藏改水爲河按西羌傳作濱水且上文既故能疆大常雄諸種今黨援沮懷官本曰案近刻訛

誤曰水黃省會本作河疏言北阻大河則此不應復云濱河水字是故能疆大常雄諸種今黨援沮懷官本曰案近刻訛

黃省會本作沮壞疏趙據黃省會本作沮壞按西羌傳親屬離叛其餘勝兵不過百里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

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殖穀富邊省輪轉之役上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

遂開屯田廿七部官本曰案近刻脫屯案朱趙增與建威相首尾疏朱箋曰後漢書作開屯田

屯字案朱趙無列屯夾河官本曰案近刻脫列屯案朱脫趙增

屯字案朱趙無列屯夾河官本曰案近刻脫列屯案朱脫趙增

光傳閣下有置歸義建威五字當補方與下建威相應  
後羌反遂罷案段國沙州記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  
河下亦當據西羌傳補合三十四部五字方與下文相接  
河厲長一字朱趙有百五十步兩岸築壘石作基陸節節相次大木縱橫更鎮壓疏  
初學記古引段國沙州記  
作更相鎮壓此脫相字

兩邊俱平官本白案近刻訛作來相去三丈竝大材以板橫次之施鉤欄甚嚴飾橋在清水川東也

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趙釋曰全氏曰施延疆曰水經全用後漢地名不然河關故屬金城郡也上曲陽之稱中山亦其

西也趙釋曰全氏曰道元歷叙河關一帶大河所會之水而以泚水終之舊本錯誤以注爲經于是胡渭

所謂泚水也胡氏畢趙釋曰全氏曰道元歷叙河關一帶大河所會之水而以泚水終之舊本錯誤以注爲經于是胡渭

生治水經乃有此終河右逕沙州北官本曰案右近刻訛作又案朱趙作又董祐誠曰甘肅地理志前涼以敦煌西域都護等

平通鑿呼盧古等攻沙州刺史出進虔于遼河是當時西平遼河諸郡皆屬沙州即此注所稱沙州蓋乞伏赫密以沙州刺史元嘉時隋

書經稱志稱宋新亭侯段國此注引國所撰沙州記有吐谷渾河橋有嶺山有嶺江源則今貴德循化以南諸番界直接松潘廳北境皆當

時沙州地記又有臨洮城臨洮與枹罕西秦同屬隴西郡以記言之則是時北河州雖鐵枹罕而臨洮則屬沙州矣河水所

運之沙州諸地志皆不載賴存此注猶可考證其治當在今貴德德化所治之城已不可攷詳釋注文似即漢之河關縣也段國曰澆

河朱箋曰段國沙州記云泚水與鞏江水俱出嶺西南朱趙有百七十里有黃沙沙南北一字百二十里東西七

十里西極大楊川官本曰案楊近刻作賜案朱同趙改董祐誠疏北吐谷渾傳部內有黃沙周迴數百里不牛草木吐谷渾阿對自稱沙州刺

御覽引段國沙州記作若人委乾糶於地案何焯云管人疏北吐谷渾傳部內有黃沙周迴數百里不牛草木吐谷渾阿對自稱沙州刺

帖中或以乾爲干蓋乾干古通用初月帖澆閩干噤是也疏北吐谷渾傳部內有黃沙周迴數百里不牛草木吐谷渾阿對自稱沙州刺

遠於石山其沙粗麤有如乾糶亦都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周回數百里沙州于是取號焉地理志曰漢宣

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趙釋曰齊氏召南曰今本漢志是文在破羌縣下豈誤移于河關與抑俱有而一存一脫與全氏曰案道

元注于破羌縣亦有此語而所引是應劭說則知此是班固河關之本注而應劭又再注之于破羌今本

漢書于河關下失去元注于破羌下復脫應劭曰三字猶幸是文有可考爾董祐誠曰今本漢字無此文蓋脫簡漢

郡矣黃義仲十三州記曰縣弦也弦以貞直言下體之居鄰民之位疏鄆字似不輕其誓施繩

用法不曲如弦弦聲近縣故以取名今系字在半也官本曰案此句有脫誤未詳 案朱趙漢高帝六年官

曰案原本及近刻六並訛作元據漢書改正案令天下縣邑城張晏曰令各自築其城也河水又東北流入

西平郡界左合川二南流入河又東北濟川水注之官本曰案此二十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上文關

作卑箋曰謝云據後注西卑當作西平趙並改刊誤曰二十七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晉書地理志西平郡鄆西都臨羌長前安夷四縣元

和郡縣志後漢獻帝分金城置西平郡後魏以為鄯善鎮蓋在河西北界今自貴德以北皆西平郡地又曰今貴德縣西北有公庫勒諸水疑

即二疏按下稱水出濫濟隋志亦云河津縣有潛水似此濟當作濫然考通典達化縣有洪

川也疏濟鎮後周武帝遂吐谷渾築在縣西二百七十里洪濟蓋取濟川為名則濟字不誤水西南出濫濟東北流入大谷

董祐誠曰谷當在今貴德南大谷水北逕澆河城西南董祐誠曰元和郡縣治南涼禿髮烏孤以西平河南地為澆河郡下注云有二城東西

在今貴德南一百二十里則城董祐誠曰今貴德縣東有野橋下必拉西有和卓關

在今西寧縣西南近今貴德廳治董祐誠曰今必拉皆出隴南北流入河未審何者為濟川水也河水又東逕澆河故

城北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東說也有一城東角倚疏疑當作倚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

里宋少帝景平中拜吐谷渾阿豺釋曰一清案通疏能會貞曰按宋書吐谷渾傳作阿紫又作阿為安西將軍

澆河公即此城也河水又東北逕黃川城董祐誠曰城無攷唐書地理志達化縣河水又東逕石城南董祐誠

那縣治鄆州化城縣郭下本後魏石城縣黃河在縣南八十步即此城也左合北谷水官本曰案此二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

當經西甯縣直南臨河水魏書地形志無石城縣蓋屬鄆州今本闕也左合北谷水官本曰案此二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

當在今西寧縣南昔段頗擊羌于石城投河墜坑而死者八百餘人疏范書段頗傳延熹中分兵擊石城羌斬首

異此當別本即于此也河水又東北逕黃河城南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說謂改刊誤曰十字是注

太守諸書無黃河郡則黃河郡即遼河郡也太平寰宇記引周地圖記云遼河郡後魏太平真君十六年置澆河郡開疏能會貞按遼黃二

鄆州今本地形志鄆州下郡縣俱闕此注稱黃河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當在今西寧縣東南巴燕戎格廳西境疏字通用或以此黃

河為遼河之訛失之今巴燕戎格廳西百餘里有金剛城南疏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河水又東北逕廣遠城

河塘疑即郡故城西甯府治謂在碾伯縣東南與鄆注不合

北趙縣曰全祖望曰先司空公曰廣威即廣威看同字異字文蓋取此城以名縣董祐誠曰通典與鄆州廣

右合烏頭川水官本曰案

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右訛作又案朱詒趙疏按寰宇記河州抱罕烏頭川在郡東吳宋抱罕縣即今河州今巴燕戎格廳西小積石山

改刊誤曰十六字是注混作經又朱趙右作又疏為古唐述山此注下叙唐述山於臨津溪白土川等水之後尚在今河州之西北則烏頭

川不得在抱罕東也董氏以出貴德西南之水當之亦未合上石城當今水發遠川引納支津北逕城東而北流注于

西寧縣直南此水不得反在西寧西南也當在貴德德東近循化廳境水發遠川引納支津北逕城東而北流注于

河董祐誠曰今有清水河出貴德廳南東流合南來一水北流東為循化廳界水發遠川引納支津北逕城東而北流注于

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後漢書馬武追擊光到東西郡注云蓋以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郡也在今化隆縣東案化隆即化城

唐為鄆州郭下縣鄆州故石城也鄆川城當在今巴燕戎格廳所屬土司境元和郡縣志合川郡守提在鄆州南百八十里鄆合聲相近疑為

一疏能會貞曰元和志米川縣前涼張天錫于此置鄆川戌後魏孝昌二年于戌城置廣威縣是鄆川戌即廣威而注分廣遠鄆川在河水

地南北未知孰是守敬謂當阜廣遠或在河水南後魏置縣於河北鄆川城當在今巴燕戎格廳所屬土司境元和郡縣志合川郡守提在鄆州南百八十里鄆合聲相近疑為

為名亦城之左右歷谷有二水右是也趙釋曰一清案後漢書馬武傳章懷注曰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郡也董祐誠曰今巴燕戎

格廳西境東有克欠河西有導自北山南逕郡亭注于河疏能會貞曰按鄆亭即上鄆川城蓋置亭於城則城亭一也故城

克率河疑即東西郡水也導自北山南逕郡亭注于河疏能會貞曰按鄆亭即上鄆川城蓋置亭於城則城亭一也故城

其例恐不免歧而二之也河水又東臨津溪水注之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自南山北逕臨津

城西董祐誠曰晉書地理志永寧中張軌分西平界置晉興郡而北流注于河董祐誠曰水當

北白土城南官本曰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詒趙刊誤曰十三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二漢志白土皆屬上

北注引十三州志巴燕戎格廳治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疏善遠六十里準以地望六上當入河之間去此

有白土城官本曰案近刻脫有字案朱詒趙增城在大河之北而為緣河濟渡之處官本曰案之處原本訛作之北近

刊誤曰黃省曾本無逸字全氏曰北字是地字之誤今以通鑑注所引按正之案即作處字義亦通北字衍文趙釋曰全

氏曰案胡三省曰漢左南津之白土城晉置白土縣屬金城郡其漢上郡之白土縣乃後魏新平郡之白土縣不可謂也魏涼州刺史



又東南注于河董祐誠曰水當近今巴燕戎格應治河水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官本日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

格應西北俱有水會兩川上當脫左字參差夾岸連壤朱作壤變曰舊本負險相望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

山峯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豎競勢爭高遠望參差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壁舉岸

無階懸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達者官本日案達近刻作達案朱趙作進

津造因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每時見神人往還矣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俗人

不悞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彼盲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為唐述山官本日案之為近刻訛作爲之案朱說

元和郡縣志抱罕縣積石山一名唐述山今名小積石山在縣西北七十里又龍支縣積石山在河關西南羌中不過藉縣表

山在縣西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抱罕縣分界今為河州西北黃河之北巴燕戎格應之西疏漢志積石山在河關西南羌中不過藉縣表

刪光中二字耳大小榆谷可曲屢見西道傳安得謂漢時不通中國此注以河曲為積石與史漢合符此山自名唐述初無積石之目自章懷

注桓帝紀稱積石在龍支縣南已混濁不清自唐儀鳳中於鄯州西百二十里置河源郡又於澆河城置積石軍而積石遂移於唐述然李吉

甫張守節尚以河曲為大積石以唐述為小積石至杜君卿則直以龍支之積石為禹貢之積石此杜氏之巨謬趙氏不能證之何耶指其堂密之居謂之唐述窟其懷道宗玄之士

皮冠淨髮之徒亦往棲託焉故秦川趙改州何誤曰秦川黃省曾本秦州記曰疏御覽五十五引秦州記河峽

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疏唐述窟深四十丈高四十丈御覽五十五引秦州窟但言高是有脫文

西二里有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書五笥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字案朱

疏御覽作五卷原注唐衛亮南安人也趙得曰地理今釋積石山在今河州北一百二十里水經注謂之唐述山其西五十里有積

積石而東今西平郡郡東支縣界山是也案諸家言積石者多以此為小積石別有大積石去此尚十餘里其說蓋本于漢書西域傳謂河源出

于闐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下積石積石為中國河之文其實禹疏功之始即此積石更無所謂大積石也歐陽忞與地

記云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其言甚正蓋河源在吐蕃境漢時吐蕃未通中國武帝以于闐山出玉

下封

**有水** 官本曰案下封未詳疑是地名趙刊誤曰錢曰下封當作崖下全阻望云非也下封即下邳也字不誤案元和郡縣志云後魏避道武

諱改爲夏封而魏收地志不載此縣惟馮翊連勺縣下云下邳城則其後廢省矣然秦州天水郡之上封云避道武諱改則夏封

易名李宏憲不爲無據也董祐誠曰戴氏曰下封未詳疑是地名趙氏引全氏疏全氏謂下邳即下邳按下邳在馮翊連勺之水安得

說謂下邳即下邳避道武帝諱然下邳與此相距絕遠當從戴氏闕疑爲正疏導自唐述山全說賸賸朱箋謂當作崖下是也戴氏疑是

亦非導自是山溪水南注河謂之唐述水董祐誠曰水當在河水又東得野亭南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

此下叙野亭水所出之文亦脫案朱說趙改又得爲選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標全氏曰先賸公云疏熊會貞曰注所叙之研川水在

得當作逕野亭是地名於例不得得董祐誠曰戴氏曰南字有訛舛此下叙野亭水所出之文亦脫疏河南若全說作河水逕野亭南

則野亭在河北與研川水中隔大河研川水入河處安得謂之野亭口且不先言研川又東北流歷研川謂之研川水又

水所出突言又東北流亦無此文法於文當云河水又東得野亭水口且先言研川乃合

**東北注于河** 董祐誠曰水當謂之野亭口官本曰案朱說趙改又得爲選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標全氏曰先賸公云疏熊會貞曰注所叙之研川水在

狹口渡河治及治之誤治野亭同即野城口也河水又東歷鳳林北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註作經案朱說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

鳳山名也五巒俱峙者彥云官本曰案朱說趙改又得爲選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標全氏曰先賸公云疏熊會貞曰注所叙之研川水在

州記曰枹罕原北名鳳林川中則黃河東流也河水又東與瀧水合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註作經案朱說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

字是注混作經疏水導源塞外羌中董祐誠曰水今曰大夏河源出循化廳西南通鑑疏按漢志但言水出塞外鄠氏則增羌十字考

校曰瀧漢志作離水導源塞外羌中董祐誠曰水今曰大夏河源出循化廳西南通鑑疏按漢志但言水出塞外鄠氏則增羌十字考

瀧水發源處近蓋此本羌地也故地理志曰其水出西塞外東北流歷野虜中逕消銅城西董祐誠曰城當在今循化廳南水出

**東北逕列城東** 官本曰案朱說趙改又得爲選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標全氏曰先賸公云疏熊會貞曰注所叙之研川水在

南逕列城北又按列城在河州西南與注所叙之城適合即此城無疑惟河形近錯考地說無目蓋出自戎方矣左合列

出朱本又倒河字於死字上也下但稱列城則又省文耳觀水單稱列水其明徵矣

**水出西北溪東北流逕列城北右入瀧水** 官本曰案朱說趙改又得爲選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標全氏曰先賸公云疏熊會貞曰注所叙之研川水在

達那阿林南有水東流合和爾藏必拉疑即列水也城居二水之會也瀧水又北逕可石孤城西董祐誠曰城當在今循化廳西南山曰

**疏** 熊會貞曰按趙謂西北下落山字是也謂即白石山則非下東南流逕黑城南 董祐誠曰城南在今循化廳南 又東南枝水左出焉

又東南入瀧水 董祐誠曰水當在今循化廳南 瀧水又東北逕榆城東 董祐誠曰城當在今循化廳東南 榆城溪水注之水出素和細

越西北山下東南流逕細越川 官本曰案逕下近刻 有夷俗鄉名也 又東南出狄周峽 董祐誠曰當並在今循化廳西南 東南

右合黑城溪之枝津津水上承溪水東北逕黑城東東北注之榆溪 董祐誠曰水當在今循化廳南 又東南逕榆城

南東北注瀧水瀧水又東北逕石門口山高險峻絕 官本曰案近刻脫峻字 **疏** 熊會貞曰寶字記河州鳳林縣

山高險絕則注本無脫文朱箋云御覽引作高險峻絕戴氏遂以為據然非也 對岸若門故峽得厥名矣疑即皋蘭山門也 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石門山在鳳林縣東北二十八里即皋蘭山

門也 鳳林縣東北二十八里即皋蘭山 記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漢武帝元狩三年 **疏**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霍去病傳並作二年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漢書帝紀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寶字記為是山在今河州西南

逕白石山北董祐誠曰山當應劭曰白石山在東羅溪水注之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案朱水出西南山下

東入瀧水董祐誠曰今牛脊河出河西南牛脊山東北入大夏水疑即瀧水也瀧水又東左合罕并南溪水朱無瀧字趙增刊水出罕并西官本曰

脫水水字東南流逕罕并南董祐誠曰蓋罕并差注之下案本曰案此二字近刻訛在前瀧水逕東南

阪在袍罕西北罕并焉趙釋曰一清案此句有脫字顯氏謂禹方輿紀要云罕并谷在河州疏按通鑑宋元嘉六年秦南安

應河西湖注引水經注云在罕并溪顯氏所本刊刻訛誤為渡耳通鑑又云秦西安太守蔣者昔慕容吐谷渾自燕歷陰山西

馳而創居于此疏傳昔書吐谷渾傳但有西附陰山無創居于此之說此當是閻氏本舊晉書文又按宋書吐谷渾瀧水又東

逕唐之袍罕皆即今河州治此注引十三州志瀧水在城南門前東過今大夏河北至州城尙四五里而洪水河經州南

罕侯邑也官本曰案袍罕近刻作罕羌案朱同趙故袍罕羌刊誤曰故罕當作袍罕今本漢志注亦誤顯疏漢志作故罕羌侯邑也

光立名當作故袍罕羌侯邑也十三州志曰袍罕縣在郡西二百一十里趙釋曰一清案漢志袍罕縣與此同袍罕縣以袍罕

金城後漢屬隴西此郡則謂隴西也觀注下云安故隴瀧水在城南門前東過也瀧水又東北故城川水注之水

有二源南源出西南山下東北流逕金紐大嶺北官本曰案紐大二字近刻訛作細北案朱作細北趙故紐北刊

案太平寰宇記金紐山在大夏縣西二十里亦有又東北逕一故城南又東北與北水會北源自西南逕故城

北右入南水亂流東北注瀧水董祐誠曰今河州東南有廣通河有二源當和政驛東瀧水又東北左合白石川

之枝津水上承白石川東逕白石城北董祐誠曰當即又東絕罕并溪又東逕袍罕城南董祐誠曰此後

疑即今河州治又東入瀧水董祐誠曰今河州西南洪水河源出大滸河流瀧水又東北出峽董祐誠曰峽在北流注于河

咸曰今灘水發源循化廳西南邊地東流逕邈南又東北流逕河州南折北流逕州東及東北地理志曰灘水出白石縣西塞入河在漢爲逕白石枹罕二縣境故漢書地理志曰白石縣灘水出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

**外東至枹罕入河河水又逕左南城**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註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當在今巴燕戎格廳之東大夏河口之北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者

引十三州志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註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當在今巴燕戎格廳之東大夏河口之北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者

咸曰晉書載記張瑄從左南渡河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註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當在今巴燕戎格廳之東大夏河口之北大河又東逕赤岸北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註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當在今巴燕戎格廳之東大夏河口之北即河夾岸也董祐誠曰晉書載記張瑄從左南渡河大河又東逕赤岸北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註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當在今巴燕戎格廳之東大夏河口之北

屯于河夾岸麻秋襲敗之當在今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註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當在今巴燕戎格廳之東大夏河口之北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廣四十丈義熙中乞佛于此河上作飛橋

橋高五十丈三年乃就河水又東洮水注之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註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當在今巴燕戎格廳之東大夏河口之北地理志曰水出塞外羌中趙釋曰一清案漢志隴西郡臨洮縣洮水出西羌中沙州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巒臺山孫校曰初學記引此正作巒臺

山南即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山海經曰白水出蜀郭景純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疏今本山海經郭注作從臨洮之西傾故段國以爲墊江水也疏魏源開於羣察曰此水東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河水也其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岩渠始號墊江至巴郡入江

墊江縣去巒臺山甚遠蓋因水之流經墊江縣而號墊江遂並上流亦被以墊江之名也洮水同出一山故知巒臺西傾之異名也孫校曰元和郡縣志洮州臨潭縣洮水出縣南三百里巒臺山即禹貢西傾山也太平寰宇記西傾山在今金城西南大河所經

山脊南北橫互洮水出其東曰巴爾巴必拉東南流折而東流爲洮河其西即黃河常藉石東東流折而北流又折而西北流之處迤南山脊東出有水出其陽爲祥楚必拉即墊江水源下會西漢水入江山爲江河之大戒故禹貢導山以西傾爲次陰例之者

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官本曰案近刻脫選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北流吐谷渾者始是趙作東燕慕容之枝庶因氏其字以爲首類之種號也故謂之野虜自洮巒南北三百里中地草徧是龍鬣而無樵

柴洮水又東北流逕洮陽會城北官本曰案近刻脫洮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逕下落洮水董祐誠曰晉書地理志洮陽屬狄道郡惠帝立後廢元和郡縣志後周置洮州唐爲洮州治臨潭縣其城東西北三面

並枕洮水巒臺山在縣西南三百里與此注所引沙州記巒臺城東沙州記曰巒臺東北三百里有會城疏熊會貞曰按巒北三百里有會城正合今洮州廳西南七十里故城即洮陽城也

沙州記曰巒臺東北三百里有會城疏熊會貞曰按巒北三百里有會城正合今洮州廳西南七十里故城即洮陽城也

疏熊會貞曰按巒北三百里有會城正合今洮州廳西南七十里故城即洮陽城也

疏熊會貞曰按巒北三百里有會城正合今洮州廳西南七十里故城即洮陽城也

疏熊會貞曰按巒北三百里有會城正合今洮州廳西南七十里故城即洮陽城也

疏熊會貞曰按巒北三百里有會城正合今洮州廳西南七十里故城即洮陽城也

疏熊會貞曰按巒北三百里有會城正合今洮州廳西南七十里故城即洮陽城也

疏熊會貞曰按巒北三百里有會城正合今洮州廳西南七十里故城即洮陽城也

八引沙州記西弘城當作強山東有西強城因山爲名可容四百餘人即沙州城臨洮水者也建初二年羌攻南部都尉

于臨洮上遣行車騎將軍馬防與長水校尉耿恭救之諸羌退聚洮陽疏按自建初二年至致之傳及

西羌傳亦載其事後漢紀亦載之惟未明指羌攻南部都尉耳而皆無諸羌退聚洮陽之說此本他家後漢書即此城也洮水又東逕洪和山南官本曰案洪近刻訛疏按此

不先實指其名詞意不貫亦有誤據地形志魏有洪和郡又寰宇記本吐谷渾之鎮謂洮州元和魏縣志貞觀四年洮州

自洮州城移治故洪和城八年復舊美相縣西至州七十五里貞觀移州縣亦隨徙是洪和在洮陽東七十餘里也今爲洮州廳治方輿紀要

魏獨支敗秦羅于侯和涼張駿置侯和屯護軍符秦王猛討叛羌使別將守侯和後魏太和十五年吐谷渾俯泥和城留戍戍攻之侯和洪

和泥和迷和即一城也晉轉耳案下注言又東逕迷和城北則迷和在洮水南與洪洮水又東逕迷和城北董肅誠曰城當疏在今岷州西

熊會貞曰按通鑑齊永明九年泥和城注泥和即水經注所謂迷和城是也而引宋白曰洮州臨洮郡城本名洮陽在洮羌名也趙釋

水之北乃吐谷渾所築南臨洮水極險峻今謂之洪和城則又泥此注之洮陽洪和迷和二城爲一趙氏據之亦爲所惑羌名也趙釋

清案魏志鄧艾傳景元三年破姜維于侯和通鑑齊武帝紀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輒修臨洮泥和趙釋

水極險峻今謂之洪和城共即和又東逕甘枳亭歷望曲孫校曰望曲在今岷州西南董肅誠曰注言在臨洮西南是洮水逕其

引此注爲證當在今岷州西南在臨洮西南官本曰案近刻脫臨洮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望曲在疑作石案非也後漢書馬防傳去龍桑城

二百里官本曰案近刻脫城疏案朱脫趙增洮又水東臨洮逕縣故城北董肅誠曰二漢志縣並屬隴西郡晉志屬狄道郡魏書地理志有

州城即秦臨洮城案再治洮水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書于斯水上魏玄圭是也疏按向書璣琬

石玄圭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賜佩引見類聚十一道甲開山圖禹游於東海得玉圭碧色引見後漢書張衡傳注又游魯門神探玉簡授之

禹執節平定水土引見路史後紀注十三皆不載至洮水受黑玉書事未詳鄭氏所本寰宇記澄樂縣本秦之臨洮縣岷山在縣南一里山黑

無樹木其西有天神洮水經其下即夏禹見長人受黑玉書處洮水又東北流屈而逕索西城西建初二年馬防耿恭從五溪祥蓋趙

曰朱氏謀據錢谷出索西與羌戰破之築索西城徙隴西南部都尉居之俗名赤水城官本曰案近刻脫疏按向書璣琬

脫趙增亦曰二字印誤曰赤水城上全氏校增亦曰二字疏按馬防傳注道典並作赤城以魏赤水縣證之則作赤水城俗名二字案朱

孫校曰臨洮城亦名赤水城則洮水即赤水出昆侖者也疏按馬防傳注道典並作赤城以魏赤水縣證之則作赤水城俗名二字案朱

吐谷渾西道至之曼頭城故之乘勝至赤水城復故之是曼頭城在臨羌城之西赤水城更在曼頭城之西唐書吐蕃傳有河源故城在青海南本吐谷渾亦水城是也此城在今隴州東北則在古臨羌城之東南數百里其非一城審矣 亦曰臨洮東

城也 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赤水縣沙州記曰從東洮至西洮一朱趙有百二十里者也洮水又屈而北逕龍

桑城西而西北流馬防以建初二年從安故五溪出龍桑開通舊路者也 疏 龍會貞曰按此數語不見

武中來欲破光於五谿可馬彭謂襄武有五谿聚此 俗名龍城 趙釋曰一南秦龍桑城六朝史亦作桑城通鑑因之蓋書之也不然

安故五谿不同然襄武之西北即安故地實相接也 龍會貞曰按此數語不見

城稱太和十年置城當在今 疏 按龍桑城在洮水東俗但省稱龍城故魏因置龍城縣若 洮水又西北逕步和亭東 董祐誠曰

隴州東北麻里諸土司境 疏 桑城在洮水西鄭氏另叙於下乃別一城也趙誤混為一 洮水又西北逕步和亭東 董祐誠曰

步和川水注之 孫校曰步和 水出西山下東北流出山逕步和亭北東北注洮水 董祐誠曰水當在

東北 洮水又北出門峽 董祐誠曰峽當在 歷求厥川 趙改歷東歷川刊誤曰箋曰求一 蕈川水注之 趙川上增增字下同刊

注可證後並同孫校曰 疏 龍會貞曰北魏地形志河州洪和郡有蕈川縣水以蕈川名 水出桑嵐西溪東流歷桑嵐川又

曹川水在狄道州南 疏 故蕈蕈川縣趙據下文於川上增增字誤蓋下文別一水也 水出桑嵐西溪東流歷桑嵐川又

東逕曹川北東入洮水 董祐誠曰今狄道州南十里有鎮林 逕偏橋出夷始梁右合曹塢川水 疑即抹邦河董祐

誠曰今狄道州南有南川水源出州東南渭源縣界露骨山西 水東南出石底橫下 朱趙無水字出字趙刊誤曰箋曰宋

北流逕抹邦山曰抹邦河至州南六十里入洮疑即曹塢川水 城通鑑注保欲自桑城奔河西也城當在今狄道州西南土司境 疏

曹塢川西北注洮水 洮水又東北逕桑城東 趙桑上有龍字董祐誠曰晉書載記劉曜陷安定南陽王保遜于桑

龍會貞曰趙於桑上增龍字非也 又北會藍川水 孫校曰藍川水 水源出求厥川西北溪 北溪南流歷川 案求厥朱

來歷趙改東歷並有南流歷川四字趙刊誤 東北流逕藍川歷桑城北 官本曰案近刻說作歷水城城北 案朱趙桑水朱

曰來當作東趙釋曰一清案此處有脫字 東北流逕藍川歷桑城北 城趙刪刊誤曰城字重文宜衍趙釋曰一清案魏書地形

志洪和郡藍川縣其君八年置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河州洪和郡藍川 疏 全讀載刪一城字載並改水作桑非也按地形志洪和郡有水

非訛桑水隋志後周改曹川為水池 東入洮水洮水又北逕外羌城西 董祐誠曰城當 在今狄道州南 又北逕和博城東 董祐誠

蓋周廢曹川縣移水池於曹川城也 官本曰案水字近刻亦作川案朱趙同孫校曰和博川水在狄道州南今名邦金川董祐誠

在今狄道州城在山內左合和博川水 誠曰水當在今狄道州西南土司境州西南有水出番界山曰札嗎爾阿林東北流逕入

角城北入于洮水未知其為藍川與和博川也

董祐誠曰二漢志縣並屬隴西郡晉省十六國春秋前涼復置郡西秦亦曰安固郡魏書地形志無之是縣廢也注引十三州志縣在郡南四十七里郡謂隴西郡二漢並治狄道也故城當在今狄道州南地理志官本曰案朱近刻隴

西之屬縣也十三州志曰縣在郡南四十七里蓋延轉擊狄道安故五溪反羌官本曰案反近刻隴

曰及當大破之即此也洮水又北逕狄道故城西官本曰案狄道原本並降狄道據漢書刪下同案朱趙有降字下

涼置武始郡太平寰宇記晉惠帝時以狄道為降狄道十三州志云降狄道今曰武始魏書地形志河州武始郡領狄道縣此云故城疑有改

治戴氏據漢書刪去降字今案寰宇記所引十三州志即此注所稱關駒說是原本降字後人因前後文而誤增耳

今狄道州南里許有舊土城俗名番城當即狄道故城關駒曰今日武始也洮水在城西北流官本曰案北流近刻隴東

字刊誤曰又北隴水注之官本曰案隴近刻隴東字衍文又北隴水注之作壩案朱詒趙改即山海經所謂濫水也孫校曰隴水原出渭源縣界西北流逕狄道州東

山海經稱濫水西流注于漢水漢字當誤疏熊會貞曰按此與前出濫水之濟川水各別水出鳥鼠山西北高城嶺董祐誠曰今渭源縣北分水嶺

則濫水源也西逕隴坻州東此與天水之隴坻地異而字亦異注引揚雄解嘲釋若坻頽文選注引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坻丁

禮切草昭曰坻音若是理之是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曰坻依應說則當作坻耳其山岸崩落者聲聞數百里故揚雄

稱響若坻頽是也又西北歷白石山下董祐誠曰當在今狄道州東地理志曰狄道東有白石山趙釋曰一清案狄道稱

樂史太平寰宇記云蘭州狄道縣漢書地理志屬隴西郡惠帝時改為濫水又西北逕武街城南官本曰案街近刻隴作階案朱

武始郡以狄道為降狄道則是晉時改稱道元引班志稱降其隄耳濫水又西北逕狄道故城東百官表曰縣有蠻夷

置武街護軍當在今狄道州東疏載改階作街是也按通鑑晉永和二年唐開元二年注引此並作街

謂之道公主所食曰邑官本曰案近刻詠作有公主曰邑案朱趙作有公主謂之邑趙釋曰全氏曰案本表應劭曰反

舌左稚不與華同須有譯言乃通也漢隴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應劭曰有隴坻在其東

故曰隴西也疏應劭本漢志注而今本漢志作有隴坻在其西也不可通據此是脫東故曰隴四字神仙傳曰封君達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歲視



之如年三十許騎青牛故號青牛道士王莽更郡縣之名郡曰厭戎縣曰操虜也昔馬援爲隴西太守六年爲狄道開渠引水種秔稻而郡中樂業卽此水也濫水又西北流注于洮水官本曰案流下

近刻衍選字案朱衍韻刪刊誤曰選字衍文董祐誠曰今東略河自謂源縣西北流入狄道州境道州城東又逕城北入洮水案朱說洮水右合一水董祐誠曰今洮水自會東略河後右合之水有打

又北有石井泉皆在狄道州左會大夏川水官本曰案左近刻訛作右案朱說水出西山二源合舍而亂流逕金

紐城南官本曰案刻訛作柳下同案朱增作柳下同趙釋曰全氏曰金柳亦金紐之轉音魏書地理志大夏縣有金柳城董祐誠曰魏書地理志大夏有金柳城隋書地理志大夏有金紐山太平寰宇記大夏縣西二十里金劍山亦有金劍故城一號金柳城今

案金紐金柳金劍皆一疏熊會貞曰按寰宇記一號金柳城下有卽前涼會稽金劍縣於其中句是有金柳城之由董氏引寰宇記爲證不也當在今河州東南疏當刪又本作金紐句作金柳者音同通用作金劍者形近致誤董氏渾言金紐金柳金劍一也亦失於裁斷至戴

怨謫改柳作紐則並地形志不照尤爲疏矣十三州志曰大夏縣西有故金紐城去縣四十里本都尉治又東北逕大夏縣

故城南董祐誠曰二漢志縣並屬隴西魏書地理志金城郡領大夏此曰故城則縣當徙治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並云大夏縣西北至河州七十里金劍山在縣西二十里而此注引十三州志縣西金紐城去縣四十里本都尉治是唐宋之大夏卽元魏大夏城

當在今河州東南境接狄道州界疏始大夏漢縣晉廢寰宇記引十六國春秋張駿十八年分武地理志官本曰案志下近刻王

莽之順夏晉書地道記曰縣有禹廟禹所出也又東北出山注于洮水董祐誠曰今云於河自河州東南合

東北流逕狄道州西北又東洮水又北翼帶三水亂流北入河董祐誠曰洮水今自鞏昌府洮州隴西東南流折東北流逕

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

疏熊會貞曰經言洮水過允吾縣在洮水注河之後則允吾似當在今洮口之東北然注引關

又東逕允吾縣北爲鄭伯津則小晉與城在閬門河入湟之西據今圖洮口在大通河入湟之東南約五六十里使允吾更在洮口東北則西

去小晉與城七十八里矣與關云四十里不合考洮水入河處西去河關四百五里而經云河水過河關縣北洮水從東南流注之細玩文意

知經專主洮水發源處言不主入河處言也今據圖說定允吾在洮口之西北金城郡治也漢昭帝始元六年置王莽之西海也莽又更允吾爲修

遠縣河水逕其南不在其北董祐誠曰二漢志允吾皆金城郡治晉廢元和郡縣志廣武縣前涼置廣武郡關皇龍郡置縣允

吾故城在縣西南一百六十里又龍支縣本漢允吾縣後魏于此置金城縣是允吾在後魏爲廣

武金城而地形志並闕疑皆屬鄆州也唐廣武縣即今莊浪臨洮允南趙作有湟水董祐誠曰湟水出云恩允吾縣北與此不合元和

吾故城當在應西南河水之北西接巴燕戎格廳界南接畢蘭縣界南趙作有湟水縣治舊州湟水縣郭下本漢破羌縣地龍支縣本漢

允吾縣北至州一百二十五里是允吾在破羌南以下文湟出塞外東逕西王母石室石釜西海鹽池北孫按曰西海

水逕破羌城南及湫水不言逕允吾縣推之此南字當作北仙海西仙曹相近董祐誠漢書地理志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即此注本僊海即西海今青海亦曰

古曰庫克諾爾鹽池在其西南蒙古曰達布遜諾爾庫克諾爾青達布遜諾爾則積水之名也湟水出青海東北實不遠青海鹽池之北

漢志北則湟水所出蓋指縣北言之與上西故闕圖曰其西即湟水之源也地理志曰湟水所出官本日案出近

北一例非蒙上僊海鹽池也鄒氏偶失檢耳趙有趙詳曰一蒲案漢志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至允吾入河西有須抵池水長所引一名

趙有趙詳曰一蒲案漢志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至允吾入河西有須抵池水長所引一名

割截之誤且先引注文而後言臨羌亦未合又僊海當作僊海僊字形相近近說孫按曰太平寰宇記湟水縣四望山有水出其賜以有

湟河亦謂樂都水又東南流逕龍夷城董祐誠曰即河水所逕之西海郡也後漢書永元中曹鳳請收復西海郡將徒十屯

流逕郡南推之城當在今青海南故西零之地也十三州志曰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孫外來釋碑伯

縣南王莽納西零之獻以為西海郡治此城疏龍夷城下脫北字西羌傳曹鳳將徒十屯龍善注謂善即龍支也鄆州

其地在今磧伯縣西南曹鳳為金城西部郡尉屯龍善為建復西海郡縣之計尙未屯西海郡也若龍夷即西海郡治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

十里遠出龍支之西董氏謂龍夷即龍善非也會貞按上文言河水逕西海郡南不言逕西海則西海郡城去河水必較近西海為近此言湟

水東南流先逕龍夷城後逕卑不羌海則龍夷城必較卑不羌海為西合前後文審之西海郡當在西海湟水又東南逕卑不羌

海南董氏謂在今青海南誤一統志謂在青海東充誤顯景范不得其地但在青海上亦失於不考湟水又東南逕卑不羌

海北董祐誠曰卑不羌海即西海也今湟水出青海東北有二源當和碩東上旗之南右翼後旗南左有鹽池闕圖曰縣西

有卑不羌海者也趙詳曰一清案漢志臨羌縣下注引闕圖曰西有卑和羌即獻王莽地世謂之青海疏寶字記甘州張掖

張水脈甘峻山南與張掖河合即鮮水也按括地志關門山一名合黎山一名窮石山在甘州刪丹縣西南七里淮南子弱水源出窮石山又

名合黎一名羌谷水一名鮮水亦名張掖河自吐谷渾界流入甘州張掖縣是鮮水在張掖寶字記所引水經注蓋弱水黑水篇文今佚亡耳

趙氏因青海有鮮水之疑當在此下失之東去西平一百五十里水脈甘峻山南與張掖河合即鮮水也今本無之方輿紀要云西海亦曰僊海

道元曰古西海之地也亦曰青海亦曰卑不羌海亦曰鮮水海湟水東流逕湟中城北董祐誠曰亦曰小湟中通經注湟水兩岸

亦曰允吾谷鹽池西海則其總名也有張掖境謂之張掖水故小月氏之地也十三州志曰西平張掖之閒大月氏之別

渡河入小湟中是也城當在今青海東湟水南

水經注疏卷二

三三

小月氏之國范曄後漢書曰湟中月氏胡者其王爲匈奴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蔥嶺其弱者南入山從羌居止故受小月氏之名也後漢西羌傳曰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以奴隸亡入三

河疏西羌傳注三河黃河賜支河湟河也羌怪爲神官本曰案近刻脫怪字案朱脫趙增推以爲豪河湟之間多禽獸以射獵爲事遂見敬

信依者甚衆趙釋曰沈氏病異曰道元引此文不甚了然爰劍以彼焚不死故羌神之又以教民田畜故羌敬信之不應節去其曾孫忍因留湟中爲湟中羌也湟水又

東右控四水導源四溪東北流注于湟董祐誠曰四水當在今青海東南繞維斯南右翼頭旗之東湟水又東逕赤城北董祐誠曰隋書大業中宇文述出西

平至臨羌城進吐谷渾曼頭赤水二城疑亦水城即赤城正當臨羌之西也城當在今繞維斯南右翼頭旗東而東入經朱同趙戎峽口右合羌水出西南山下官本曰

脫一水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

逕又東北逕臨羌城西董祐誠曰此即下臨羌縣故城也二漢志縣屬金城郡晉志屬西平郡後魏廢注別見臨羌新縣故城則此爲漢故縣矣注引三州志臨羌新縣在郡西晉今龍夷城在臨羌新縣西晉子里故縣新縣中隔湟水相去不遠西平郡即今西寧府城以道里約之臨羌城東至今西寧縣接言里出邊外百里西東北流注于湟官本曰案近刻脫注

去西海郡幾百里也當在西寧縣西銀海堡邊外輝特南旗之東北圖爾根察罕必拉入湟水處案朱脫趙增刊

誤曰東北流出西南山東流入博羅沖克河當即羌水也

湟水又東逕臨羌縣故城北孫按曰臨羌故城在青海之東漢武帝元封元年官本曰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沈氏曰據史漢表乃封臨察非臨羌是元封非非符全氏曰臨察漢表云屬河內當是鄆亭之名也

以封孫都爲侯國疏全氏漢志稽疑云漢八分北不過涿郡中山是也余按臨羌去西河上郡甚遠當是鄆氏所見史文王莽之監羌也疏今本漢志作監羌王莽孫曰當依此作

作臨羌不復詳審故率筆書之下文以西平封公孫渾邪爲侯國亦誤

監謂之綏戎城非也湟水又東盧溪水注之西南盧川東北流注于湟水董祐誠曰水當在今西寧縣西邊外接青海海境

湟水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董祐誠曰臨羌徙治年代無考注言故城當魏晉間所徙也注引三州志在郡西百八十里郡即西平郡城當在今西寧縣西邊外接青海海境闕顯曰臨羌新縣在郡西百八十里湟水逕城南也城有東西門西北隅有子城湟水又東右合溜溪伏溜石

杜蠡四川東北流注之董祐誠曰四川當在今西寧縣西左會臨羌溪水水發新縣西北東南流歷縣北東南入湟

水廣祐誠曰今和碩特南左翼末旗東南有水合四水東遼水又東龍駒川水注之水右出西南山下官本日案右近

水南流至西寧縣西鎮海堡入遼水疑即臨光緒水也遼水又東龍駒川水注之水右出西南山下刻訛作又案朱

說趙改刊東北流逕龍駒城董祐誠曰城當在今西寧縣西注不言遼城之東西北流注于遼水董祐誠曰水當

日又當作右東北流逕龍駒城明西寧衛志謂城在鎮海堡東則水當逕其東也北流注于遼水在今西寧縣西

又東長寧川水注之水出松山董祐誠曰長寧水合自北川河有源東源即此水西源則養女川水也東源有三水

逕晉昌城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川案朱說趙改刊誤曰川當作城董祐誠曰城當在今西晉昌川水注之水之東一水也西兩

流與西一長寧水又東南養女川水注之水發養女北山有二源皆長湍遠發南總一川逕養女

山謂之養女川趙釋曰一清案太平御覽云彼光多驍而新女董祐誠曰今青海和碩特東上旗東北有水曰布庫克必拉出北山曰

二源皆長湍遠發也自沙拉克圖阿林其水東南流右合一水曰沙庫克必拉出和碩特南左翼末旗東北山曰察罕鄂博圖阿林所渭水有

南土司境北至大通河南抵西寧縣北注引昭顯所謂浩疊山即西平北山也

西平之北山也朱趙山作之趙增一西字刊誤疏按當作浩疊之西亂流出峽董祐誠曰今北川河東西南逕長寧亭

東城有東西門東北隅有金城董祐誠曰晉書地理志長寧屬西平郡後魏廢或屬鄯州今本地形在西平西北四

十里朱無在字趙增去字刊十三州志曰六十里遠矣疏門東北隅有金城在西平西北六十里乃知自亂流以下亦當十

三州志文鄭氏核之只四十里故抄製之長寧水又東南與一水合水出西山東南流水南山上官本日案南上近刻衍出字有

風伯祠春秋祭之其水東南逕長寧亭南東入長寧水董祐誠曰水當在今西寧縣西北長寧水又東南流注于遼

水董祐誠曰今北川河至遼水又東牛心川水注之水出西南遠山官本日案西近刻訛作其案朱說趙改刊誤曰

出西寧縣西南土司境東北流逕牛心堆東朱箋曰古本作牛心堆御覽引遼水注云牛心堆乃遼水原名也吳本改作牛心川非矣董祐

又北逕西平亭西董祐誠曰西平郡之亭也疏東城即故亭北一城董氏云西平郡之亭也則似有二地矣東北入遼水董祐誠曰

東北逕西寧縣遼水又東逕西平城北朱趙無東字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後漢獻帝立西平郡與注言魏黃初中立者小異後

西又北入遼水魏于此置鄯州郡當爲州屬今本地形志鄯州下闕隋唐鄯州治遼水縣在西平故郡東

唐僖傳中分湟水鄯城則與故郡相接元和郡縣志湟水縣北破羌縣地土樓山在縣西百三十里鄯城縣東至州一百二十里北枕湟水西即土樓山以此注土樓在西平亭東北五里推之則土樓正當故郡之北鄯城在東其地相接太平寰宇記鄯城縣西一百三十里者蓋由湟水縣言之猶元和志士樓在鄯城之西而湟水縣下猶云在縣西一百三十里者誤錄舊圖經之文未及改正也與地廣記鄯城縣唐沒于吐蕃皇朝收復改爲西寧州是宋之西寧州城爲唐鄯善縣非隋唐鄯州治州城之西即與西平故城相屬今西寧府治即宋之州城明之衛城放陝西行都司志謂自衛城西至南連東約八里餘乃古城信矣

東城即故亭也漢景帝六年封隴西太守北地公孫渾邪爲侯

趙釋曰沈氏曰據史漢表俱作平曲其子質傳亦作平曲乃東海之屬縣全氏曰索隱曰漢表在高城則是渤海非東海也今本無之蓋脫失也寰宇記曰在隴州永清縣漢志東海有三平曲縣齊石南曰縣邑同名者皆異郡故或加東西字以別之東海郡而平曲二縣同名殊不可曉以莽所改一曰平端一曰端平推之或者第二平曲是曲平乎道元以爲西平蓋誤以曲爲西乎蓋無論西平郡後漢始立而其耳一清案後漢書萬修傳永初七年鄧太后詔封修曾孫豐爲曲平亭侯則以第二平曲爲曲平非無證也疏地太遠與漢人分土之制亦不合自應以東海爲是又按漢志汝南郡有魏黃初中立西平郡疏魏志武帝紀建安十九年韓遂爲夏候淵所破走西平杜主傳延熹十三年姜維出西平不克而還通典元和志並稱西平爲建安中置是也晉書序例謂魏武置當以建安中政出魏武故憑倚故亭增築南西北三城以爲郡治湟水又東

逕土樓南今西寧縣北樓北倚山原峰高三百尺有若削成樓下有神祠雕牆故壁存焉闕曰

西平亭北有土樓神祠者也今在亭東北五里右則五泉注之泉發西平亭北雁次相綴東北

流至土樓南北入湟水今西寧縣西北

湟水又東右合蔥谷水水有四源各出一溪亂流注于湟

董祐誠曰水當今西寧縣東北未趙不重漢字董祐誠曰西平

東出漆峽董祐誠曰當在漆明統洽嶺口山在西甯衛城東地極阻險也

山峽也東流右則漆谷常溪注之左則甘夷川水入焉董祐誠曰

遼往來咽喉漢時名湟隘此漆峽即遼峽也

今西甯縣東

北董祐誠曰此安夷城在湟水南即下安夷縣故城也二漢志縣屬金城郡晉志屬西平郡禿髮利鹿犂安夷蓋即此城後唐下注云在城自即故城矣當在今西甯縣東接張伯縣疏能會貞曰按安夷只一城在湟水南董氏謂別有一城在湟水北非蓋由不知東入湟

水董祐誠曰水當在今西甯縣東界

遼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董祐誠曰注不言逕城之南北城有東西門在西平亭東七十

里官本曰案在近刻訛闕駟曰四十里疏按上質指長安亭在西平西北四十里而斥闕說六十里之非此實指安夷城

又東左合宜春水水出東北宜春溪西南流至安夷城南官本曰案近刻脫城字案朱趙作至安夷南董志

不詳或後魏時尙置縣以屬鄠州故地形志入湟水董祐誠曰水當疏能會貞曰所謂安夷即指安夷故城謂至安夷而南入湟水也

關之與城當在今西寧縣東北醜伯縣西在今醜伯縣西當以安夷斷句裁於夷下臆增城字董又以南字斷句故謂湟

水北又有一城即實非也湟水又東勒且溪水注之使出縣東南勒且溪北流逕安夷城東而北入湟水董祐誠曰

醜伯縣西南所逕安夷城當即故城在湟水南者湟水有勒且之名疑即此號也朱鑿曰勒且後漢書耿恭闕駟曰金城河初與浩疊

河合又與勒且河合者也疏能會貞曰漢志浩疊水入湟水湟水入河證以今圖亦合則當作勒且湟水又東左則

承流谷水南入官本曰案左則近刻作右會達扶東西二溪水參差北注亂流東出期頓雞谷二水北

注之官本曰案期字上近刻衍東流二字案期字上朱有六山名也東流六字趙改六山名刊誤曰六山熊會貞曰但改

流使合不用移六山四字於下亦不必刪東流二字又東官本曰案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吐那朱作鄆鑿曰疑孤長門兩川南流入湟水董祐誠

當並在今醜伯縣六山名也官本曰案此四字原本詁在上亂流東出句下今考上六水湟水又東逕樂都城南趙贊曰一

西境湟水左右書馬武傳又賦于洛都谷章懷注云湟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鄠州湟水縣洛都即樂都也孫按曰穆天子傳溫谷樂都即此

董祐誠曰漢書趙充國傳夜引兵至湟都也後夜涼有樂都太守田瑤則郡即呂氏所置南涼柔髮烏孤大城樂都而居之後魏置鄠州

頭縣並開隋唐為湟水縣地志皆以樂都即今醜伯縣治而後漢書注與地廣記皆言破羌官本曰案縣故城在湟水縣西與此注左逕樂都後還破羌者不合當以此注為正蓋二城俱相近也

東流右合來谷乞斤二水近刻右訛作又斤下衍流字案朱訛趙改左會陽非流溪細谷三水董祐誠曰諸水並東逕破羌縣故城南董祐誠曰二漢

在今醜伯縣東明西董祐誠曰應劭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疏按漢志破羌宣帝神爵二年置全祖望據此注謂是應劭注非

謂即破伯東四十里老雅驛班氏原文王念孫則云此注所引乃應劭地理風俗記而以南門十三志州曰湟水河在南門前東過六谷水自南破羌川自北左右翼注疏董志引十三州

志至左右翼注止

足見趙氏分東過以上作小澗水又東南逕小晉興城北董祐誠曰晉書地理志張軌分西平界置晉興郡一統志云小晉興注六水以下作大字非是澗水又東南逕小晉興城北董即晉興郡治之晉興縣猶沛郡沛縣之為小沛也後魏廢注引關關說城在今魏伯縣南故都尉治關駟曰允吾縣西四十里有小晉興城案本曰案城下近刻澗水又東與四十里當在今魏伯縣南

閼門河合即浩壘河也孫校曰後漢書注浩水名也壘者水流山峽間兩岸深著門也出西塞外官本曰案西下近刻衍北字案朱衍趙增水刊誤曰今曰大通河出青海西北山曰阿木尼厄庫阿東入塞逕敦煌酒泉張掖南董祐誠曰今當肅州甘州疏能會貞曰按前經林水曰鳥蘭木倫必拉當安西州東境之直南也董祐誠曰城當疏文云河水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注釋經而辨之曰緄絡遠此叙董祐誠曰城當疏文云河水東入塞澗水東入塞舉三郡以表其地則察在二郡境南也董祐誠曰城當疏文云河水東入塞在今青海東北南接西寧之大通北接甘州之張掖境蓋張掖河即鮮水鮮谷即鮮水所出之谷也董氏謂城在青海北於地望稍差又東南與澗水合水有二源西水出白嶺下東

源發于白岸谷合為一川東南流至霧山注閼門河董祐誠曰水當閼門河又東逕養女北山董祐誠山見上閼門逕其北官本曰案近刻脫一南流入于閼門河董祐誠曰水當在閼

門河又東逕浩壘縣故城南朱趙不重閼門二字董祐誠曰武漢書志俱屬金城郡後廢元和郡縣志浩壘故城在廣武縣西南一百三十里允吾故城在廣武縣西南一百六十里是水流二縣間也當在今平番縣西南土

境按董謂浩壘水流浩壘允吾二縣間誤澗水東南流合浩壘水而後王莽改曰興武關駟曰浩讀關也故亦

曰閼門水兩兼其稱矣朱箋曰孟康漢志注云浩壘音又東流注于澗水董祐誠曰今大通河自青海西北東流逕和碩又東逕和碩特東上旗北又東逕大通縣南又東南逕張掖縣東平番縣西又東南逕莊浪德西南隴伯

縣東南入澗水大通以下為漢浩壘允吾二縣境故漢志云浩壘水出浩壘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澗水故地理志曰浩壘水東

至允吾入澗水趙釋曰一清案師古曰浩音諸水名也壘者水流峽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澗水故地理志曰浩壘水東

澗水合官本曰案謂近刻誤作澗案澗水出令居縣西北塞外官本曰案出下近刻衍縣北二字案朱衍趙增刊誤曰縣北

西北土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漢武帝元鼎二年置王莽之罕虜也又南逕永登亭西董祐誠曰當在歷

黑石谷董祐誠曰當在南流注鄭伯津董祐誠曰今有可川出古浪縣西南東南流逕平番縣西又南逕莊浪澗水又

今莊浪縣西

今莊浪縣西

今莊浪縣西

今莊浪縣西

今莊浪縣西

東逕允衡縣故城南黃祐誠曰二漢晉志縣屬金城郡後廢太平寰宇記謂在昌松縣南秦漢宣帝神爵二年置王莽

之修遠亭也趙釋曰一清案漢字無亭字然非改允吾縣爲修遠則此縣有龍泉疏按後漢書桓帝起元嘉二年金城言黃

允衡谷泉眼之中水文成交龍官本曰案交近刻訛作蛟案朱按文選金谷集詩注引此作蛟亦誤據晉陽雜俎十允

也或試撓破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避而走謂之龍泉下入澗水澗水又東逕枝陽縣

黃祐誠曰二漢志劉金城郡晉晉前孫校曰元和志廣武縣屬亭澗水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實祐誠曰允吾當

澗復後魏魏郡當在今莊浪臨南在縣西二十許里水西有馬蹄谷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作允衡允吾在澗

水南不得越允衡舍居諸縣而有逆水源太平寰宇記所引亦誤蓋由允吾允衡相近王莽又並改曰脩遠故漢志錯入允吾下後疏

人遂據以誤改耳漢代未有項武縣今平番西南進北至縣西北皆常在澗允衡地也參街谷疑亦允衡谷之誤疏謂允

吾當作允衡甚是錢氏姑陳氏禮以鄭氏所叙澗水作逆水澗水作澗水而枝陽舍居諸縣皆易位矣陳東南流逕街亭城南實祐

氏且謂鄭伯津爲河津以今日水道言漢志而不顧中有變遷是鄭氏之言皆駁空矣陳氏通弊如此東南流逕街亭城南實祐

十六國春秋亮疑鳥狐敗呂光將于街亭即此太平寰宇記言允衡故城在昌松縣東南城臨又東南逕陽非亭北官本曰案亭北

麗水即逆水與地廣記亦言在昌松東南疑即此街亭城非允衡故城也當在今平番縣西北又東南逕廣

秋涼將馬健自陽非退屯清寨即此亭也當在今平番縣西疏熊會貞曰全趙載改北亭作亭北是也按通鑑曾太元

武城西魏晉廣武縣並郡魏書地理志後故廣武都尉治郭淮破叛羌趙無

戴官本曰案原本訛作故無載據三國志改正案朱詒趙改刊誤曰北亭當作亭北疏元年涼馬健自陽非退屯清寨湖注引此文作亭北

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發之始得此馬有角爲奇故漢武帝天馬之歌曰官本曰案武帝二字近刻訛作

當作疏史記武帝天馬疏歌與此文異天馬來兮歷無草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早案朱詒趙改逕千里兮循東道官本曰案循近刻訛

風之思遂顧羈絕絆驥首而馳晨發京城夕至敦煌北塞外官本曰案夕字近刻作食時二字案朱詒趙作食長鳴而去因名

其處曰候馬亭今晉昌郡南及廣武馬蹏谷盤石止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故其俗號曰

天馬徑夷人在邊效刻是朱箋曰疑作有大小之迹體狀不同觀之便別逆水又東逕枝陽縣故



城南東南入于湟水蓋勃誠曰今莊浪河出平番縣北東南流繞莊浪縣西而南當即湟水然入河不入湟或石今有疑也地理志曰逆水出允吾朱無出字趙增音東下增參街谷二字

至枝陽入湟趙釋曰一清案漢志謂之鳥亭逆水湟水又東流官本曰案湟水二字近刻訛作河字案朱此趙改刊誤曰案河注于金城字當作湟水二字漢書地理志所謂湟水東至允吾入河者也

河蓋勃誠曰今湟水自青海東北和碩特東上旗南和碩特南右翼末旗南又東入邊陲西甯縣北又東逕碾伯縣北又東南逕巴燕戎格爾東南莊浪臨西南入河在漢為臨安夷破羌允吾允街枝陽境故漢志云臨安北則湟水所出東至允吾即積石之黃河也闕駟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為名也釋氏西域記曰牢蘭海

東伏流龍沙堆在屯皇趙釋曰一清案屯皇即敦煌師古曰敦音屯漢志曰敦煌都在白龍沙堆東南四百里阿步干官本曰案阿步干近刻訛作河步干案朱此趙改刊誤曰全氏云阿步干

鮮卑語也慕容廆思其兄吐谷渾因作阿干之歌蓋胡俗稱其兄曰阿步干河干者阿步干之省也今蘭州河干嶺阿干河阿干城阿干堡西人皆阿干縣皆以阿干之歌得名阿干水至今利民曰洮蕨渠又有沃干嶺亦阿干之轉音胡三省曰阿于讀在晉興郡大夏縣東南洮水西北又曰大干元和志文水縣有大干城本劉元海合兄延年續之胡語長兄為大干是也于字誤趙釋曰一清案通鑑晉紀魏冀州刺史阿薄干胡三省註魏書官氏內入諸姓阿伏干氏後為阿氏薄伏皆與步音通轉而人又取山之號為姓名也鮮卑山趙釋曰一清案三字

東流至金城為大河河出岷崙官本曰案近刻脫一岷字案朱趙不重岷崙崙即阿耨達山也河水又東逕石城南注中注案朱趙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謂之石城津蓋勃誠曰晉書載記符堅使苻苳等伐涼濟自石城津即此津也當在今莊浪應南接皋蘭縣界闕駟曰在金城西

北矣河水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蓋勃誠曰二漢書志縣俱金城郡元和郡縣治後魏於允吾置金城縣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也漢書集註薛瓚疏宋景文筆記易家有蜀才史記有臣瓚顏之推曰范長生自稱蜀才則蜀小司馬氏曰按即傅瓚而劉孝標以為于瓚非也據何法聖晉書于瓚以穆帝時為大將軍誅死不言有注漢書之事又其注漢書有晉時秩令及茂陵昔然後二書亡於西晉非于所見也必知是傅瓚者按穆天子傳目錄云傅瓚為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即當書有目錄于前尚見茂陵等書又稱臣者以其職與云金者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有金城湯池之言矣疏今本墨子無此文秘書故也據此則巨瓚之為傅瓚無疑矣

下臣王莽之金屏也世本曰鯨作城風俗通曰城盛也從土成聲管子曰內為之城朱同趙改之為刊誤曰為之二字當互城外為之郭官本曰案近刻脫一城字案朱趙作外之為郭郭外為之土闔官本曰案近刻訛作郭外地高則溝之官本曰案地近刻訛作池案朱趙作池下則隄之官本曰案朱趙無此四字命之曰金城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有梁泉注之出縣之

南山趙日上增泉字刊誤曰出上按者舊言梁暉疏熊會貞曰寰宇記狄道縣有梁泉昔梁暉者後周之將爲羣羌所圍無水暉志亦稱宇文周將梁暉鄭氏已載此事則言周將者非蓋傳聞異辭也

居此城土荒民亂暉將移居袍罕出頓此山爲羣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榆鞭擊地以青羊祈山神泉湧出榆木成林其水自縣北流注于河也董祐誠曰泉當在今皋蘭縣界明一

又東過榆中縣北孫校曰地理志金城郡縣有榆中章懷曰榆中在金城縣東北金城故城之昔蒙恬爲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案地理志符曰字案朱趙有金城郡之屬縣也故徐廣史記音義

曰榆中在金城卽阮嗣宗勸進文所謂榆中以甯者也趙釋曰一清案任氏廣書叙指南曰水經河州地名曰榆城太平寰宇記河州枹罕縣榆城溪鳥頭川在郡東方與

紀要蘭州有榆中城漢縣杜疏管書文帝紀以南作以西文選同熊會貞曰按榆城榆城溪俱佑以爲卽故大小榆谷誤也

又東過天水北界孫校曰地理志天水郡武帝元鼎二年置莽曰填戎董蒲疏按前漢天水郡據續漢志永平十七年更名

帝紀曹真傳鄧艾傳劉志姜維傳並稱天水則魏已改漢漢爲天水非昔始漢陽晉志謂晉始復漢陽爲天水考魏志明復舊名也此稱天水乃經作於三國人之確證董氏但就漢志爲說未盡

趙同孫校曰案今靖遠縣西有苑川城黃河自蘭州界東北流越亂山中二百餘里入縣界瀉落巨川有如瀑布土人沿山引水灌田甚廣畫

誌城曰勇士縣漢志屬天水續漢志屬漢陽晉唐十六國春秋符秦置勇士護軍漢故城當在今金縣東北此云子城蓋西秦後所置與地廣

記苑稱川城伏乞國仁據此後疏熊會貞曰按勇士縣不見於晉志地形志則其廢已久此注猶稱勇士縣蓋以此地當時曰子城縣是也當近今金縣治疏未嘗縣無可指名因舉舊縣爲說也觀此知注中所言之縣不必當時盡有宜分別觀之東北流歷

此成川官本曰案或近刻訛作城案世謂之子城川又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也羌豪迷吾等萬餘人官本曰案迷近刻訛作迷案朱

馬案於文是至此抄苑馬朱氏焚燒亭驛按范書西羌傳建初二年羌送吾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卽此所箋之未盡顏師古曰苑古苑字

田戶中分以自給也。有東西二苑城相去七十里。官本曰案近刻作疏熊會貞曰戴作七十里無據按七下增十大凡古一名二城。西域即乞佛所都也。董誥誠曰十六國春秋乞伏國仁置苑川郡乞伏者皆相去不遠。乾歸自金城遷都西城二城當在今金縣界中。又北入于河也。董誥誠曰今金縣南有水田馬塞山

流入河俗亦曰浩濟河當即苑川水也。

又東北過武威媼圍縣南。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又北過武威媼圍縣東北。案朱訛趙改又南作東刊誤曰又下落東文校改孫校曰今中衛縣西南有媼圍水流入黃河縣在河西莊浪之東南中衛之西南也地理志武威郡故疏。熊會貞曰趙改東北上句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莽曰張掖縣有媼圍董誥誠曰漢志縣省屬武威郡晉省在今皋蘭縣西北。疏增東字又趙改東北上

東戴改作南以今日水道證。河水逕其界東北流縣西南有泉源東逕其縣南又東北入河也。趙超曰全氏之從原文是趙戴增改皆非。曰委髮倭僭之拒赫連其臣焦朋勸令從媼圍水北渡疑因媼圍縣得名訛媼圍也。前此晉馬隆討涼州鮮卑渡溫水則省文也。後此拓跋發祖渠李順謂自媼圍水至姑臧則又訛圍為圍矣。是即道元所謂泉源逕縣南入河者董誥誠曰泉當在今皋蘭縣西北。

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孫校曰地理志天水郡縣有勇士地理志曰滿福也。官本曰案滿近刻訛屬國都尉治。趙福似別是一城道元頗引之有舛誤也王莽更名之曰紀德有水出縣西山。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曰

此句有脫文官云有水出縣西後漢書西羌傳趙冲復差到建威鶴陰河章懷注曰緄漢志建威作武威陰縣名屬安定後漢書武威宋白曰即水經河水東北過勇士縣處也。疏。熊會貞曰原文水出縣山不誤如湘水出零

也。世謂之二十八渡水東北流溪澗繁曲途出其中逕二十八渡行者勤于溯涉故因名焉。北逕其縣而下注河。董誥誠曰水當在今金縣東北又有赤驂川水南出赤蒿谷北流逕赤驂川又北逕牛官川又北

逕義城西北北流歷三城川而北流注于河也。董誥誠曰水當在今金縣東北接靖遠縣界

又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河水東北流逕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官本曰案此十五字原本

說趙改刊誤曰十五字是注混作經董誥誠曰漢志祖厲縣安定郡積漢志屬武威郡晉省元和郡縣志前涼張軌收其縣入于故武威縣。例近別置祖厲縣是前涼祖厲縣在今涼州魏書地形志隴東郡有祖厲縣又在金平涼皆非河水所逕也。故城在今靖遠縣西南一百三十里。漢武帝元鼎三年。官本曰案近刻訛作疏按此事在武紀元鼎五年原不誤戴改三年乃大幸雍遂隴隴登空同西

臨祖厲河而還卽于此也王莽更名之曰鄉禮也李斐曰音賴云祖厲音曉賴趙釋曰一清案五字注中注全氏曰漢書注李斐云祖厲音曉賴趙釋曰一清案五字注中注全祖字從衣不從示者作阻聲是也又東北祖厲川水注之水出祖厲南山祖厲縣地川水出其南也北流逕祖厲

縣而西北流注于河官本曰案河近刻衍水字案朱衍趙刪董祐誠曰祖厲川今曰南玉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城孫校曰麥田故城在靖遠縣北晉成和四年乞伏述延自苑川遷於麥田無孤山卽此在今靖遠縣東北又北與麥田泉水合官本曰案此十八

西孫校曰十六國春秋西秦乞伏傳大寒自苑川遷於麥田無孤山卽此在今靖遠縣東北又北與麥田泉水合官本曰案此十八水出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董祐誠曰水常在流者蓋傳抄者因注連言西北流注河無西南

西北爲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山西谷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以上注文記河之西南來所逕至此卽逕麥田山西谷句山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經注割裂故有此誤其實皆注文也董祐誠曰在今靖遠縣東北山在安定西北

六百四十里官本曰案近刻脫山字案朱脫趙增疏按前漢安定郡治高平卽今固原州治後漢魏晉郡治臨逕在今鞏原縣南五十東北逕于黑城北今中衛縣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官本曰案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卽苦水也

曰案苦近刻訛作若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若水方與疏按漢字安定郡烏氏有烏水出西北入河水經注無之陳澄謂卽固原州之紀要作苦水云水味苦故名下並同董祐誠曰今日清水河疏按漢字安定郡烏氏有烏水出西北入河水經注無之陳澄謂卽固原州之

得名十六國春秋西秦錄乞伏國仁五世有疏鄉者晉初率戶五萬遷居高平川則仍以此名也高平川以高平縣得名猶之奢延水以奢延縣

矣此水初曰烏水以色名又曰苦水川別以縣名今日清水河則仍以此名也水出高平大隴山疏能會貞安定郡烏氏有烏水出西北入河水經注無之陳氏

澄謂卽固原州之清水河然則卽此高平川水也苦水谷官本曰案隨近刻訛作壩案朱訛趙改董祐誠曰漢志陳豨吳漢從高平第一城苦水谷入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並脫吳字據後漢書補案朱脫吳字趙並刪漢字城字刊誤

既言故城而元和志又明言於今理置平高縣則魏城非漢城矣下注言長城在高平北十五里而疏按晉書陳騫傳武帝受厚封高平郡元和志作十里今州志亦同是高平故城當近今固原州治而稍南也方志多以高平在鎮原誤疏公是晉初晉升為郡矣董氏曰高平為漢縣地形志不注而高平二漢屬安定之文乃反在新平郡移置之高平下漢武帝元鼎三年置官本曰案近刻脫置字案誤矣按地形志往往於故郡縣不注治而注於新置之郡縣董氏未詳其例疏元鼎三年置與漢志錯出疑當作漢武帝元鼎三年置安定郡治此今本脫置字又誤此為也王氏校增全安定郡治也疏陸御覽州郡部西十里有獨阜阜上有故臺臺側有風伯壇故世俗呼此莽更名其縣曰鋪陸疏

阜為風堆其水又北龍泉水注之水出縣東北七里龍泉東北流注高平川董祐誠曰今州北五里有暖泉流入清水河疑即此

川水又北出秦長城官本曰案長字近刻訛在城字下案朱無長字箋曰宋本無又字秦城字作長城稍案下增長字川水下依宋本刪又字董祐誠曰注稱在縣北十五里今州西北十里有遺址城在縣北一

十五里稽刊誤曰在上落城又西北流逕東西一土樓故城門北箋曰太字疑誤按實字記云原州蕭關縣本隋他樓縣地方與紀要平涼府鞏原縣有他樓城本漢高平縣也晉太元十六年乞伏乾歸擊鮮卑部帥沒奕干沒奕干奔他樓蓋舊有此城隋因置縣他太聲之轉樓婁形之近也不得云誤字董祐誠曰朱氏本作太婁箋曰太字疑誤戴氏據永樂大典本作土樓趙氏曰晉太元十六年乞伏乾歸擊鮮卑部帥沒奕干沒奕干奔他樓縣他太聲之轉樓婁形之近不得云誤字今太字從趙氏本樓字從戴氏本城當在今固原州北合一水水有五源咸出隴山

縣西南二十六里湫淵淵在四山中劉熙補注續漢志云朝那有湫淵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湫水北流董祐誠曰史記封禪書湫淵祠朝那即此蓋朝那故城在今平涼縣西北與固原州西南接壤也西北出長城北與次水會

水出縣西南四十里長城西山中董祐誠曰今確河北流逕魏行宮故殿東董祐誠曰當在今固原州西北確河上又北次水注之出縣西南四十里山中趙出上將水字刊誤曰出上落水字北流逕行宮故殿西又北合次水出

縣西南四十八里董祐誠曰今小黑河東北流又與次水合水出縣西南六十里酸朱作酸趙改酸

陽山董祐誠曰今大黑東北流左會右水疏熊會貞曰左字衍知然者蓋水在右水之左則總為一川董祐誠曰今五

西疏熊會貞曰上言高平川水合一水水有五源此言五水總為一川東注苦水下言苦水又北與石門水合後又言石門水注高平川因

北疏高平川即苦水鄭氏故錯綜其辭如溫水注言苦水右則留水注之下言留水注源與此同又酸水注或稱酸水或稱酸渠亦此意

東注苦水 董祐誠曰今五水合清水河於固原州北 段頗爲護羌校尉于安定高平苦水討先零斬首八千級于是水之上疏 按范書段熲傳延熹六年復爲護羌校尉寧元年將兵萬餘人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斬首八千餘級即指此事而不言苦水水蓋本他家後漢書 苦水又北與石門水合水有

五源東水導源高平縣西八十里西北流次水注之水出縣西百二十里如州泉東北流右入

東水亂流左會三川參差相得東北同爲一川混濤歷峽峽即隴山之北垂也謂之石門口水

日石門水在縣西北八十餘里石門之水又東北注高平川 董祐誠曰按方志與圖皆無石門水始從隴巖以俟博訪 川水又北自

延水注之水西出自延溪 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 東流歷峽謂之自延口在縣西北百里 官本曰案近刻脫在字

又北逕廉城東 董祐誠曰注釋案地理志北地有廉縣云蓋下文河 按地理志 官本曰案字下近刻 北地有廉縣 官本

又北逕廉城東 董祐誠曰注釋案地理志北地有廉縣云蓋下文河 按地理志 官本曰案字下近刻 北地有廉縣 官本

又北逕廉城東 董祐誠曰注釋案地理志北地有廉縣云蓋下文河 按地理志 官本曰案字下近刻 北地有廉縣 官本

又北逕廉城東 董祐誠曰注釋案地理志北地有廉縣云蓋下文河 按地理志 官本曰案字下近刻 北地有廉縣 官本

又北逕廉城東 董祐誠曰注釋案地理志北地有廉縣云蓋下文河 按地理志 官本曰案字下近刻 北地有廉縣 官本

又北逕廉城東 董祐誠曰注釋案地理志北地有廉縣云蓋下文河 按地理志 官本曰案字下近刻 北地有廉縣 官本

又北逕廉城東 董祐誠曰注釋案地理志北地有廉縣云蓋下文河 按地理志 官本曰案字下近刻 北地有廉縣 官本

又北逕廉城東 董祐誠曰注釋案地理志北地有廉縣云蓋下文河 按地理志 官本曰案字下近刻 北地有廉縣 官本

又北逕廉城東 董祐誠曰注釋案地理志北地有廉縣云蓋下文河 按地理志 官本曰案字下近刻 北地有廉縣 官本

又北逕廉城東 董祐誠曰注釋案地理志北地有廉縣云蓋下文河 按地理志 官本曰案字下近刻 北地有廉縣 官本

又北逕廉城東 董祐誠曰注釋案地理志北地有廉縣云蓋下文河 按地理志 官本曰案字下近刻 北地有廉縣 官本

又北逕廉城東 董祐誠曰注釋案地理志北地有廉縣云蓋下文河 按地理志 官本曰案字下近刻 北地有廉縣 官本

又北逕廉城東 董祐誠曰注釋案地理志北地有廉縣云蓋下文河 按地理志 官本曰案字下近刻 北地有廉縣 官本

又北逕廉城東 董祐誠曰注釋案地理志北地有廉縣云蓋下文河 按地理志 官本曰案字下近刻 北地有廉縣 官本

又北逕廉城東 董祐誠曰注釋案地理志北地有廉縣云蓋下文河 按地理志 官本曰案字下近刻 北地有廉縣 官本

之水東北流右合于水東北  
流入清水河當即肥水也  
水東有山山東有三水縣故城

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安定後魏移置三水縣于新平故此言故城也城當在今固原州東北清水河東隔山接環縣界通輿謂在

安定元和郡縣志謂在良原或魏郡張祁此參以他家後漢書

晉屬縣時更有遷徙皆非漢縣也  
**疏**張奐傳不言治三水亦不載  
本屬國都尉治王莽之廣延亭也西南去安定

郡三百四十里議郎張奐  
官本曰案漢近刻訛作侍案朱詒曾改為安定屬國都尉

**疏**郡國志不載安定屬國據光武紀及蓋勳傳注並有

屬國都尉不獨張奐傳也治此羌有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祁入于羌前以酒醑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廢使

金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縣東有溫泉溫泉東有鹽池故地理志曰縣有鹽官今

于城之東北有故城城北有三泉疑即縣之鹽官也高平川水又北入于河

趙刊誤曰箋曰宋本河下有一泚字案黃省曾本無

泚字蓋祐誠曰今清水河自固原州北流至中衛縣東靈州鳴沙堡西入于河河水又東北逕陶卷縣

**疏**今本漢志作陶卷縣地書不載其字故城西

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詒趙改刊誤曰

祐誠曰漢志縣屬安定郡後漢省故城在今清水河口當靈州西南近鳴沙堡地理志曰河水別出為河溝東至富平北

入河

董祐誠曰河溝當即下枝津河水乎此有上河之名也

**疏**後漢書安帝紀元初四年冬任尙及騎都尉馬賢與先零羌戰于富平上河大破之即此西羌傳作河上通盤從之非也

# 刊誤表

賈行字 誤 正

一二 語 又

一三 四 今案趙作南 今案趙作南入

一三 元 言渭水南去 言渭水北去縣五十里渭水在咸陽縣三里是也 縣南言渭水南去縣三里是也

三 九 末 重 董

三 三 三 今則 則今

四 三 四 窳 窳

四 三 四 國 賴之 國人賴之

四 三 九 通 通

五 四 六 官本日案黎 官本日案黎近刻作黎

黎近刻作黎

七 末 三 內叙 闕河 內叙于闕河

九 六 五 河合 闕河 河合于闕河終於此

終於此

三 二 六 蓋即所謂赤 蓋即所謂赤沙山也

山也

一 東望 澤河 東望勃澤河

一 東望 澤河 東望勃澤河

三 去 郡尙遠 去三郡尙遠

三 去 郡尙遠 去三郡尙遠

三 七 七 川 二 二川

三 八 元 作卑 作卑即卑字提上一隔

三 四 三 謂封 謂下封

三 二 三 戴改城 亭 戴改城作亭以合上文

元 末 四 三 帝 三年帝

三 〇 三 儂 字形相 儂儂字形相近

近 三 二 遼 往來 遼鄴往來

吳 三 三 一 城 遼水 一城在遼水北

北 三 一 三 按上質指長 按上質指長寧亭

亭 三 七 二 使 便

三 六 九 東流 字 東流二字

三 完 四 范 苑

吳 三 三 治 水 治三水



水經注疏卷三

宜都楊守敬 李子魁編撰 枝江熊會貞

河水 官本曰案二字原本說在經文又北上近刻又增河水三字表目 案朱趙同

又北過北地富平縣西 孫校曰元和郡縣志靈武縣本漢富平縣地黃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即上

河峽也 官本曰案近刻脫也 世謂之爲青山峽 官本曰案近刻脫峽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太平御覽引此文作即上河峽也

銅峽在靈州西 疏 按案字記樂蟠之青山在今環縣西去河甚遠與此青山峽無涉趙氏以之當青山峽誤甚又馬嶺水即河水出其中 漢泥水清水入泥水則與青山水合蓋涇水篤伏文洛水與泥水隔越重山趙補洛水接入亦非 河水歷峽

北注枝分東出 趙釋曰一清案太平寰宇記慶州樂蟠縣馬嶺山俗名箭嶺與青山相連互有馬嶺坡左右帶川相傳漢之牧地也

青山中水所出也續志北地郡參驪縣故屬安定有青 河水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 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是以目爲故城後並同 案朱訛趙 秦置北地郡 官本曰案部原本訛作地據漢書改正 案朱訛 治縣城 趙釋曰一清案漢志

郡尉治神泉障云治在障 疏 郡目則作北地不誤漢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景帝更名郡尉則秦時不得稱郡尉此部尉乃郡尉之訛注文

則非縣城矣道元誤也 疏 郡目則作北地不誤漢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景帝更名郡尉則秦時不得稱郡尉此部尉乃郡尉之訛注文

字仲理爲北地太守 疏 曹鳳見後漢書西羌傳此事范書不載曹全碑曹鳳舉孝廉歷 政化尤異黃龍應于九里谷

高岡亭角長三尺大十圍梢至十餘丈天子嘉之賜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河水又北薄骨律 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又增趙字刊誤曰九字是注疏字固在河沿上 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鄭氏時治果園不待大統時且桑果餘林仍列洲上趙洲疏御覽一百六十四道志引水經云河北有薄骨律鎮城在渚上注下敘胡城亦不言皆為鎮治

同然則當作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餘林當作榆林十但語出戎方官本曰案語近刻訛案朱說趙改不究城名訪諸者舊咸言故道志唐梁載言撰足知經注混淆自唐已然

老宿彥云官本曰案云近刻改案朱同趙改赫連之世有駿馬死此取馬色以為邑號故目城為白口騶韻之謬朱

曰韻字下當有轉字謂白口騶騶字記靈州下白馬騶城十六國春秋云赫連勃勃時有駿馬死趙釋曰轉讀作薄骨律耳趙增轉字

漢志北地郡靈州縣有河奇苑號非苑師古曰苑謂馬牧也水中可有居者曰洲此地之洲隨水高下未嘗淹沒故號靈洲又曰河奇也

二苑皆在北馬方輿紀要漢靈州縣其後赫連夏據其地後魏主濼滅之太延二年普薄骨律鎮在河渚上孝昌中改置靈州初在河北後于

果園所築城為州治駿馬之稱或因漢舊苑而得地名也靈字記薄骨律現在同樂縣南六十里溉田一千餘頃同樂縣即漢富平縣地

運下增朔方郡宏靜鎮六字釋曰一清案太平寰宇記引此注作宏靜縣非也隋圖經云宏靜縣本漢城居河外三里乃舊薄骨律鎮倉城也後魏立宏靜鎮徙關東漢人以充屯田則縣是周隋之際所置也隋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又運下落朔方郡宏靜鎮六字寰宇記校補

釋評本卷董祐誠曰諸本皆作運典農城東紳氏據太平寰宇記所引作朔方郡宏靜縣與農城東又改縣為鎮案元和志保靜縣本漢富平縣地後漢立宏靜鎮今為寧夏縣東南境與此注合然典農城既兩見而寧夏亦非朔方郡地寰宇記所引當非原文今刪朔方郡及典農城

六疏元和志保靜縣西南至靈州六十里後魏立宏靜鎮此當作河水又北運宏靜鎮寰宇記說是惟宜改縣作世謂之胡城又

北運上河城東董祐誠曰在世謂之漢城薛瓚曰上河在西河富平縣即此也疏富平縣兩漢皆並屬北

此頗遠亦無度屬之理當為北地之誤馮參為上河典農都尉所治也官本曰案漢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馮參乃農都尉典字衍典農之

尉武帝置後漢百官志武帝時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建武六年邊郡往往置都尉注引漢官儀曰農都尉不治民御營引魏略曰曹武

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然則漢官無典字至常塗始更耳水經及注作典農皆非魏略傳曰曹武

拜典農酒泉典農都尉尉宗亦誤一清案續志注典農校尉以下無漢官儀一條而御覽所引魏略之文則見於大司農之下作魏志也然愚竊

有疑者裴世期注三國志引先賢行狀云陶謙表陳登為典農校尉則在曹氏之先已有典農之稱矣此與周林所引范書可參證也

疏漢書馮參傳擢為上河農都尉無典字師古曰上河在西河富平於此為農都尉齊召南曰地理志西河郡有富昌縣無富平縣且富昌

更名也一屬北地郡有北都郡尉有渾懷都尉亦不云河水又北運典農城東官本曰案此九字近刻訛作經案朱說趙改帝時

農都尉治也惟張掖郡番和縣有都尉治明文

靜縣有典農城當俗名之爲呂城皆參所屯以事農疇官本曰案原本脫疇字宋本有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菱 河水

又東北逕廉縣故城東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說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 王莽

之西河亭地理志曰卑移山在西北河水又北與枝津合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北訛在與字

水受大河東北逕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今無水董祐誠曰

一合字按七字是注混作經與北二字當倒互胡渭校改

伯渠自奇銅缺之麓灑河東田相傳爲漢時所鑿常即枝津亦即漢疏 能會貞曰按史記河渠書漢時用事者爭言水利西河引河以溉田

志漢渠在靈武縣南五十里從漢渠北流四十餘里始爲千金大陂其左右又有胡爾雅曰灘反入言河決復入者也河之

有灘若漢之有潛也疏 觀此知鄭氏凡河決復入者皆謂之河水又東北逕渾懷障西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

又來作鄆趙改障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鄆常作障核並同蓋祐誠曰注云南去北地三百里元和郡縣志唐靈武城在懷

遠縣東北隔河一百里其城本蒙恬所築古謂之渾懷障案懷遠即今寧夏渾懷障當在河東鄂爾多斯右翼中旗界中

志下近刻衍曰渾懷都尉治塞外者也隋志靈武縣後周置曰建安後又置歷城郡又典通靈武縣後魏平三齊後徙歷下人於

城之名矣官本曰案城近刻作地案朱 疏 隋志靈武縣後周置曰建安後又置歷城郡又典通靈武縣後魏平三齊後徙歷下人於

東陽濟瀋沈文秀徙青州民于京師慕容白曜得送崔道固劉休賓于京師後乃徙二城民隸于下館置平齊南去北地二百里

志北地郡富平縣下云渾懷都尉治塞外渾懷障北地是北地之訛朱氏以爲治在北平河其經也下同

山西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說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孫棣曰石 去北地五百里官本曰案北

北城案朱說箋曰城當作平趙見上

山石之上自然有文盡若虎馬之狀官本曰案虎太平御覽引作獸近刻訛作獸案朱說趙改刊

臺以金鹿爲金粲然成著類似圖焉趙刊誤曰箋曰當作類似圖畫案依文自通無容更易 故亦謂之畫石山也

### 又北過朔方臨戎縣西

孫校曰臨戎故城即舊朔方郡在今定邊縣北河水東北逕三封縣故城東董祐誠曰二漢志三封俱屬朔方郡漢末廢元和郡縣志治三封

封在今豐州西一百里又云夏州長澤縣本漢三封縣地即今縣北二十里三封故城二說互異長澤在今榆林非漢朔方地且志言夏州西北至豐州七百里長澤又在夏州西南一百二十里相背顯然志又言豐州治九原縣本廣牧縣朔州西一百六十里永豐縣本臨戎縣三封又在臨戎之西則所云豐州西百里亦有誤字此注引十三州志曰三封漢武帝元狩三年置十三州志曰在臨戎縣西一百四十里當在今鄂爾多斯右翼中旗西北州外

朱慎有百四十里官本曰案四近刻河水又北逕臨戎縣故城西官本曰案此十一字近刻訛作經案朱詒緒改到誤曰

且方即治元而和志謂朔方理三封墳氏據續漢志謂鄧注所釋係後漢志所然鄧注多詳前漢事蹟而前志所書每郡第一縣不必皆為郡治朔方郡二年開朔方郡而臨戎即城於五年常與鄧同置三封之置則漢志及此注俱在元狩三年朔方之治臨戎二漢當無改易也元和志永豐縣朔州西一百六十里本漢臨戎舊地後漢末廢北人謂之賀葛真元朔五年立增漢漢字刊誤曰元朔舊朔方郡朱詒緒曰

者即所治也此是東漢郡治王莽之所謂推武也官本曰案河水又北至此共二十九字原本脫近刻有案朱趙有河水又北有枝渠東出謂之

銅口東逕沃野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二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詒緒又脫縣字趙改增刊誤曰二十字是注混作

漢末廢當在廣故臨戎二縣之間今為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境元和郡縣志所稱天德軍北沃野故城當是後魏鎮城非漢傳縣注敘枝渠於疏熊曾貞曰據注河水枝渠東出逕沃野南則沃野在河東岸一統志謂漢沃漢武帝元狩三年立王莽之綏武也枝渠渠東注以漑田

董祐誠曰渠當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中疏按史記河渠書漢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引河以溉田又漢書食貨所謂習通

在我矣河水又北屈而為南河出焉疏而為下疑有脫文趙補屠申澤三字亦非觀下文則屠申澤更在南河之西北河水又北迤西溢于蘇渾縣

故城東官本曰案此二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詒緒又為下增屠申澤三字刊誤曰二十五字是注混作經而為下落屠

城當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北河見下漢武帝元朔二年開朔方郡官本曰案縣即二字近刻訛作

外騰格里鄂漠之西南河見下漢武帝元朔二年開朔方郡治又有三字案朱詒緒改以

有脫誤而忘填之今據漢志改正作開朔方郡以縣為西部郡尉治於事方合有道自縣西北出鷄鹿塞王莽更郡

溝搜縣曰極武其水積而爲屠申澤澤東西朱趙有百二十里故地理志曰屠申澤在縣東卽是

澤也闕駟謂之鯨潭澤矣官本曰案近刻脫鯨字案朱服補增刊誤曰寰宇記引此文作鯨潭澤縣卽以鯨潭澤得名今陝西榆林鎮有鯨潭城漢朔方郡之舊縣也董祐誠曰今日騰格里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河水西岸

屈從縣北東流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其脈絡乃承上注屈而爲南河又北迤西之文案朱說趙收孫疏云河經靈武郡乃承上經臨或縣非注文體例案朱說趙收並無東字刊誤曰五字是經誤作注

北河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其脈絡乃承上注屈而爲南河又北迤西之文案朱說趙收孫疏云河經靈武郡按曰杜佑云河經靈武郡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漢人謂之西河自九原以東漢人謂之北河與杜氏統稱北河亦不同孫引杜說於此殊欠分曉

漢武帝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絕梓嶺梁北河是也官本曰案此二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在後王莽之監河也下至河目縣西上案朱趙同

東逕高闕南官本曰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接爲北河下案朱說稍改刊誤曰十五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臨戎縣北有連山俗名曰高闕當卽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北河外阿爾坦山也

史記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

中斷兩岸雙闕善能雲舉望若闕焉卽狀表目官本曰案卽近刻訛作節案朱作節箋曰大事記注引此作我然雲舉節作卽趙改善能爲我然節爲卽故有高闕

之名也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疏通鑑梁普通五年魏廣陽王深上言高闕戍主御下失和自古迄今官本曰案

自近刻作上案朱趙作上趙刊誤曰箋曰大事引此作自古及今案依文自通無容改易常置重捍以防塞道漢元朔四年衛青將十萬人敗右賢王

于高闕疏按武帝紀及衛青傳事在元朔五年常訂卽此處也河水又東逕臨河縣故城北董祐誠曰漢志縣屬朔方郡後漢省元和郡縣志西受降城漢臨河縣故理蓋臨河兼有

河北地也故城當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北兩河之間漢武帝元朔三年封代恭王子劉賢爲侯國趙釋曰全氏曰代恭王子皆封西河此或是西河之水臨縣一清案西河近代

宜是也而史漢王莽之監河也朱趙有漢武帝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絕梓嶺梁北河是也二十字官本移上

水經注疏卷三

五

至河目縣西

官本曰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誤入注內接梁北河是河水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

字原本及近刻並誤入注內接梁北河是河水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

此山也東流逕石跡阜西董祐誠曰當在今烏喇是阜破石之文悉有鹿馬之跡故納斯稱焉近刻作故

新阜納稱焉案朱趙同南屈逕河目縣董祐誠曰漢志縣屬五原郡後漢省在北假中官本曰案近刻在訛作左脫中字案朱趙同

義引括地志云五原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是也孫校曰河目故城在北假中屬勝州銀城縣在疏史記秦本紀正義引水經注黃河逕河

今懷遠縣西北肅祐誠曰今自阿爾坦山迤東至烏喇特南至黃河皆古北假地疏目縣故城西在北假中此誤在作左脫

故城西三字地名也官本曰案此三字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往官本曰案近刻作去未諫璋云朱皆北假

也疏高闕以東陽山以西東西對史記曰秦使蒙恬將十萬人北擊胡疏能會貞曰史記蒙恬傳作三渡河取高

闕據陽山北假中是也北河又南合南河河上承西河官本曰案近刻脫南河二字案朱趙無董祐誠曰今

支東東逕臨戎縣故城北又東逕臨河縣南董祐誠曰又東逕廣收縣故城北孫校曰廣收屬朔方郡即豐州

漢志縣並屬朔方郡魏晉移置屬新興郡非此城也元和郡縣志豐州九原東部都尉治官本曰案東上近刻疏能會貞曰河水先

縣郭下本漢之廣收舊地當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內地東部都尉治官本曰案東上近刻疏能會貞曰河水先

則廣收在西渠搜在東而廣收下云東部都尉治渠搜下云中部都尉治是東部反在中部之西矣檢漢志亦然當是漢志東中二字傳刻互

王莽之鹽官也逕流二百許里東會于河董祐誠曰今南河逕鄂爾多河水又南逕馬陰山官本曰案此

並訛作經南近刻作東案朱同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今自烏喇特旗西北噶札爾諸漢書音義曰陽山在河

山迤東歷夜明安旗四子部落旗南接歸化城諸山皆古陰山侯廳所謂陰山東西千餘里是也

北陰山在河南謂是山也而即實不在河南疏史記蒙恬傳徐廣音義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

紀始皇紀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言陰山甚遠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原誤陶依匈奴傳故陽山北假中似分陰山陽山為二水北曰陽水南曰陰此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之說所由來也然史漢匈奴傳顏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代高闕皆在河北則馬班不以陰山在河南可知足徵始皇紀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乃言河北之山非言河南之山徐廣音義未遑夢 史記音義稽耳胡渭曰陽山即陰山也山在中國之極北故名陰山水北曰陽山在河水之北故亦謂之陽山

曰五原安陽縣北有馬陰山今山在縣北言陰山在河南又傳疑之非也 疏 此鄭氏即本徐廣說而取北當作縣在河北方與下文義合 余案南河北河及安陽縣以南悉沙阜耳無佗異山故廣志曰朔方郡北移沙七

所而無山以擬之是義志之僻也 官本曰案義志近刻作諒諒朱同趙改刊 疏 注是據廣志以駁音義不得以廣志為僻 疑當作是音義之僻也

陰山在河東南則可矣 疏 陰山陽山皆在河北鄭氏力辨音義陰山在河南之非何得云在河東南則可知此南字亦北字之誤故遷就其辭謂陰山在河東南則可矣 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 官本曰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詵趙改刊誤曰十三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

什賁故城是案蘇建策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漢朔方縣即什賁故城在今懷遠縣北董祐誠曰二漢志縣俱屬朔方郡漢末唐當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境內注引魏土地記縣有大鹽池當即今之哈拉莽乃鄂謨漢志謂鹽澤在縣南則故城在鄂謨北矣 詩所謂城彼朔方也漢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取河內地為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即

此城也王莽以為武符者也 方郡有灑水紫河今本無之陝西行都司志曰高居壽使于固記云甘州西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關是也方與紀要云紫河在大同府西北塞外杜佑曰勝州榆林縣有金河紫河自馬邑郡善 疏 按唐宋之朔方縣與漢朔方無縣流入瓊台金河南流入大河魏道武帝鑿劉衛辰自五原金津濟即金河之津 縣非一地則灑水金河紫河

不在此至肅州之金河又別一金河尤風馬牛不相及據隋志定襄郡大利縣有紫河在今歸化城境方與紀要說是但歸化城有二大水為此注之荒干白渠中陵樹類等水下文明敏之無灑水金河紫河之名當是後世名稱改易見他家水經注而徐堅樂史載之也

案地理志云金連鹽澤 官本曰案金近刻訛作今案朱作 青鹽澤並在縣南矣 金連鹽澤青鹽澤皆在南案二鹽字今漢書並作鹽 又案魏土地記曰縣有大鹽池其鹽大而青白名曰青鹽又名戎鹽入樂分漢置典 朱氏誤引

鹽官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典池去平城宮千二百里官本日案城近刻訛作地案朱

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安以北朔方以南也薛瓚曰秦遂匈奴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

之新秦也屈南過五原西安陽縣南官本日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誤入注內接謂之新秦也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

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官本日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四字是注混作

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官本日案志下近刻行曰字案朱始有朔方有渠搜縣中部都尉治王莽之溝搜亭也趙釋曰一溝案

字熊會貞曰按趙謂漢志落亭字是也蓋莽改朔方郡為溝搜則此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此舉北對

南官本日案舉近刻訛作與禹貢之所云析支渠搜矣趙釋曰禹貢雜指曰傳同叔云陸氏曰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

亦當是金城以西之戎也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若禹時渠搜居朔方則不應浮積石陸說非也案水經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

縣故城北注云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此舉北對南禹貢之所云析支渠搜矣說始道元而陸氏因之大戴禮漢武紀並有三朝記

傳曰銀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渠搜之在西域明矣漢書武帝紀注引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發北

北一西一北判然兩地此在北者非禹貢之渠搜也渠搜之在西域明矣渠搜南撫交趾此舉北以爲對也禹貢渠搜

傳寫脫漏學者不考武帝紀注遂令鄭氏精心東字案朱趙無逕西安陽縣故城南官本日案近刻脫縣字南字

陽下落縣字故城下落南字孫校曰安陽縣屬五原郡在廢豐州東北今榆林府西北董祐官本日案近刻

訛曰二漢志縣屬五原郡漢末廢當在今烏喇特旗南北距陰山南臨河水案朱脫趙培刊誤曰西安

趙改刊誤曰鄯漢疏按注本漢志作鄯與障同西安陽本與成宜之田辟城近或西安陽自有障亦未可知官本日案近刻

無逕田辟城南孫校曰田辟地名屬五原郡董祐誠曰地理志曰故西部都尉治也脫又字案朱



屈東過九原縣南

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誤入注內接西部都

河水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十一字

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成宜宜梁皆在九原之西河水又東乃承上注文田辟城案朱訛趙改刊

王莽更曰艾虜也河水

又東逕原亭城南

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

闕駟十三州志曰中部都尉治

原亭今本漢書作原高疑彼文為誤蓋中部治原亭西部治田辟與壁同城障之名二語皆

疏

引闕說即斯意也趙乃謂曰下別

河水又東逕宜梁縣之故城南

漢志廢豐州今榆林府北董祐賦曰二

闕駟曰五原西南六十里今世謂之石崖城河水又東逕福陽城南

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細作副今考漢書地理志于五原郡下云東郡都尉治福陽山即此福陽城也亦謂之福陽塞別有

孫校曰副陽及下河陰俱在今神木縣北董祐賦曰吾本皆作副陽趙氏載漢志改作福陽謂與下福陽縣為兩地然或鄭氏所見漢書

疏注下文言河水又東逕福陽縣故城南其城在河陰九原臨沃之東不得在此此作副陽本塞障之名非縣也都尉治所不必在縣城趙

東郡都尉治趙釋曰一清案漢志此語在五原郡下而福陽縣下反無之道元注于臨沃縣下又逕河陰縣故城北官本曰案

字案朱脫趙增又東二字刊誤曰逕上落又東二字董祐賦曰二

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董祐賦曰二漢志五原郡治九原縣漢末

降郡成平縣矣西北接對一城蓋五原縣之故城也董祐賦曰二漢志縣屬五原郡漢末廢當王莽之填河

亭也竹書紀年官本曰案年下近刻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

子戍吏皆貉服矣

朱戍作戍貉作貉箋曰今竹書紀年作適子代史增改同官本日刊誤曰全氏云伐吏當是戍吏貉服當是貉服之誤貉服即胡服也北方多稱曰貉

其城南面長河北背連

山秦始皇逐匈奴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築亭障為河上塞徐廣史記音義曰陰山在五原北即

此山也朱趙陰並作陶趙釋曰一清案史記始皇紀云西北斥逐匈奴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徐廣曰陰山在五原北蒙恬傳曰于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此陶山似是陰山之誤始皇紀云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道元以陰山不在河南既于史記之文無礙陰陶始皇三十二年官本日案近刻此作二十

字形相似故耳非別有一陶山也刻向七略古文或誤以為見與以陶為陰如此類多

全氏曰史記年起自臨洮東暨遼海西並陰山築長城及開南越地朱無開字趙增刊疏按始皇本紀三十四年築長城及南越地年表則三

十三年三十四年並云築長城蓋兩年始成本紀記其成功之年故云三十四年注二十四乃三十四之誤全氏據年表改未審起臨洮云云蓋抄襲蒙恬傳文本紀無開字正義謂成五嶺是南方越地趙據漢志南海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於南上增開字非也始皇擊南越史記

不詳按淮南人間訓及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諫伐閩越言尉屠睢擊越事甚悉書警夜作民勞怨苦故楊泉物理論曰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哺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其冤痛如此矣蒙恬臨死

曰夫起臨洮屬遼東城塹萬餘里不能不絕地脈此固當死也

又東過臨洮縣南孫校曰臨洮縣屬五原郡在今府谷縣北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五原郡漢末廢當在今烏喇特旗東南接歸化城土默特界齋爾齊河之西王莽之振武也河

水又東枝津出焉董祐誠曰枝津見下河水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官本日案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註作經案朱說稍改刊誤曰十九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俗以為皇甫川在今府谷

縣北東水出石門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門障朱作鄴趙改下同刊誤即此山也董祐誠曰當在今茂明安旗南烏喇特旗東西北趣光

祿城趙釋曰一清案漢志五原郡福陽縣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龍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度河城又西北得宿虜城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還詔遣長樂衛尉

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等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徐自為所築城也官本日案保近刻訛

作盛。案朱說趙改刊故城得其名矣。城東北卽懷朔鎮城也。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光祿城東北有懷朔古城在今中受  
誤曰堡黃省曾本作保其水自障東南流逕臨沃城東南注于河。董祐誠曰今蘇爾哲河自黃明安河水又東逕稠  
安族界內。

陽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說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孫按曰臨陽縣在廢勝州西南  
今府谷縣東北董祐誠曰漢志縣屬五原郡後漢省當在今歸化城所屬薩拉齊廳西境蘇爾哲河之東南臨大河

王莽之固陰也。地理志曰自縣北出石門障河水決其西南隅又東南枝津注焉水上承大河

于臨沃縣東流七十里北漚田南北二十里。趙北改流刊誤曰注于河。董祐誠曰水當在今鄂疏流非也。注銜河  
水東流又東南流此枝津既東流七十里如又南流二十里何能注于河水又東逕塞泉城南而東注。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

河知南北字不誤惟北漚田之北字當移於注字上作北注於河方合河水又東逕塞泉城南而東注。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  
案朱說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城當在今薩拉齊廳西境

### 又東過雲中槓陵縣南又東過沙南縣北從縣東屈南過沙陵縣西

孫校曰槓陵卽廢東勝州沙陵漢屬雲中郡並在河東岸今屬山西沙南在河西今府谷縣東北元和郡縣志榆林縣本漢沙南縣地黃河西  
南自夏州朔方界流入河濱縣本漢沙陵縣地黃河在縣東一十五步闊一里不通舟楫卽河濱關渡河口處名君子津

大河東逕咸陽縣故城南。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雲中郡漢末廢當在今薩拉齊廳西境王莽之賁武也。河水屈而流疏。朱趙脫南字官刻  
載本同孔刻載本

增南字是也。經稱屈南注銜河屈常有南字以合經。白渠水注之。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塞外。董祐誠曰白  
全乃增西字與水道不合或是刊刻之誤。案朱說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渠水當卽今

黃水河蒙古曰西拉烏。西逕定襄武進縣故城北。董祐誠曰漢志縣屬定襄郡。續漢志屬雲中郡漢末廢城當在今托克托城西部都尉治王莽更曰

伐蠻。官本曰案近刻作世祖建武中封趙慮爲侯國也。白渠水西北逕成樂城北。官本曰案近刻脫城字。案  
案朱趙同

下黃省曾本有固字方輿紀要盛樂城在大同府西北三百餘里漢置成樂縣爲定襄郡治後漢改屬雲中郡後廢鮮卑拓跋力微始居其地  
晉太康五年拓跋祿官分其國爲三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建興初猗盧城盛樂以爲北部後爲石虎所敗部族東徙至拓跋驍槐於咸康初

復城盛樂而居之弟什翼健於咸康六年始都雲中之盛樂宮明年樂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即漢成樂縣之故地也董祐誠曰漢志成樂屬定襄續漢志作盛樂屬雲中後魏初郡於此魏書有雲中之盛樂有定襄之盛樂通鑑注定襄之盛樂即雲中之盛樂董書什翼健立三年移都於雲中之盛樂明年樂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則已非後漢之盛樂城疑定襄之盛樂乃前漢之成樂城也雲中定襄地名混亂而盛樂則一今案此注作成樂又引郡國志成樂故園定襄之文知同在一地又案定襄郡縣在東雲中郡縣在西疑此為定襄之盛樂下雲中宮為雲中之盛樂也城當在今歸化

**疏** 地形志凡度郡縣多兩書之雲中之盛樂其初隸也定襄之盛樂其後屬也董氏未知其例 郡國志分盛樂為二以分隸雲中定襄非也當從通鑑胡注雲中宮亦稱盛樂宮非有兩地

曰成樂故屬定襄也魏土地記曰雲中城東八十里有成樂城今雲中郡治一名石廬城也白

渠水又西逕魏雲中宮南董祐誠曰注引魏土地記成樂在雲中城東八十里雲中宮在雲中城東四十里則宮在成樂西亦四十里魏土地記曰雲中宮在雲中

縣故城東四十里官本曰案近刻脫縣字案朱脫趙趙或疑魏土地記為曹魏之書觀此記魏雲中宮則確為元魏之書白渠水又西南逕雲中

趙有故城南董祐誠曰二漢志雲中郡治雲中後魏雲中治盛樂故此言故城當在今歸化城西南今黃水河自托克托故趙地虞北左合南來一水西北流至歸化城西南會黑水河入湖不西南流亦不逕入湖或古今之異也故趙地虞

氏記云疏虞氏記無考疑是虞喜志林御覽一百七十趙武侯官本曰案近刻脫武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何焯云當作趙武侯自五原河曲樂長城

東至陰山又于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晝見羣鵠遊于雲中徘徊

經日見大光在其下趙刊誤曰箋曰大一作火案大光言光之非常作火非黃省會本是大字疏按案字記通鑑周報王四年注大火通鑑唐貞觀四年注天中記十二作大武侯曰此為我

乎乃即于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秦始皇十三年立雲中郡王莽更郡曰受降官本曰案近刻脫此七字案朱趙無

趙釋曰一清案漢志雲中郡秦置莽曰受降縣曰遠服矣白渠水又西北逕沙陵縣故城南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雲中縣莽曰遠服今注云云有缺失矣中郡漢末廢當在今歸化

城西西南黑水王莽之希恩縣也疏按毛本漢志同注本本希恩誤其水西注沙陵湖趙釋曰一清案漢志定襄郡武進縣白渠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董祐誠曰湖見下又有

芒干水官本曰案干原本訛作于據漢書改正下同案朱作芒于趙改荒于刊誤曰漢書地出塞外董祐誠曰今黑水河蒙古曰哈喇理志定襄郡武泉縣下云荒干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芒于是荒干之訛下並同

出塞外董祐誠曰今黑水河蒙古曰哈喇鳥蘇出綏遠城東北境近四子部

南遼鍾山山即陰山故郎中侯應言于漢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自孝武出

師攘之于漠北匈奴失陰山過之未嘗不哭謂此山也其水西南逕武舉縣董祐誠曰漢志縣屬定襄郡後漢省當在今綏遠城

東北四子部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雲中郡後漢末省當在今綏遠城東北黑水河西又西南與武泉水合

其水東出武泉縣之故城西南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雲中郡後漢末廢當在今歸化城東武泉水疑即今之哲爾德必拉也縣即王莽之所謂順泉者也

水南流又西屈逕北與縣故城南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雲中郡漢末廢當在今歸化城東哲爾德必拉之北按地理志官本曰案志下近刻衍曰字案朱趙有五原有南

與縣王莽之南利也故此加北舊中部都尉治十三州志曰廣陵有朱箋曰當有南字輿官本曰案輿漢書地理志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

疏玉本載朱箋曰輿上當有南字按案本無此說而鍾譚本有之王氏未見朱氏原本故誤以為箋語且兩漢志俱作輿本無南字其說亦非故此加北疑太疏遠也其水又西南入芒干

水董祐誠曰今哲爾德必拉西流至歸化城東芒干水又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朱趙無芒干水又四字有城在右朱有下有長字趙刪刊誤曰黃省會

本無案朱趙作側紫帶長城官本曰案紫近刻訛作背止面澤謂之白道城官本曰案白道下近刻衍南谷口有四字案朱趙刻刊誤

長字案朱趙作側宜衍董祐誠曰城當與今歸化城相近

自城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沿路惟土穴出泉挹之不窮余每讀琴操見

琴慎相和雅歌疏按琴操序有河間雅歌二十一章今本殘錄云飲馬長城窟文選飲馬長城窟行李善標為古辭云不知作者姓名玉臺新詠謂此詩蔡邕

所作而鄭引琴操有趙釋曰一清案李善文選注及名正舊撰也及其跋陟斯途官本曰案跋近刻訛作遠懷古事始知信矣非虛言也引鄭善長水經注曰余至長

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趙釋曰一清案李善文選注不慮也蓋櫛括其辭此引書鈔變之例也顧瞻左右山椒之上官本曰案椒近刻訛作樹有垣若頽基焉

沿溪巨嶺趙刊誤曰巨當作互音補說文作桓竟也經史通作互從二从舟與从二月之互有別互即恆字若从二从日作巨音宜本字从二从回即同字大非東西無極疑趙武靈王之所築

也芒干水又西南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又南西案朱說趙改刊逕雲中城北董祐誠曰即上雲中故城也白道中溪水注之水

發源武川北塞中其水南流逕武川鎮城元和郡縣志武川鎮今名黑城在東寧降城共三百里當在今歸化城西北今

東董祐誠曰當在今歸化城西世謂之阿計頭殿宮城在白道嶺北阜上其城圓角而不方四門列觀城內惟臺

殿而已其水又西南歷中溪出山西南流于雲中城北官本曰案此下原本及近刻並重于雲中城北五字係衍

南注芒干水芒干水又西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案朱脫趙增又刪又字刊塞水出懷朔鎮東北芒中趙塞水出

芒作荒董祐誠曰懷朔鎮見上今克魯倫必拉之西有多羅圖疏能會貞曰趙改塞水出作出塞外誤上文已言芒干水出塞外安得至此

必拉察蘇七必拉皆南流入圖爾根必拉未知河水為塞水也又言芒干水出塞外此自別一塞水矣不然下文言其水西南入芒干水

是芒干水入芒南流逕廣德殿山下董祐誠曰殿當即在行宮中二水夾之余以太和十八年從高祖北巡屈于陰山之講

武臺臺之東有高祖講武碑碑文是中書郎高聰之辭也疏按魏書高聰傳拜中書博士積十年傳侍郎據官氏志有中書侍郎無中書郎此郎上常脫侍字

自臺西出南上山山無樹木惟童阜耳即廣德殿所在也其殿四注兩夏官本曰案注近刻訛作柱夏夏同案朱趙同

堂宇綺井官本曰案并近刻訛作棋案朱說趙改刊誤圖畫奇禽異獸之象殿之西北便得焜煌堂雕楹鏤

桷取狀古之溫室也其時帝幸龍荒遊鸞朔北南秦王仇池楊難當捨蕃委誠重譯拜闕陛見

之所也故殿以廣德為名魏太平真君三年刻石樹碑勒宣時事碑頌云肅清帝道振懾朱趙作

四荒有蠻有戎自彼氏羌無思不服重譚稽顙恂恂南秦斂斂推亡馘馘廣德奔焜煌侍中

司徒東郡公崔浩之辭也碑陰題宣城公李孝伯尙書盧遐等從臣姓名若新鏤焉其水歷谷

南出朱趙有陰字山西南入芒干水芒干水又西南注沙陵湖趙釋曰一清案漢志定襄郡武泉縣荒于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補刊誤曰芒干水當作荒于水南齊書魏廢傳人不習北地故耳董祐誠曰今圖爾根必拉運薩拉齊廳南境又西南匯為澤西流入河澤即沙陵湖也

于河董祐誠曰漢志白渠水出武進塞外西至沙陵入河荒于水出武泉塞外西至沙陵入河是漢時二水各入河也此注二水俱入沙陵湖是白渠下流徙而東北與荒于水相合今苦水河合黑水河更在沙陵湖之上流是白渠益徙而東也湖水西南入

河水南入槓陵縣西北朱說經又槓訛作植槓改注槓改植刊誤曰漢書地理志雲中郡有槓陵縣槓當作槓九字是注混作經緣胡山董祐誠曰槓陵漢志雲中郡後漢省志北臨河諸山槓陵城當在托克托城之西歷沙南縣東北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雲中郡漢末廢兩山二縣之間而出官本南太平寰宇記謂在榆林縣西北非當在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中

此二十六字爲句原本及近刻並截上九字訛作經下十案朱箋曰而一作南趙改南余以太和中爲尙書郎從高祖北巡親所逕涉趙作縣在

山南王莽之槓朱趙作槓陸也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縣南六十許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

水南流脈水尋經殊乖川去之次似非闕究也官本日案此駁正經文東過槓陵沙南疏能會真曰載氏謂此駁正之誤董祐誠曰此駁正經文之誤

董氏亦云駁正經文按此駁經文先過槓陵沙南後過沙陵之誤若槓陵沙南二縣注所敘與經同無誤之可取也

又南過赤城東趙釋曰全氏曰胡三省云後魏明元帝泰常八年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即此城也但考登國二年幸赤城三年又幸東赤城疑有兩赤城而今不可考矣一清案頗景范曰赤城堡在萬全指揮司東北二百里其地相傳豈尤所居後魏主珪登國二年幸廣寧遂如赤城神瑞二年復如赤城此東赤城也司治即今宣化府史云幸廣寧遂如赤城其爲東赤城無疑東赤城見沾水篇注河水所逕之赤城在朔州西北董祐誠曰城當在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中

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孫校曰定襄桐過並在河東岸屬山西董祐誠曰漢志縣屬定襄郡續定襄郡漢高帝

六年置官本日案近刻脫帝字王莽之得降也桐過縣王莽更名椅桐者也河水于二縣之間濟

六年置脫趙增刊誤曰漢高脫帝字王莽之得降也桐過縣王莽更名椅桐者也河水于二縣之間濟

有君子之名

官本日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說趙改刊誤曰十三字是注混作經周嬰何焯皆疑及此增釋曰一清

引水經注云云今注云河水於二縣之間似指棗中之沙南定襄之桐過而言也兼祜說曰今日湖灘河朔

疏

按沙南在河西桐過在河東趙以二縣為指沙南桐過也若前白渠水所逕之成樂去河甚遠且成樂與桐過俱在河東亦不得在此二縣間全說失之

皇魏桓帝十一年

官本日案皇魏近刻訛作曹漢一訛作三案朱趙同謂釋曰后林曰後漢書桓帝再幸函谷一臨雲夢乘輿與簡

桓帝幽並之間水草是逐度沙漠而飲馬據參合以張罷故以榆林為西桑乾為左矣尋厥昆調嬖遊斯津則桓帝即猶也差無乖束但猶施統

部止十一年此言十三又非佳證且桑氏已著濟名則事在漢桓之先矣一清案十三十一字畫訛誤君子濟名經注混滂方叔之言

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齋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日子

疏御覽七十一引作往投津長津長送之渡河文義甚明此日子封三字是津長日之

封

趙刊誤曰箋曰御覽引此無日子封三字埠疑當作田子封是津長姓名案通鑑晉紀胡三疏御覽七十一引作往投津長津長送之渡

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一無所損

官本日案近刻脫一帝字案朱作發趙改葬

刊誤曰發發通鑿注引此文作賈發葬字記作賈葬從之

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于帝帝曰君子也

官本日案近刻脫一帝字案朱脫錢曰御覽有兩帝字趙刊

即名其津為君子濟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餘里河水又東南左合一水

官本日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說趙改刊誤曰九

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左疑右字

水出契吳東山疏

御覽一百六十四引鄭元水經注云朔方縣有契吳山勃勃北遊登之歎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馬嶺以北大河以南未有若此之美也今本無之按此契吳東山不

在大朔方縣在大河之東與所云大河以南亦不合存以俟考

西逕故里南

官本日案南下近刻衍而字朱衍翰刪刊誤曰而字衍文

北俗謂之契吳亭其水又西流注于

在古朔方縣在大河之東與所云大河以南亦不合存以俟考

河

董祐誠曰水當在今湖灘河朔南烏蘭本倫河北

性敦篤也方輿紀要云志云周穆王時犬戎樹厚居此有城在寧夏衛西周涼州刺史史事曰樹敦賀真二城吐谷渾之巢

水注之

官本日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說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

穴也魏書地形志朔州神武郡領殊額縣今注云樹頽蓋語出戎方音之異耳孫校曰疑今保德州南之奇嵐水

疏

周書楊忠博高祖元壽

時家於神武樹頽則縣本名樹頽當因樹頽水得名地形志作殊額變文也

水出東山西南流右合中陵川水出中陵縣西南山下

官本日案近刻脫西字案朱



脫筆曰縣下黃本缺一字吳本補作東字謝云宋本作西字趙增西字

**北俗謂之大浴真山**

官本曰案近刻脫真字山下衍其字案朱趙同

**疏**戴於浴下增真字水亦取名焉東當是大典本無據

**北流逕中陵縣故城東北俗謂之北右突城王莽之遮害也十三州志曰善無縣南七十五里**

**有中陵縣世祖建武二十五年置**趙增曰一清案班志已有中陵縣不應置自光武也司馬彪郡國志云定襄郡中陵故屬雁門以言改隸則可耳

**木水出東山**官本曰案出近刻訛作自案朱趙增有**北俗謂之貸敢山水又受名焉其水西北流**官本曰案水下近刻

**于中陵水中陵水又西北流逕善無縣故城西**朱趙不重中陵水三字**王莽之陰館也十三州志曰舊定襄**

**郡治地理志雁門郡治**官本曰案近刻志下衍曰字案朱趙增有**其水又西北流右會一水**官本曰案右近刻訛作又案**水出東山**

**下北俗謂之吐文水**孫校曰疑今蔚文水在保德州南**山又取名焉北流逕鋤**趙作**亭南又西流逕土壁亭**官本曰案近刻脫又字逕

**西出峽左入中陵水中陵水**朱趙不重中陵二字**又北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謂之沃水**

**又東北逕沃陽城東又東合可不漚水**官本曰案近刻脫沃水二字又下衍會字案朱趙不重沃水二字**水出東南六十里山下**朱不重水字趙增又出下增縣

**北俗謂之可不漚**官本曰案沃原本訛作流今改正案朱說趙改刊誤曰流水當是沃水之誤以下文校正**又東逕沃陽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故近刻訛作坎案朱作坎錢曰李云當作故城趙改故

**北俗謂之可不漚**官本曰案故近刻訛作坎案朱作

**北俗謂之倉鶴**官本曰案近刻脫西字案朱趙增刊誤曰濕水注引燕書

**三逕參合縣南魏因參合**漢已有參合縣尉代郡不在此**以卽名也****疏**代郡不在此**北俗謂之倉鶴**官本曰案近刻脫西字案朱趙增刊誤曰濕水注引燕書

**口陘在縣之西北**官本曰案陘在近刻訛作徑左案朱趙增刊誤曰徑左在常陘在**卽燕書所謂太子寶自河西**官本曰案近刻脫西字案朱趙增刊誤曰濕水注引燕書

**疏**按寶未至河西灑水注引燕書本作自河而還全軍敗於參合河下落西字**疏**殺於彼篇稍改而作西此據增西字皆爲謬矣**還師參合三軍奔潰卽是處也魏立縣**

**水經注疏卷三**

以隸涼城郡官本曰案近刻郡下有也字案朱趙有疏地形志無涼城郡常是大武時置西去沃陽縣故城二十里縣北十里有都尉城地

理志曰沃陽縣西部都尉治者也北俗謂之阿養城其水又東合一水水出縣東南六十里山

下北俗謂之災豆渾水西北流注于沃水沃水朱趙不重沃水二字又東北流注鹽池地理志曰鹽澤在東北

者也今鹽池西南去沃陽縣故城六十五里縣本曰案近刻脫池水激渟淵而不流東西三十里南

北二十里池北七里官本曰案近刻作十里案朱趙同即涼城郡治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注案朱池西有舊城俗謂之涼城

也郡取名焉地理志曰澤有長丞官本曰案漢官制有令有長令長皆有丞此城即長丞所治也城西二里有小阜阜下

有泉東南流注池北俗謂之大谷北堆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此佳案朱作此佳趙作堆此分屬下讀水亦受目焉

中陵川水自枝津西北流右合一水于連嶺北水出沃陽縣東北山下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案朱北俗謂

之烏伏真山官本曰案謂近刻作名山案朱趙同水曰誥升袁河請釋曰一清案晉書何奴右賢王去卑之子曰誥升爰魏書鐵弗劉虎南單于苗

趙刊誤曰錢曰袁河當作緣河案全氏云案晉時何奴右賢王劉誥升爰劉衡辰之所出也河或以此得名爰與袁通西南流逕沃陽縣左合中陵川亂流西南與一水合

北俗謂之樹頹水疏國語犬戎樹惇通鑑注樹敦城在曼頭山北周穆王時犬戎樹敦居之因以名城周書涼水出東山下

西南流右合誥升袁水疏按上已敘樹頹水上流此西南與一水合下二十七字祇云西南與樹頹水合足矣不應復述鄜氏蓋

究是亂流西南注分謂朱趙二水左水枝分南出北俗謂之太羅河右水西逕故城南北俗謂之昆

新城官本曰案謂近刻作名城案朱趙同其水自城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南太羅水注之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

永源上承樹頽河南流西轉逕武州縣故城南官本曰案近刻脫州字下同案朱脫趙增釋曰一清案禹貢維指云河水折而南逕廢東勝州東入塞其東岸則平鹵衛杜佑曰勝州東至

黃河四十里北至黃河五里西北至黃河二十里平鹵衛在山西大同府西步南二百四十里本漢雁門郡之武州縣隋唐以後為朔州地今山西朔州有武州城亦謂之河套輓收地形志恆州代郡領武周縣

善無城西南百五十里官本曰案近刻脫城字南字案朱脫又無州字趙增州城無疏熊會貞曰地志無武縣趙戴改為武州縣按灤水注武州川北流逕武州縣故

武州縣善無城東樞開平鹵衛為武州縣地非謂平鹵以西至河皆武州地也趙戴求其縣而不得漫以武州填之十三州志謂此縣在善無

西百五十里則在漢定襄郡地定襄所屬有武進武要武泉等縣皆北俗謂之太羅城疏魏書太宗紀永興三年詔將軍東州侯尉

南次定襄太洛城洛羅晉近水亦藉稱焉其水西南流一水注之官本曰案一近刻作水導故城西北五十里南流

逕城西北俗名之曰故槃迴城官本曰案近刻脫俗字案朱脫趙增又南流注太羅河太羅河又西南流注于河河水

又左得滿水口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脫趙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水出西河郡美稷

縣東南流東觀記曰郭伋字細侯官本曰案近刻脫字字案朱趙無字字趙刊誤曰箋曰郭伋下為並州牧前在州

素有恩德老小相攜道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曰

聞使君到喜故迎伋謝而發去諸兒復送郭外問使君何日還伋計日告之及還先期一日忿

小兒即止野亭須期至乃往其水又東南流羌人因水以氏之漢冲帝時羌滿狐奴歸化蓋其

渠帥也疏熊會貞曰按後漢書西羌傳冲帝元年中馬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於是雖滿狐奴等五萬餘戶詣並降隨右平則不

其水俗亦謂之為湍波水東南流入長城東鹹水出長城西鹹谷東入滴水滴水朱趙不重又東南

渾波水出西北窮谷東南流注于浦水浦水又東逕西河富昌縣故城南孫校曰隋亦曰富昌當在今府谷縣王莽之富成

也浦水又東流入于河官本曰案原本訛作南今改正案朱作浦水水字微闕下增入於浦水作謂之浦口刊誤曰浦水何以入浦水全祖望云入於浦水當作謂之浦口河水左合一水官本曰案朱案朱

層岫行官本曰案近刻脫山字案朱脫增刊誤曰案曰古本澗曲崖深疏載於其下增山字然實可不必江水注其重巖巖是共句例巨石崇壁

立千仞河流激盪濤湧波襄雷濟電洩官本曰案電近刻作雲案朱作雲箋曰一作電趙改電濟改奔震天動地昔呂梁未開河出孟

門之上蓋大禹所開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疏按呂梁有二一在彭城一在離石列子說符篇孔子所觀當在彭城而司馬彪以離石之呂梁解之呂氏春秋愛類篇呂梁未發此本離石之呂梁而高誘注云在彭城是乃互錯鄭氏載司馬彪之注於此而於泗水引孔子事真絕謬也

過隄官本曰案近刻作乃過隄朱謀埠云當作過隄案朱作乃趙改並過隄至是乃為河之巨險官本曰案近刻脫河增刊改過隄刊誤曰隄曰過過字訛當作過隄案乃黃省曾本作並

乃為下落河之二字朱無也字趙增刊誤曰里下孫潛校補也字趙釋曰一清案閻氏若據古文尙書疏證曰道元言呂梁之即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有餘里也

水勢與龍門無異而以爲在離石離石明之石州改名永寧州者是必求其地以實之永寧州東北則今靜樂奇嵐州之地西去黃河約二百里無所謂河流也土人欲當以河曲縣西南二十五里天橋峽亦有禹鑿之迹天將陰雨激浪如雷幾相和矣而無所謂千仞石又南去離石四百餘里皆與鄭注不合當闕疑禹貢維指曰呂梁即禹貢之梁山龍門之南山也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先言龍門次言呂梁其爲夏陽之梁山無疑董祐誠曰今河曲縣西南天橋峽河經其中滲浪如雷聲聞數十里即注所云呂梁也

又南過西河囿陽縣東朱箋曰囿音銀趙釋曰全氏曰漢志西河郡有囿陽囿陰二縣師古曰囿字本作囿音銀縣在囿水之陰因以爲名也王莽改爲方陰則是當時已誤作囿字矣今有銀州銀水之稱即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案少

字變耳然觀善長所見之本卻不錯豈後人因王莽有方陰之名而妄改爲囿字以實之乎孫校曰今神木縣董祐誠曰囿陽二漢志皆作囿陽屬西河郡漢末廢顏師古漢書注囿陰囿字本作囿王莽改爲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爲囿字今有銀州銀水即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案少

室開母石關所刻囿陽囿陰字皆從袁此漢時已作囿字之證至銀州之水即此注之奢延水與此囿水迥異元和郡縣志謂銀州治榆林縣本漢囿陰縣地亦與顏氏同誤榆林在奢延水北當漢龜茲虜施諸縣地今爲米脂縣境囿陰則今葭州也惟麟州有銀城縣則當以囿水得

本漢囿陰縣地亦與顏氏同誤榆林在奢延水北當漢龜茲虜施諸縣地今爲米脂縣境囿陰則今葭州也惟麟州有銀城縣則當以囿水得

本漢囿陰縣地亦與顏氏同誤榆林在奢延水北當漢龜茲虜施諸縣地今爲米脂縣境囿陰則今葭州也惟麟州有銀城縣則當以囿水得

名耳放城  
見圖水下  
西河郡漢武帝元朔四年置王莽改曰歸新圖水孫校曰今段州禿屈河也出上郡白土縣圖谷東逕其

縣南地理志曰圖水出西東入河官本曰案東近刻作南蓋疏按漢志作東入河亦本並同無作南者不知戴氏河以後人所妄改案朱說增改疏云然以今日水道證之當作東南入河鉅謂本作南蓋刊刻

之王莽更曰黃土也東至長城與神衛水合官本曰案衛近刻說作御下同案朱作御案曰古本作衛衛作御下同水出縣南神衛山官本曰案近刻脫神字案

朱脫趙增刊誤曰出峽東至長城官本曰案近刻說作峽山東出至長城案朱趙同趙缺改夾入于圖圖水又東逕鴻門縣縣故鴻門亭地

理風俗記曰圖陰縣西五十里有鴻門亭疏鴻門前漢屬西河後漢省爲亭故鄆氏變文晉之不稱故城然似鴻門亭在先而鴻門縣在後矣於文當作東逕鴻門亭亭故縣也方合天

封苑官本曰案近刻說作苑案朱說趙改火井廟火從地中出圖水又東梁水注之水出增有縣字西北梁谷東南流注圖水

圖水又東朱趙不重逕圖陰縣北漢惠帝五年立王莽改曰方陰矣又東桑谷水注之水出西北

桑溪官本曰案此句之下近刻又有東北桑溪四字係衍文案朱衍稍刪刊誤曰東北桑溪四字衍文東北流入于圖圖水又東逕圖陽縣南官本曰案近刻說作逕圖陰南案朱稍同趙南上增

縣東流注于河河水又東端水入焉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說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端水俗以爲尊河在禪木縣水西出號山山海經曰

其木多漆櫟官本曰案其下近刻衍山字案朱趙有其草多穹窮官本曰案即芎藭案朱稍趙芎藭是多冷石官本曰案冷近刻說作冷案朱作冷端端水

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河水又南諸次之水入焉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說作經案朱說稍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水出上郡諸次山孫校

曰諸次山當在榆林府北套外山海經曰諸次之水出焉官本曰案近刻說之字焉字案朱脫趙增是山多木無草鳥獸莫居是多象

蛇官本曰案案近刻說作象案朱說稍改刊誤以文是自爲牝牡名曰象蛇此經象蛇亦即鳥今本山海經作象亦誤其水東

逕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即漢書所謂榆溪舊塞者也自溪西去悉榆柳之藪矣官本曰案柳近刻作林案朱

同稍改刊誤曰林通鑑注引此文 緣歷沙陵屈龜茲縣西北官本曰案近刻訛故謂廣長榆也王恢云樹榆為塞

謂此矣蘇林以為榆中在上郡非也 按榆中有二其在金城者秦漢以為縣古西荒地也其在北郡者史記趙世家武靈王

諸傳所謂榆塞者皆指此也而史記始皇本紀西北逐匈奴自榆中經河以東屬之陰山集解引徐廣謂榆中在金城陰山在五原項羽本紀蒙

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蒙隱引服虔云金城縣所治蘇林曰在上郡崔浩云蒙恬榆為塞也兩說並載已不能決胡氏兼據服

虔徐廣說以蒙蘇林按蒙恬傳北逐戎狄收河南渡河據陽山居上郡且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未得至金城榆中也蘇林說誠是胡三省以為

為未盡是何耶探鄭氏之意不過謂榆林榆溪在上郡榆中在金城上郡之榆林榆溪不可混入金城之榆中故以蘇林為失惟漢書項羽傳

郡師古引蘇林說並以爲是全氏未得鄭氏之意 史記前世家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 案始皇本紀西北逐匈奴

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然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陰山在朔方東以此推之不得在上

漢書音義蘇林為失是也 官本曰案失是近刻訛作是失 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曰案胡三省曰蘇林之說固未為盡是而道

古上郡之境况諸次水出上郡逕榆林塞入河則榆林在上郡之東明矣諸次水無西流至金 疏 按榆中見漢書伍被傳韓安國傳衛青傳

據之理夷考其故道元特以金城郡有榆中縣蓋壅合之不知此誤尤於蘇林 其水東入長城小榆水合焉 官本曰案榆下近刻衍林字 案朱

本紀師古刪之然衛青傳師古注仍以榆塞在上郡正蘇林 歷澗西北 源蓋曰源古本作澗殆改澗 案朱

不刪澗字刊誤曰 東注諸次水又東入于河山海經曰諸次之水東流注于河即此水也河水又南

湯水注之 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 山海經曰水出上申之山上無草木而多磧石下多榛

楛湯水出焉東流注于河也 孫校曰今有水出米脂縣北諸山當即上申山今俗有白雲山馮家山之名也

又南離石縣西 官本曰案又南下脫過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又南下脫過字孫校曰離石今永奢延水注之 官本曰案

本及近刻並此作經今考水經必云某水從某來注之不言從某來者乃注文 案朱趙作經董祐誠曰五字舊刻及永樂大典本俱作經戴氏以不言從某來改爲注文又注文奢延水入河本在陵水離石水上案離石水今永寧州離石水今州西之北川河奢延水今綏德州之無定河奢延水入河實在離石水入河之下河東西俱在萬山中水口當無改易詳釋經文河水未過離石西而後又會奢延水則以五字仍作經文正與水道相合其不言自某來者或更有脫佚而注中奢延水一條當移在離石水口之下則經注皆符矣

**水西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 **疏** 董祐誠以奢延水注之作經文而移 **東北流** 孫按曰奢延故城在夏州西南今 **山海** 經所謂生水出孟山者也 官本曰案孟近刻訛作 **郭景純曰孟或作明** 納釋曰一清案八字注中注又山海經注無此文也西山經曰又北二百二十里曰孟山郭璞

曰音于黃本訛孟作孟後之韻者祇開孟津之爲盟津孟猶之爲盟猶遂謂字得 漢破羌將軍段熲破羌于奢延澤虜走 通用因改郭注以就之而不知其元文之不可掩也然此八字並非屬注之舊

**洛川洛川在南俗因縣土謂之奢延水又謂之朔方水矣** 官本曰案近刻脫方字 案朱脫增刊 **疏** 能會貞曰 字下增方字非也奢延水出奢延縣兩漢屬上郡西北去朔方甚遠自隋置朔方郡於今榆林唐置朔方縣於今懷遠元和志襄字記遂謂夏州 即漢朔方郡一統志已辨其誤然則此地古無朔方之名元和志兩稱朔水是古不名朔方水之確證晉書載記誤衍方字襄字記通鑑注遂並 增方字載記所云歸老朔方指勃勃 東北流逕其縣故城南王莽之奢節也赫連龍昇七年于是水之北黑

**水之南遣將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叱干阿梨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叱干姓也干字誤梨當作利何焯 據晉書載記校正釋曰沈氏曰是年三月赫連改元鳳翔然後以阿利領將作

改築大城名曰統萬城蒸土加功雉堞雖久崇墉若新並造五兵器銳精利乃成百鍊爲龍雀 大鑲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通

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又鑄銅爲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皆以黃金飾之列于宮 殿之前則今夏州治也奢延水又東北與溫泉合源西北出沙溪而東南流注奢延水奢延

水又東黑水入焉水出奢延縣黑澗 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鑿曰鑿云當作奢延水又東與黑水合黑 水出奢延縣黑澗洮申云案宋本黑水入焉水出奢延縣黑澗案原文只出字上落水

水經注疏卷三

水經注疏卷三

水經注疏卷三

水經注疏卷三

水經注疏卷三

水經注疏卷三

水經注疏卷三

字耳何必多其詞說乎東南歷沙陵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合交蘭水出水出龜茲縣交蘭谷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出上

落水字龜茲下落縣字漢書地理志上郡有龜茲縣東南流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北流與鏡波水合水源出南邪山南谷東北流注

于奢延水奢延水又東逕膚施縣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漢高祖並三秦

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官本曰案近刻脫奢延水三字及東字案朱趙無逕膚施縣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漢高祖並三秦

復以爲郡王莽以漢馬員爲增山連率歸世祖以爲上郡太守司馬彪曰增山者上郡之別名

也官本曰案馬員字季主趙釋曰全氏曰朱謀瑋曰漢志河自有增山縣愚謂班固不書王莽所故上郡之名是脫文意者莽即以增山名也上郡故司馬彪云然今世本缺失常以水經注補之正不礙西河之別有增山縣也馬員字季主稱息侯援之兄也見後漢書本傳及章懷

注東入五龍山孫校曰五龍山在綏德州南五里地理志曰縣有五龍山帝原水官本曰案山下近刻衍也字案朱衍增刪刊誤曰也字衍文漢志分注校趙釋曰一清案漢志

上郡膚施縣有五龍山帝原水錢曉微分帝與原水爲二謂水經注稱帝原水爲誤陳氏禮從之按郊祀志宣帝立五原水黃帝祠四所疏龍山仙人祠及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則知漢志脫仙人祠三字耳鄭氏不誤自下亦爲通稱

也歷長城東出于白翟之中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出於赤翟白翟之中案朱趙同疏史記匈奴傳晉文公據或於居於河西

隱云左傳晉滅赤狄潞氏杜注潞亦翟別種今上黨潞縣潞州之赤狄當是赤狄故地晉文據之居於河西圍洛之間案朱曰故史漢皆云號曰赤翟白翟鄭氏本史漢爲文未爲記史記志疑潞洛當作潞不思不在河西也又有平水官本曰

刻訛作年案朱作年箋曰案朱曰出西北平溪東南入奢延水奢延水又東朱趙不重奢走馬水注之水出西南長城北

陽周縣故城南橋山昔二世賜蒙恬死于此王莽更名上陵時山上有黃帝冢故也帝崩惟弓

劍存焉故世稱黃帝仙矣其水東流昔段熲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聞羌在奢延澤卽此處也

門卽橋山之長城門也始皇令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疏按始皇三十五年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



郡見史記本紀恬樂長城起臨遼遼東而太康地志又稱樂浪遼城縣有礪石山長城所起引見夏本紀  
索隱此復兼采之以示博而仍以起隨洮爲主故易起礪石爲至于礪石也 即是城也其水東北流

入長城又東北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宋趙不重奢延水三字與白羊水合其水出于西南白羊溪循溪東北注

于奢延水官本曰案循近刻訛作巡案朱趙同奢延水又東入于河山海經曰生水東流注于河河水又南陵水注之

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說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臨水出陵川北溪南逕其川西轉

入河河水又南得離石水口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說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水出離石北山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出二字

石者也此猶世家肅侯二十二年事在漢漢武帝元朔三年封代共王子劉緡爲侯國後漢西河郡治也

其水又南出西轉逕隰城縣故城南孫校曰今當漢武帝元朔三年封代共王子劉忠爲侯國王莽

之慈平亭也胡俗語訛尙有千城之稱朱作千煩改干刊誤其水西流注于河也孫校曰離石水入河在永寧

又南過中陽縣西孫校曰地理志西河郡有中陽疏戴氏據元和志謂孝義之中陽是曹魏所移置然元和志不言漢中陽在

揣在今寧鄉見戴氏所作汾州府志段氏說文亦引其說而董氏因之考寧鄉在唐末爲平夷縣元和志並言平夷爲漢離石地不云

有中陽故城况孝義之中陽雖不濱河而自孝義直西在漢實無他縣可指水經即據孝義爲言未爲不可蓋水經與注例往往有去水數百

里但中不隔縣即據極遠之縣爲說河至於孝義之中陽鄠氏遂取之不疑及讀汾水篇注文引說文馮水出中陽謂水在汾水東乃知鄠氏

所指漢之中陽尙在汾水之東故云東翼汾水原不妨曹魏之西移於茲氏其駁經文者以其中陽汾水也較董不審東翼之文疑鄠氏所指

漢之中陽在孝義又不思孝義之中陽見文水篇鄠氏但引晉書地道記太康地記是明明以爲晉之中陽初不引漢志何中陽縣故城

在東官本曰案陽近刻訛作南案朱作南箋曰孫云東翼汾水隔越重山不濱于河也董新誠曰中陽二漢志屬西河郡漢末廢一統志云西河郡前

漢治富昌後漢治離石所領諸縣皆夾黃河兩岸徙從無東附汾水者漢末寇亂諸郡荒無曹魏時始移郡東出縣不隨之元和郡縣志云曹魏移中陽縣于茲氏縣界是已鄭注反以魏所移之城為兩漢故縣誤案經所稱河水過中陽縣西者兩漢之中陽在今甯鄉縣西者也文水注所稱文湖遷中陽縣故城東者曹魏移治之中陽在今孝義縣北者也注於文湖所遷之中陽故城下僅引晉代地志初不以為二漢之中陽於原公水下又明言魏置西河郡分割太原四縣以為邦邑而此乃誤讀以駁經蓋偶有不照耳

又南過土軍縣西

孫校曰今石樓縣屬汾州府

吐京郡治故城即土軍縣之故城也

董祐誠曰漢志土軍屬西河郡後漢省魏書地形志吐京郡真君九年置

元和郡縣志石樓縣本漢土軍縣今石樓縣治即唐舊治

胡漢譯言音為訛變矣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皆訛偽變矣案朱訛趙改皆為訛變矣刊誤曰偽當作與訛字倒互

其城圓長而

漢高帝十一年以

不方疏

能會貞曰元和志石樓縣下云縣理城漢土軍城也其城圓而不方俗謂之圍城寰宇記同二書作

漢高帝十一年以

封武侯宣義為侯國

趙釋曰一清案漢表云謚成侯也表又案隱曰案位次曰信成侯也

多產名駒駿同滇池天馬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元河案朱訛趙改又教馬川作故龍川下重川字刊誤曰九域志延安府古勝引此文作牧龍川又於文當重一川字箋曰元下脫一馬字案元字亦誤當作天河字是馬字之誤無

出城東南道左山下牧馬川上

既其水西北流至其城東南土軍水出道左高山

東西北入於河河水又南合契水

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

傍溪東入窮谷其源也又南至

祿谷水口水源東窮此溪也

溪首西流入河河水又南右納辱水

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其上多桑其下多楮陰多鐵陽多玉其水

東流注于河俗謂之秀延水東流得浣水口傍溪西轉窮溪便即浣水之源也辱水又東

東流注于河俗謂之秀延水東流得浣水口

傍溪西轉窮溪便即浣水之源也辱水又東

案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案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東流注于河俗謂之秀延水東流得浣水口

傍溪西轉窮溪便即浣水之源也辱水又東

案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案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東流注于河俗謂之秀延水東流得浣水口

傍溪西轉窮溪便即浣水之源也辱水又東

案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案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東流注于河俗謂之秀延水東流得浣水口

傍溪西轉窮溪便即浣水之源也辱水又東

案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案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東流注于河俗謂之秀延水東流得浣水口

傍溪西轉窮溪便即浣水之源也辱水又東

案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案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東流注于河俗謂之秀延水東流得浣水口

傍溪西轉窮溪便即浣水之源也辱水又東

案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案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東流注于河俗謂之秀延水東流得浣水口

傍溪西轉窮溪便即浣水之源也辱水又東

案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案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東流注于河俗謂之秀延水東流得浣水口

傍溪西轉窮溪便即浣水之源也辱水又東

案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案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東流注于河俗謂之秀延水東流得浣水口

傍溪西轉窮溪便即浣水之源也辱水又東

案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案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東流注于河俗謂之秀延水東流得浣水口

傍溪西轉窮溪便即浣水之源也辱水又東

案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案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股辱水又三字案朱  
股三字趙增一又字  
露跳水出西露溪  
官本曰案出西近刻訛作西出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延水上落秀字上延水  
又東會於根水延水下落又字西出二字當倒互此水所出名西露溪也

東流又東  
北入辱水亂流注于河河水又南左合信支水水發源東露溪  
官本曰案近刻脫溪字案朱脫  
趙增刊誤曰東露下落露字  
西流入于河

河水又南左會石羊水循溪東入導源窮谷西流注于河  
案漢志西河郡穀羅縣武澤在西北武澤本曰虎澤唐人  
朱作注入河趙改注于河刊誤曰入當作于趙釋曰一清

避諱改之後漢建武二十八年詔南匈奴居西河美稷之虎澤即此澤也  
胡三省曰虎澤應在五原曼相之北在今榆林之東北而是注無聞焉

又南過上郡高奴縣東  
孫校曰當今宜川縣董祐誠曰高奴二漢志屬上郡晉廢元和郡縣志延  
州理即漢上郡高奴縣之城案唐延州城在今虜施縣城東北延水之東  
域谷水東啓荒

原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源案朱  
訛趙改刊誤曰源當作原  
西歷長溪西南入于河河水又南合孔溪口  
官本曰案近刻脫孔字  
案朱脫河字  
水出  
孔字趙增一河字刊誤曰水上落河字

孔山南  
孫校曰孔山在今  
山西大寧縣北  
歷溪西流注于河孔山之上  
有穴如車輪三所疏  
元和志亦作三所  
案字記作二所  
誤據  
下稱相去各二丈許則不止二所也

東西相當相去各二丈許南北直通故謂之孔山也  
山在蒲城西南三十餘里河水又右會區水

孫校曰水在宜  
川東北入河  
山海經西次四經之首  
官本曰案西近刻訛作曰  
案朱  
曰陰山西北百七十里曰申山其上多穀

柞其下多柎檀其陽多金玉  
官本曰案近刻脫其陽二字案朱脫趙增刊  
誤曰多金玉上落其陽二字據山海經校補  
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世謂之清

水東流入上郡長城  
官本曰案上郡二字近刻訛在東流上  
案朱作上郡東流入於長城  
趙增清水出三字刊誤曰上郡上落清水出三字據寰宇記校補  
疏  
余謂當作自上郡東流入於長城原  
本但脫自字耳趙於上郡上增清水

出三字案乙作東流  
逕老人山下又東北流至畧人谷傍水北出極溪便得水源清水又東得龍尾水口水出北地  
上上郡長城皆非

神泉障北山龍尾溪  
疏  
按漢志北地郡富平北郡都尉治神泉障即注所指富平在今靈州去此甚遠地  
相不接然考靈州以東定邊靖邊保安諸縣皆峯巒綿延鄜氏蓋就山勢概言之耳  
東北流注清

水清水  
朱趙不重  
清水二字  
又東會三湖水水出南山三湖谷東北流入清水清水又東逕高奴縣合豐林水

地理志謂之洧水也故言高奴縣有洧水肥可難朱箋曰古然字通釋曰一清案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

博物志稱酒泉延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為溝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

凝膏然極明疏郡國志注初學記引博物志並作如不凝膏然之極明此脫不字與膏無異膏車及水碓缸甚佳彼方人謂之石漆疏

續漢志注初學記八引博物志並作石漆與此同乃書鈔一百三十三引入澤字下作石澤誤孔廣陶棧反以漆字為誤更誤之誤矣西陽雜俎十敘高奴縣石脂水亦作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

水也項羽以封董翳為翟王居之三秦此其一也漢高祖破以縣之王莽之利平矣民俗語詭

謂之高樓城也豐林川長津瀉注北流會清水官本曰案近刻舊訛作洧下向又清水又南案近刻訛作奚

谷水注之官本曰案奚近刻訛作溪案朱說趙改刊誤水西出奚川東南流入清水清水朱趙不重又東注于河

河水又南蒲川出石樓山疏戴氏於蒲川下增水出二字是也於文當云河水又南蒲川水注之水出石樓山方合但注中

水南出蒲谷之類是賴氏於南下增運字不先言某水注之下即接敘某水者甚多如洞過水篇又西北下接黑水出西山又西下接蒲

而於後文補出石樓山下五字非也南逕蒲城東官本曰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本脫水出二字案朱同趙又南

山在今興縣東北一即重耳所奔之處也又南歷蒲子縣故城西今大魏之汾州治徐廣晉紀稱劉淵

自離石南移蒲之者也疏晉書載記劉元海始都離石旋遷左圍城永興二年離石闕駟曰蒲城在西北漢武帝

置其水南出得黃廬水口水東出蒲子城南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出東北入谷稍入下增黃廬二字刊誤曰初學

東北而體谷又任廣書敘指南口水經敘隰川曰紫川黃谷黃下復衍歷字極溪便水之源也疏熊會貞曰戴於東出上增水字刪歷字非也鄧

谷即黃廬谷也此北宋見行之本宜為可據谷上紫黃廬二字記引水經注云黃檀水出隰川縣東即黃廬水之源非謂黃廬水即出蒲子城南也如上文言小榆水歷潤西北窮谷其源蒲水又南官本曰案近刻脫蒲合紫川水

也言契水傍溪東入窮谷其源也言流傍溪而轉窮溪便即流水之源也皆是

蒲水又南官本曰案近刻脫蒲合紫川水

水東北出紫川谷

官本曰案水字下近刻衍出字案朱有趙刪北下出字

疏

熊會貞曰初學記八引水經注云紫川水源出隰川縣東紫谷則當作水出東北紫谷無川字趙存上出字刪下出字是

西南合江

水江水出江谷西北入紫川水紫川水又西北入蒲水蒲水又西南入于河水

朱案下並無川字趙增又上補出石樓山下

又上補出石樓山下

五字刪河下水字刊誤曰兩紫水俱當作紫川水蒲水下寰字記引此文有出石樓山下五字今校補河水之水衍文孫校曰在大寧南入河

河水又南合黑水

官本曰案近刻說作河水入南黑水案朱同趙入南改又南刪下出上水字

水出定陽縣西山二源奇發同瀉一壑東南流逕其縣北又東南流右合定水俗謂之白水也

孫校曰定

水西出其縣南山定水谷東逕定陽縣故城南

官本曰案東近刻作更案朱說趙改

應劭曰縣在定水之陽也

孫校曰定陽今宜川

縣定水今俗以爲宜川水也定水又東注于黑水亂流東南入于河

本書能次第刊印，全賴宜都姚君海航向君宜甫之助謹致謝忱編者誌。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於武昌亞新地學社

6  
46 + 234  
(2)

1030